

啊

火

文学季刊
第39期

麻坡中化中学师生作品特辑

第九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论文特辑

马口，我终于回来了 / 金苗

十月组诗 / 高青

小城恨事（长篇连载） / 钟夏田

驼铃著作评介

一个家庭悲剧的书写——硝烟散尽时 / 杰伦

首届方修文学奖评论组得奖作品评议 / 甄供

2013 年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KDN: PP10618/10/2012(030833)

2013年3月出版



“高崎麻河旁”的中化校舍



绚丽的烟火预祝着中化迈向更美好的下一个百年



为“为中化写一首歌”百年校庆词曲创作大赛中获佳作奖的同学与评委、校长（右三）合影

麻坡中化



今日的中化，有这七位校长的一份功劳和奉献



由国中 High School 学生带来的《中化是我家》
一定能引起学生共鸣



由孙秀章谱曲、邱林茹作词、吴洛慧演绎的《欢舞》夺得金奖



7月1日万人宴盛况

辜金强董事长

本刊于1999年7月创刊，历经十余载，始终坚持——

推动创作
立足本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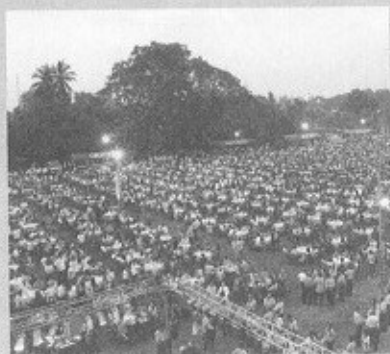
培育新秀
面向全球



篝火

文学季刊

·
第
39
期



麻坡中化中学师生作品特辑

老师作品

- 4 莫待老来方展卷，暇满多在少年时
——阅读杂谈/陈维武校长
- 5 踩街活动简介/郑慧敏师

学生作品

- 11 “世纪扎根，百年树人”
——中化百年校庆七部曲/高二理全体同学
- 17 与百年中心一起拥抱自然/高一忠冯增敏
- 19 一粒沙的世界/杨敦成
- 20 乐为中化人
——世纪扎根百年树人/爱薇



第九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论文特辑

- 22 我与《烟火》/梁冠中
- 26 谈谈杰伦及其诗作/金苗
- 29 韦晕的小说特色（新加坡）/李选楼
- 36 马华文学副刊沿革和副刊研究的意义初探/曾维龙



散文

- 41 马口，我终于回来了/金苗
- 45 一本诗集牵马口/谢祝南
- 47 听见你的唇语（新加坡）/林臻
- 49 星光夜夜闪亮（新加坡）/柳舜
- 51 老舍茶坊/芜野
- 52 一间旧书店/一介
- 54 曾是穷人的回忆/冷宜客
- 56 地铁坏了（新加坡）/林子





诗

- 58 十月组诗/高青
61 访美诗抄(中国北京)/北塔
63 意志(新加坡)/李洁
63 2012伦敦奥运/刘发振
64 史英诗四首
65 虽然您已乘风归去千年/蒲枫
65 三人行(新加坡)/李洁
66 联花集/春山

小说世界

- 67 戒毒品/丁云
71 小城恨事(长篇连载)/钟夏田

驼铃著作评介

- 75 一个家庭悲剧的书写——硝烟散尽时
/杰伦
79 陈剑与驼铃文学对话

文学奖评论

- 86 首届方修文学奖评论组得奖作品评议
/甄供

- 88 鸣谢赞助出版基金

- 88 编后话

刊名题字: 蔡发祥 《燭火文学季刊》

KDN: PP10618/10/2012(030833)

社长

梁冠中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D1107, Paradisa Rustica 6,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52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顾问

吴岸、杰伦

主编

梁冠中

编委

金苗、唐珉、春山

发行主任

春山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270731-D)

17485, Jalan 2,

Taman Selayang Baru,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arul Ehsan.

定价

RM6.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

或《燭火》

·陈维武校长

莫待老来方展卷，暇满多在少年时

——阅读杂谈

中学时看书不多，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只约略看过水浒、西游和三国，似乎也没仔细看完。最常看的是武侠小说，记得高中的某一年，有人把一套武侠小说带到班上，风靡一时，大家废寝忘食，轮流借阅，三几天就把厚厚的五、六本书啃了下去。但现在要我说出书名和故事内容，只记得不是金庸的小说，其他的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那样的阅读，只能算是得一时之快，养分着实有限。

当时很少涉猎课堂外的文学作品，如果硬要说出的一本，那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隐约记得它是初中二班上图书馆年终清书时领到的，但似乎也没认真看完，即便是看完了也没留下什么印象。那是勉强强，生吞活剥的阅读，收效不大。

真正爱上阅读，进而大量阅读，是在美国念研究所的时候。除了与研究课题相关的文献资料，那段时间读的书多样丰富，对原本相对肤浅模糊的人生观起了决定性的形塑作用。记得当时读《老人与海》原著时，真的是手不释卷，一页紧接一页不停地读下去，在渐趋黑暗的黄昏中，灯也不开，被文字之美和内容之深邃彻底震撼，久久不能平复。

回想起来，当时在研究工作中碰到良久无法突破的困难，或许是让我能深入《老人与海》的原因。老人圣地亚哥对苦难的安忍和搏斗，成了我面对困境时力量的源头活水。而黑塞的《悉达他》同样让我手不释卷，同样地震撼了我的心灵。如果说《老人与海》让我领略了对苦的安忍，《悉达他》则引领我进入了探索生命意义的殿堂。那样的阅读，文字的力量滚滚而入，滋润心田。

那时，除了海明威的其他作品，所读的还包括了马奎斯、乔依思、康拉德、卡夫卡等，基本上都是大量的阅读，而且都是英文版。这不止奠定了自己的英文基础，更建立了对英文的赏析能力，真正的体验了英文的美。这种赏析还延伸到早已日趋陌生的马来文，在遥远的异乡，竟然第一次觉得只要以马来文的角度欣赏马来文，那它绝对是美的。或许，阅读在我心中所开启的，除了对生命的认知，还有对文字的普遍感情和尊重。当时还和同学成立了佛学社，掀起了另一波阅读的浪潮，大量阅读中英文佛法书籍，单是南怀瑾的书就在短时间内读了一大半。后来有能力参与佛法的翻译工作，全靠那段时间打下的基础。再后来开始阅读佛经，才发现，中文之美，尽在其中。

现在当了校长，事务繁杂，少有大块时间享受阅读，一本《好思辩的印度人》原文，断断续续，读了好几个月，现在还没读完。这不禁让我想起弗洛斯特《雪夜伫马林边》：

林木苍翠深且幽
惜吾承诺犹未修
漫漫前路，尽时方可休
漫漫前路，尽时方可休

多么期待能在苍翠深幽的书林中好好地享受阅读之乐啊！对原本大把时间由自己掌握的学子，以期把补习挤满，倒不如好好地阅读有养分的東西。古人说：「莫待老来方学道，孤坟多是少年人」。我想说：「莫待老来方展卷，暇满多在少年时。为学读得万卷书，何须困顿补习忧？」享受学习，享受阅读吧！

• 郑慧敏师

踩街活动简介



华文学会会员带上各自不同的脸谱，浩浩荡荡出游

2012年6月30日，也许会很深刻地铭印在许多学生心里，因为踩街活动像一颗甜美的果实，让各个学会半年来的辛勤付出，获得了沉甸甸的收成。

这一天，是狂欢的嘉年华会，是艺术的市区游行，是中化与麻坡的百年约定！

中化，是由中华学校与化南女校合并，成立迄今已有百年的历史，现今位处于砂香街的中化第一小学，就是中化中学早期的校址。作为一所民办的学府，回溯源头，中化中学的一砖一瓦皆是坡众的心血结晶，为了回馈社区，我们特将校庆系列活动“街大欢喜”迁到市区，以中化一小为踩街活动的聚点，由中化五间小学及中学逾1600位学生组

成的44支游行队伍，环绕麻市主要街道，沿路载歌载舞、表演才艺，与民众互动同庆，全程路线约为1公里，堪称国内难得一见的艺术盛举。

中化五所小学各派出一支舞蹈队伍，分别是：

中化一A《小野人》、中化一B《草裙舞》、中化二A《一个马来西亚》、中化二B《五彩缤纷庆百年》及中化三小《荷花舞》。

中学部出动的39支队伍则来自校内课外活动的学会团体，领航的仪仗队雄纠纠、气昂昂，由三大制服团体—童军团、学长团、圣约翰救护队携手合作，高举著国州旗与中化校旗，以整齐的步操方式带领其余队伍，在终点还进行了一段花式步操，排出“100”的队形。

紧随在后的是化身为神秘歌剧魅影的管乐团，带来动听的《The Phantom of the Opera》及《Eyes of Tiger》，并沿街挥舞特制的大旗。管乐团在今年麻甲管乐观摩赛，以大勇之势横扫所有奖项：（最佳指定曲、最佳自选曲以及最佳新生演奏奖），连续第五年卫冕全场总冠军。

集邮学会的主题为《跨越5大洲》，会员们模仿各大洲代表国家的民族角色或代表性建筑物、人物，并设计6款立体邮票穿在身上。

端午节刚过，学长团以《赛龙舟》的精神表现他们的团训：“团结互助，以身作则”，同时也呼吁大家保护河流，停止污染。他们自制的皮箱龙舟小巧可爱，沿路的小鱼小虾都吸引了不少目光。

漫画学会里一群不受任何约束、并具有天马行空般想象力的梦想家，带领著一队从虚拟世界中走出来的《魔法军团》，誓言将永永远远效忠于中化，保护中化至永生不息。

《地理大发现》是人



类历史上的一大壮举，随著新航路的开辟，美洲大陆的发现，世界各地都联系起来，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揭开新一页。结合历史与地理的史地学会制作了一艘大船，扮演水手与土著的会员沿路逗乐不少民众。

《生命无价！》，身披白袍的圣约翰救伤队，开著可爱的救伤车模型，一路上精彩的表演，以天使之身与恶魔战斗，抢救宝贵的生命。

一身迷彩的冒险家率先出场，带出了一片《童军之海》，展示了泰国、台湾等地的各式童军制服、每年假日训练营的大会旗，以及历年来的奖杯，并现场搭起了达文西拱桥，向两边的支持者敬礼！

自强社虽然只有9名会员上街，却巧心加工了人人日常丢弃的保特瓶，变成趣味好玩的花风车，他们要号召大家一起响应环保，让香妃城变成美丽的花园城市！

虽然不能把电脑真的搬上街头，电脑学会还是发挥了创意，利用纸皮箱制成IPAD的立体模型及各种各样的科技新品，以可换面的拼图方式在街头拼出了一幅幅给中化的祝福，充分体现了百年来中化中学一直力求上进，与时俱进的精神面貌，给一个赞！

“树精灵们在园艺花神、果园神的带领下守护中化这座绿意盎然的城堡，以免邪恶的树妖肆意破坏。”园艺学会化身为《守护精灵》，以正邪神妖对战来呈现学

会的特色，并藉此感恩坡众在重重阻碍下坚持守护中化的善恩善念。

肃静！回避！“锵锵锵……”华文学会领著浩大的队伍，面披京剧脸谱，脚踩“祥云”，手持神兽旗，出巡来！他们围起布台，将经典的京剧作科融合现代街舞，不但颠覆大家对京剧的刻板印象，更充分展现中华文化五千年浓厚的底蕴以及雄壮威武的气势。

棋艺学会化身为中国象棋的浴血战士，以市井街道为棋盘，红黑两方轰轰烈烈地进行永不休止的战役。仔细一看，无论是大将小卒，都有各自的服装造型，搭配帽子与兵器，真的用心非常！

扯铃学会除了表演他们的拿手绝活，也别树一帜地将铃设计后穿戴在身上，让大家知道：扯铃不只是可以扯而已哦！

哪里来的野生动物？走在最前面的“蛇女”、“蛛女”、“豹女”、“斑马”和分别代表“春”、“夏”、“秋”、“冬”的人体彩绘，一出场即引起骚动，再加上自制的巨型手推花车，立著栩栩如生的校景——中化碑，果然不愧是美术学会！

各路英雄好汉齐聚在《武林大会》上，是要争夺武林盟主之位吗？原来是武术学会的四大门派，他们各持不同的武器，沿路表演中华武术各派套路，打拳踢脚、舞棍耍剑，虽然年纪轻轻却有一番气势！

人数最多的华乐团声势浩大，80位会员扮成白兔拎著萝卜，欢天喜地地沿路分发喜糖。只见媒婆领著喜轿，新郎引著新娘子，以华乐的四大代表乐器作为嫁妆，告诉大家：《白兔出嫁》！

我国虽是个多元种族与文化的国家，但《Satu Malaysia》的精神却紧紧地把我们的心系在一起。国文学会除了呈献马来舞蹈Zapin以外，也以三大种族特色服装体现了我国一家亲的特色。

紧随在后的羽球学会，除了用羽球模型来代表他们的学会，也别出心裁地以打羽球的脚步前进，更在其中夹带一点HIP HOP，让人耳目一新。

2012欧洲杯来到麻坡？非也非也，是我们的足球学会模仿狂热的球迷，分别在脸上、身上绘上16面欧洲杯国家队的国旗，挥舞著旗帜、捧着奖杯，沿街点燃了熊熊的烈火！

成立不到一年的口琴学会也不落人后，带著大型的口琴模型，随街派送糖果、零食、书签，边走边吹奏口琴。

Konnichiwa, watashita chi wa, nihon bunka group(gerupo) desu!"（晚上好，我们是日本文化学会）。从这支浓浓东洋风味的队伍中，可以看到一些与日本传统文化有关的物品和服装，如日式女装的浴衣、武士服、武士刀、水手服、鲤鱼旗、团扇，他们沿街派送的小福袋和脚上穿的木屐，都是亲手制作的哦！

两个巨大的人偶远远就吸引了人群的目光，原来是跆拳道学会来了！他们精心制作的人型模型，配合上鼓声以沿街示范的基本拳法与踢法，十分吸睛。

接下来一支活力四射的运动员与啦啦队是来自排球学会，看他们在人龙队伍中熟练地托球、运球，团队合作与默契一览无遗！

一身NBA球星扮相的篮球学会，即兴地在街头“斗牛”，表演绝活一灌篮！是一支充满汗水与尖叫的组合。

醒狮团一直是喜庆喧闹的象征，这次他们除了出动团内所有狮子，更别出心裁利用纸皮箱自制了一头儿时玩乐的小狮子，舞狮者更不忘应时地梳起中分头、穿上白背心和夹脚拖，抢尽锋头。

哇，是巨人的乒乓拍遗落在凡间吗？乒乓学会除了制作大型的乒乓道具外，还呈献了一支独步天下的乒乓舞，把打乒乓

时的动作、步伐、姿势，通过表演呈现给所有观众看，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接下来一群全女班是来自心灵手巧的家政学会，她们穿著自己设计的各色服饰，有纸制、缝纫、车工，再加上脸上的造型彩妆，果然吸引了大家的眼珠。

《Party in the Dark》是英文学会呈献的主题，他们将Masquerade（面具舞会）、Halloween（万圣节）带上大街，以Party Rock的形式展现美国歌手的街头舞蹈秀，动感十足，展现非一般的英文学会。

摄影学会来了一群《好摄之徒》，除了安排会员手持纸皮相框扮演相中人及模特儿，也推出了大型的闪灯铝罐相机模型。

接下来华丽的舞台花车登场了，舞蹈社化身黑鼠和白鼠，手持大小起司，为这次艺术踩街带来与“艺术”谐音的表演：《异鼠》，呼应这次百年校庆艺术节主题“不一样的路”。

火山群岛喷发出浓浓的烈焰和烟雾？传说中可以屡建奇功的诸葛连弩？还有杂技——水流星？这么酷的组合会是谁？当然是数理学会！他们卯尽全力，要让大家体会到科学的奥妙！

潇洒地背著吉他沿途弹唱，把欢乐的歌声带给大家——吉他社以热情洋溢的沙滩装，将大家带到轻松的海边，和他们一起听歌吹海风。

永远站在公益善行前线的少狮会，一边变换“together we serve”及“we serve together”的队伍组合，一边展示他们常年的服务活动：针筒和护士代表捐血，分类垃圾桶代表环保运动，天使则是整洁街道工作。

众神出游！宙斯、阿波罗与雅典娜，还有让人石化的梅杜莎都现身街头。平凡的牧羊童子要如何救回被火神捉走的小



羊? 戏剧学会沿途打造的《希腊神话》绝对是一大制作!

看见小丑,就少不了魔术师啦!新成立的魔术学会也现身街头,落地地表演精彩的魔术,将火焰、玫瑰与水晶球玩弄于股掌之中。

水墨画具有非常浓厚的文化气息,但是要如何把它带上街头呢?水墨画学会的会员巧妙地将作品糊在自制成中化校徽形状的灯笼上,当中还有一个巨型的灯笼更是由教练一著名画家陈培仁老师亲手绘制,需要动用2个壮丁才能抬得起哦!

最后一支压轴的是廿四节令鼓队的《雷鸣》,队员们以竹子挑着沉甸甸的鼓沿街表演,不知在场的各位可有感受到他们那份浓情厚意?

后记

百年中化的踩街终于谢幕了,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很多……踩街的发起者,也是工委会总策划人的蔡华源先生,里里外外锤炼出整个活动的鹰架。

工委会中除了华源曾参与国内的踩街外,另一名林方馨老师在台湾求学时期也身历过台北大型踩街,她以参加者的角度,弥足主办单位的视野,以致活动推行中更能顾及学生团体的需要。

再加上课委陈雪参老师、郑莉玲老师,以及黄献明老师、温淑欣老师,还有陈维武校长担任主席,一共八个人便“胆粗粗”地组成了小组委员会,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中化百年来史无前例的大型游街,动员1600多人的游行队伍,行经逾1公里的市区主要路线,长达2个小时半的艺术表演——如果不是全体师生的齐心合力,根本就不可能创造如此壮观的奇迹!

记得驻校艺术家之一的画家,也是“沙沙兰国际艺术节”创办人——黄美先生,在听了我们的计划后便预言:若能成功,

将是艺术界一大盛事!

言犹在耳,中化真的做到了!

从2010年提出的一个模糊概念,到2011年底开始正式对学会团体发布这个消息,逐渐勾勒出的点点滴滴,对工委们都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择定“不一样的路”作为百年校庆系列艺术活动的主题,不仅是活动的方向指标,也是一个鼓舞的力量。这是一首摘选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诗:

《The Road Not Taken》

If you can't be a highway, just be a trail.

(如果你不能成为大道,那就当一条小路)

If you can't be a sun, be a star.

(如果你不能成为太阳,那就当颗星)

For it isn't by size that you win or fail.

(决定成败的不是大小)

Be the best of whatever you are.

(而是做一个最好的你)

“勇敢走不一样的路,做最好的自己,正是教育的目的。”校长如是说道。

踩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展开了中化的一小步。

筹办一个没有先例的活动,需磨合的部分真的很不容易,而要考量斟酌的细节更是多如牛毛。经过两次的导师会议后,我们终于把初步的细节定下,并顺利在三月假期后收集到各学会草拟的主题以及需要的物力资源,开始进行下一步的筹划工作。在这里真的要感谢许多厂商公司对中化的鼎力支持,以低价售卖各类物资如面具、T恤、颜料、布匹等,有者更是慷慨报效木料、纸皮等。

来自TEA剧场的黄商权老师是本校戏



剧学会的指导教练，今次受聘为踩街的顾问，除了主讲《艺术游街好好玩》，进行此活动的入门介绍与解说，也针对各支队伍提供了许多建议性的意见，进一步美化与深化游行主题。

技术支持方面，年中假期共开办了两个工作坊，一是邀请新纪元学院的美术与设计系讲师利南兴老师，指导学生利用纸张制作服饰；一是以黄商权老师为首的TEA剧场，驻校进行为期三天的工作坊，课程包括：布景、木工、化妆造型、服装道具及大型人偶的制作。

6月22日是第一次校内彩排。为了模拟最接近实际路线的情况，预演出场顺序，配合三处（起点、中站与终点）的司仪与终点表演的音响，把整个出场到结束的时间控制在两个小时内，又要顾之全校的秩序以及巴士的放学时间，对于工委会与行政单位来说，实在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挑战！

庆幸的是，这次的彩排收回许多宝贵的意见，像是舞台的位置、控制出场的时间、游行队伍的距离等等，都及时获得了进一步的改良；各学会也因为看见别队的成果而产生更大的动力，去修缮、增添各自的主题。

到了6月28日的总彩排，其实踩街的热烈气氛已经开始从校园沿烧出去。托网络世界之福，只需滑鼠轻轻一击便能向全世界分享各游行队伍的精彩照片，再加上许多师生校友在facebook上雀跃地讨论，以及各报社不吝篇幅地宣传报导，大家对于踩街都充满了亢奋的情绪！

然而一切就像平静的冰山那样，还有许多幕后工作潜在海平面下。毕竟要把近乎全校的学生安排在一个较不熟悉的地方，以及搬运那些无论在数量与体积都相当庞大的道具，在交通上便是一大挑战，而且中化一小又位处于繁闹市中心主要街道之边，如何规划现场人海一片的空间分

配，便已是一大考验。

再加上所有工作与表演人员吃喝拉撒的“人生大事”，事前与各单位的协调配合，管理届时会场及行程路段的秩序，还有最重要也最具挑战性的善后工作，不但要还原中化一小整洁的校地，更要在车水马龙之中，把演出结束的学生和所有大小道具，在指定的时间分批送回学校……这一切一切真的真的让工委会伤透了脑筋。

何况还有一个大家都一直不敢面对的问题，一个无法以人力解决的困难：下、雨、怎、么、办？

时间倒流，回到6月30日的那个早上：

校园内万人宴的大舞台已经搭起，草地上满满都是宴席的桌椅，大红灯笼高挂，尽显热闹喜庆之气。

但，天空是灰的。

我的心情像是站在钢索上，不敢往下看也不敢往下想，只能把所有的焦点专注在处理工作岗位上的事：和几位义务的校友一同处理学生的用餐、交通及道具的载送。

所幸天色慢慢拉开灰蒙的窗帘，正午以后的太阳渐渐由晴转热，往返来回的三辆罗里似乎也放缓了他们疲累的脚步，时间像装著一个过大的沙漏似地匆匆冲逝，大家心中都有一个雪亮的答案：

大街，开始塞车了。

于是有学生自发回家开来了爸爸的HILUX，把一些较小型的道具挤了上去，好心的罗里uncle也帮忙调来了其它的小罗里。

但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

根据之前的量测，最大型的2个道具是刚好可以装上罗里的。但，我们忘了计算门的厚度。

装得下，可是关不了门。怎么载呢？

当时已经接近下午5点，离6点的踩街只剩1小时左右，从中化中学到会场的距离大约有2公里半。我们5个人别无选择，只有尽量避开交通繁忙的大道，从曲折但



不走近细瞧，你绝对看不出家政学会会员身上穿的是她们自制的纸作衣服吧



数理学会以喷发浓烟、焰火的火山成功将数理知识融入踩街主题内，既引人注目又知性



摄影学会以回收的铝罐制成大型的闪灯铝罐相机模型，既环保又深具特色

车少的小路，一步步逆著风，艰辛地推往中化一小的方向。沿路不时引来不少好奇的眼光，我们苦中作乐，视之作为一种宣传的手法。

如今回想起来，没有把这克难的这一幕拍下来真是可惜，但当时谁也没有这样的心情，只想著快快赶上会场。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市区堵车的情况下还是及时赶在活动开始半小时抵达。

当时整个会场周边的交通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中化一小内的44支队伍已然整装待发，个个激昂亢奋。全体就位的工作人员们都悬著一颗心，紧张地等待最重要的一刻来临，尤其是沿路两列站开，手持著黄白旗的纠察组，在人海中努力地维持著让队伍通行的通道。

一小校园内的方馨、淑欣和盈盈，挥旗礼处的雪参和献明，终点的我和华源，还有来回巡视的维武校长，不时盯著手表的秒针，默默倒数著。

5点55分，中化一小的铁闸门，缓缓拉起……

门外围观的观众固然兴奋不已，门内的游行队伍更是按捺不住满腔的热血，而在舞台前面打头阵的表演团体也已经排好阵容——

大家都在屏息等待，司仪的一句话。

倒数3分钟……

倒数30秒……

不知是谁带头喊了起来：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

二、一！！

6点正！秒针与分针重叠的刹那：

仪仗队的鼓声响起！中化一小的闸门应声而开，伴随著狂欢的尖叫与呼啸。

“现场的观众，大家晚上好！”舞台与挥旗礼处的司仪同声开口：“欢迎大家前来参与这场空前的街头艺术嘉年华会——街大欢喜！”当最后一支队伍回到会场。

当司仪宣布踩街圆满结束。

当人群渐渐散去。

当最后一辆巴士载走学生。

当罗里载完所有的道具与一袋袋的垃圾。

当中化一小最后一盏灯熄灭。

当我们一一告别留下来善后的伙伴，为彼此加油，放眼隔天的万人宴。

我本来以为自己会以很激动的心情，轰轰烈烈地终结这次的活动，像是热泪盈眶、抱头痛哭、仰天长啸之类的。

天上的明月淡淡地照著已是漆黑一片的中化一小，五马路的车灯依然川流穿梭，让人错觉刚刚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热闹的梦。

香妃城安静如昔，我搭上来接我的车，应了几句话，不小心便睡著了。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2012年百化中化踩街已然落幕。我们期许，它能起著抛砖引玉的效益，迈出更多、更大的一步！



• 2012年高二理全体同学

“世紀扎根，百年树人”

——中化百年校庆七部曲

首部曲：艺术工作坊

Lisa Foo LED灯饰

越经篮球场间的人行道，仰起头，看到的便是一串串垂吊着的宝特瓶。有些长得像水母，有的看起来像鸟窝蕨，有些则千奇百怪，但是一到了夜晚，它们却都会一致地透过宝特瓶绽放出不一样的光芒与色彩，为原本就很翠绿的树木增添了更不凡的气质。这些，都是参与百年校庆系列活动之一—LED生态灯制作的学生，齐心协力，花了逾三个星期的时间所得出的结晶。而我，便是其中一名的参与者。

烦闷的假期，是我参与此工作坊的初衷。过程中我认识了Lisa Foo老师，她是学校请来的其中一位艺术家之一，负责带领我们这群学生制作生态灯。在她的带领下，Lisa老师巧妙地运用了剪、割、结这几个基本的方式，教会了我们灯饰的制作，而一个个富有创意与新奇的LED环保灯饰竟然就这样简单地完成了。至今，仍能不忘如何运用宝特瓶制作环保灯饰的我，全都是托Lisa老师的福，真的是让我受益非浅啊。

这是一项无法磨灭的记忆，也是我和朋友们共同的回忆。尽管生态灯不可能永远吊着，但是我相信我会一直记着。

Aisyah 300尺路画

这是由友族艺术家-Aisyah所领导的

活动——在本校世纪大楼前的柏油路上作长达300尺的路画，而且还听说这是全国最长的路画作品。此次活动还邀请邻近国中-SAB的同学一同参与。

整个活动过程都由同学们亲自动手起稿作画上色。Aisyah只是在一旁督促我们，原本我还因为会达不到Aisyah的要求而畏缩。但老师告诉我们，尽管拿出勇气动手去画，把想表达的想法都画在我们的“画纸”上。

整条马路主要分为三大部分。最右边是Aisyah的作品《纸船》，再来是国中的同学所画的《海底世界》，最后绝大部分的马路由本校的同学负责作画。本校的同学又分为几个小组，各自作画。此次同学作画都与“爱护地球和环保”息息相关。

在作画之前，我们先在一张麻将纸上做草稿。然后在地上油上一层白色漆才用粉笔于地上构图，再开始上色。

长达9天的活动非常的自由，任何时候任何人都能够参与。甚至，有些同学还作画至晚上。

我做梦都没想到，以我的美术造诣还有荣幸与艺术家一起参与活动，共同完成一幅作品。

徐丽莲老师 娃娃缝缝乐

一双袜子，除了穿在脚上，原来还可以做成可爱的娃娃。

这是我参加这次娃娃缝缝乐工作坊的

心得。我在百人的竞争下，终于参加到了这项活动。在徐丽莲老师的教导下，袜子，棉花，珠子摇身一变，成了可爱的企鹅娃娃。针线不是我拿手的东西，但我却对制作娃娃非常感兴趣，简直就迫不及待地想做出独一无二的娃娃。一针一线，我和其他同学聚精会神地制作着自己的娃娃，一点都不马虎。两个小时后，一只只富有独特表情的企鹅诞生了。大家拿着自己的娃娃，对着照相机镜头，留下了这一刻的回忆。喜欢娃娃的我，在这个活动后，对自制娃娃更加情有独钟，拿着两只可爱的企鹅娃娃，不可思议地想着：“这真的是我自己做的吗？”

Roger Gaudreau OLO犀牛

看着铁制犀牛伫立在中化引以为傲的椰林大道旁，就想起学长蔡瑞源辛勤奋斗的摸样。应该这样说，它就是蔡瑞源，OLO。

加拿大艺术家Roger要来中化中学做母子犀牛时，我就很期待。Roger在开始做犀牛的时候是假期时间，我们在他的隔壁准备棋艺社踩街的道具。他做犀牛时所发出的摩擦钢铁、折拗铁枝时的噪音让我们非常的烦躁。那种烦躁简直像是一个白痴不停地在身边用指甲刮着黑板，还在旁边无赖地笑。我总是遮住耳朵想逃离那种看不见的攻击。

在棋艺社准备道具的最后一天，我终于按捺不住性子，想走去隔壁准备跟那个来自加拿大艺术家，用我半桶水的英文和他理论。火冒三丈的我一走到课室外的走廊时，看到门外写着“Roger workshop”之后，我的怒气已消了一半。因为我知道那是对工作的一种尊敬。我从窗外边看，映入眼帘的是一头卷卷黑发的学长，他弯

腰着，拿着焊接金属的利器，虚心地向一旁默默工作的Roger请教，地上全都是专业的机器工具，还有一滩又一滩的水。那是来自那位卷毛学长还有Roger的汗水。那位学长就叫OLO蔡瑞源，他是自愿参加这项做犀牛的活动的，眼睛已经够小的他面对着超高温度的焊接与切割器具简直就是闭着眼睛似的在做，毫无怨言。如果是我，早就放弃了。这次的偷窥中，我感受到了他那不屈不挠的敬业精神。

这犀牛终于在百年校庆踩街前做出，里头全都是中化生对迈入下一个百年的中化诚挚的期盼。这犀牛承载着百千中化生的祝福，风吹雨打经历了种种的难关，还屹立不倒站在那里。

他此时此刻呈现在眼前的不是一只呆呆的犀牛，而是蔡瑞源。

他叫OLO。

二部曲： “我的秘密花园”征文比赛

从没想过会得奖的我，在“我的秘密花园”自然抒写征文比赛中竟然得了入选奖。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除了意外更多的就是开心。这奖让原本就喜欢写作的我得到了一定的肯定。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常常走在校园里，留意许多以前我从没放在心上的东西，校园的风景，鸟儿的歌声，那蔚蓝的天空，都是我从没留意过的。在观察的过程中，我发现一只小鸟，虽然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但它犹如白天里的星星，如宝石般的青黄色皮衣，黄中带黑的翅膀，血一般的喙，让我很难忽视它。于是它就成了我笔下的小小主角，在征文比赛中用它的晶亮黑眼睛见证了我的得奖。



三部曲：绿色生态地图

一大早，离开了热闹的市区，我们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寂静的郊外，没有汽车的喧哗，听到的是鸟儿的叫声、树叶摆动的声音，没有死板的柏油路，踩着的是绿色的草地和泥土，偶尔还要提防地上的牛粪。走在偶尔受草丛阻碍并伴随着红蜻蜓的小路上，老师向我们介绍路旁的植物，还有稻田上的鸟。鸟儿从头上飞过，我们反射性的举起望远镜往天空看去，不过往往因为它们飞得太快而看不清楚，反倒是停在枯树上的鸟，能让我们静静的仔细观察。不只是路上和天上，我们蹲在小河旁，静静的看着水面，不断地发现新奇的水生植物和小动物。通过绿色生态地图，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周遭还存在着这么优美的大自然，原来不是要到树林才能看得到这些平时没见过的鸟类、昆虫和植物。

四部曲：歌曲创作

一百周年校庆迎来落幕，但从去年便开始征稿的“为中化写一首歌”歌曲创作比赛的各首曲子都依然在我脑海中回荡着，而其中，有一首来自High School的中学生所创作的歌曲确实的带给我非常大的冲击。当High School的团员们开始演奏起了那首名为“中化是我家”的歌曲时，我的心情顿时变得激昂无比，其主唱优美的歌声，两名吉他手及键盘手完美的合奏，歌手强劲的节拍，以及最后临时出场的伴舞们的和声，都深深的让我感觉到了这首歌的意义，虽然最终是另一首歌曲“欢舞”获胜，但那个有外校生带来的“中化是我家”却是带给我最深刻的。

学校在大约半年前办了一个活动——为中化写一首歌。起初是向麻坡的市民征歌词，经过一番审查后，选出了几份不错的歌词。随后便是为这些歌词套曲，目标也是麻坡的居民。我自己也对为歌词编曲的活动感到非常有兴趣，但因为不擅编曲而放弃了。不过，自己曾尝试着引用别人的歌曲，来套入适合的歌词。

就在中化百年校庆前几个星期，入选的参赛者，被要求来到中化的礼堂把自己所编的曲呈现给各位观众，也就是中化的全体师生和各位来宾。这一天是让人非常享受的一天，能坐在礼堂内，听这一首首具有创意且新鲜的歌曲。

这一次，学校所举办的活动又多又精彩，身为中化的一份子，我是那么多幸运，能参与其中。不知下一次如此精彩的活动，会在何时再现呢？希望还能有幸参与这些活动。

五部曲：MV拍摄

中化人的词，中化人的舞，中化人的MV！

那是最特别的一次集会。近乎两千人在朝阳初升的早晨，听着《欢舞》，共同欢舞。再也不会有的那一刻。台上抱着手提电脑的制作人，四位舞蹈指挥者，三架似曾只在节目花絮中看过的高级摄像机，长长的电线，封锁的马路，我们竟然也能拥有着一刻。

首先，导演先让我们从草场开心的奔向校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拍得不好，导演要求我们重复这个动作差不多5次才停止。在这之后，我们重回草场，继续听从导演的指示，做一些还蛮有趣的动作。我们唱着歌，叉着腰，一千八百人的转头移



步，拔腿狂奔。眼前耀眼的灯笼和布条，扩音器里那属于中化人的曲调。腼腆也掩盖不了浓浓的情谊，削弱不了为属于中化MV而舞动的力量。

虽然最后我们班没有上镜，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个MV拍得不错，因为再也没有这种体会——属于中化的那一首歌，同中化人的紧紧相依！

六部曲：“街”大欢喜

戏剧社的烦恼：谁都解决不了它——二个非常大型的四轮驱动布景。

当天我们兴高采烈地要把它架上罗里，载送到表演场地时，才愕然发现它们都——对，是“都”——太大了！

在万分紧急下，大伙儿决定直接徒步推着它们，历经“千山万水”抵达场地途中还有小小花絮——警察先生过来向我们“问好”呢！

圣约翰救伤队的恶梦：说真的，5月时，大伙儿抱着一种敷衍态度去做救伤车。

先用竹竿做一个骨架，然后披上一个彩上颜色的纸皮。

但，没有两天——竹竿缩水，骨架倒塌。

两天的努力白费。

可是我们依然用已缩水的竹竿来做骨架，绑出了自己都不想看的東西。

踩街前两个礼拜，我们看到报纸上刊登着我们还未成形的救伤车……

内疚和羞辱让我们决定赌一口气——不要让恶梦成真！

合唱团的“阿稳”：我们收到了一个艰难的任务——一个移动式的秋千。

这个秋千花了我们很多时间，踩街的

前3天都要11点多才能回家，过程中也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当中以轮子最为麻烦，因为它很不耐，在柏油路上一直摇摇晃晃，但是在前一天，我们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法，从那一刻起，它就有了名字，叫做“阿稳”

数理学会的意外：制作火山

我们每天下午都要留校赶工。

制作模后挖烂泥，挖烂泥后做外形，而泥土干了又会不断地裂开！

置放火山的推车也一改再改，从一块装了轮子在地上拖的木板，到用铁架支撑的推车，每一天都在“进化”中。

仪仗队的倒数：踩街当天，万事俱备，只欠一声出发的命令。

我们为这次的活动自己进行了倒数。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三十位团员的声音，这十秒的澎湃，顿时炒热了整个游行队伍。

GO~~

乒乓学会的勇气：FREE HUG

我过度紧张，不敢直视沿街的人群，只敢对着马路微笑一段路程后，才勇敢抬起头，拿着写有“FREE HUG”牌子征求拥抱。

家政学会的被质疑：走在路上，隐隐约约还可以听到群众对我们的服装的赞美，和质疑我们的服装是否是纯手工制作的？

但这种怀疑，对我来说却是一种肯定——证明我们做的服装做得很成功！

水墨画学会的体悟：沿路高歌，把生日快乐送给中化，伸出手向坡众挥手，有生以来第一次。

当观众称赞：“你看这个姐姐的灯笼是不是画到很美？”那小孩点了点头，那一刻，校长所说的不一样的路，我懂了。



High吧！足球学会——会员脸上画着欧洲杯参赛国家的国旗，仿佛待会儿欧洲杯就在麻坡街头开踢了。

下午6时出发时，我们像“猛虎出闸”一样冲上街头，尽情把热情和欢乐带给所有观众，很好地和观众们做出互动，每当有观众路旁拍照，我们都很兴奋地聚集在一起拍全体照，之后又照着队形排回去，非常合作。

我们还帮路边的商家打广告，高喊他们的店名，商家都很高兴，好像这是一个普天同庆的大日子——中化的百年生日那一天的“人山人海”消灭了大家之前所担心的冷淡，人群已经不可以算是涌在马路两旁，而是直接忽略了马路上的白色线条，站在游行队伍的两旁。

照相机的闪光灯在闪烁

热闹的气氛在跳跃

踩街结束后，仍然看到许多奇装异服的人挤在麻坡各处的饮食站，大家都不愿褪下那份骄傲，还想趁那几小时向更多人证明中化中学教育的成功。

我绝对想象不到在这个气氛愉快、兴奋的踩街当天之前的我们，曾经有人哭泣、有人赌气、有人不开心、有人不配合。在这之前，我是如此讨厌、厌烦这个活动。

但，过了那一天，我觉得这个活动将会是我人生中的一道炫丽的色彩。

最终曲：万人宴

盛大隆重的万人宴，终于到来。穿上百年校庆的制服，心情轻快又沉重。身为中化生、中化人，我有此荣幸为我中化尽一份力，为校服务。在这盛大的场面，我能有这不同的经验，拿着篮子装着黑啤

酒、白啤酒询问在这宴席里所有饮水思源的中化人、所有有着善心的麻坡人，所有的好心人售卖啤酒。啤酒的价格当然和外头的不一样，但大家都愿意向这些为校服务的学生们购买，我知道或许不是想喝，只因为一颗报恩的心，善良的心，继续捐款，继续支持这千辛万苦一直走到今天的百年中化。“谢谢！叔叔！谢谢！阿姨！”陪上丝丝的微笑，真心的感谢你们，依然记得中化。舞台上各个精彩的表演，舞台下掌起洪亮的拍掌声，厨房忙的不可开交，谈笑声四面八方频频进入我的耳里，这热闹的气氛、景象一起涌入我的视神经。我看见了成功的，中化！

我拿着沉重的啤酒，在整个篮球场、甚至是整个草场上走动，到处询问是否要买啤酒。虽然觉得有些陌生，但是整体来讲我的感觉是不错的。在卖啤酒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不同的人 and 事。我记得有人叫我们帮忙拿花生，带老奶奶去厕所等等的。我们的啤酒卖的很不错，不过要扛啤酒真的好累也好重，真的是一种不同的感觉。看着不同的人聊着以往在校时的种种趣事，互相爆料以前的八卦。尤其是看真拿一个个的红气球随着人们解开的动作，成群的飘向空中。那是一种壮观的场面。我尤其深刻的记得在结尾时，全场一同唱校歌的感觉。那是一种似乎有中化，我们这群学生就有相聚的地方的感觉。

成群的气球缓缓地升上天，把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快乐，传递给上帝知道。那么，亲爱的上帝，你收到了吗？

中化百年校庆的那一个星期，几乎每天下着绵绵的细雨。万人宴当晚，天气渐渐转凉了，而且吹拂而来的风，好像携带着些许雨的气息。当时每个人都在祈祷着、盼望着等下不要下雨，一定要让万人



宴举办成功。

我想，上帝一定是收到了我们所要传递给他的信息，因为一直到万人宴结束，都没有下过一滴雨，但是吹拂而来的风，不会太过干燥，而是凉爽、带着湿气的风。

在万人宴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场的所有人一起合唱一首歌，而那首歌不是什么流行歌曲，也不是什么经典老歌，而是所有中化师生都一定会唱的中化校歌。

荧幕上，播放的不是什么明星的MV，而是已经身处在不同国家的中化校友们一起合力制作的视频，视频里的内容都让全体中化师生和中化校友感动落泪。视频里，那些校友们虽然都身处在不同的国家里，但是他们还是空出他们宝贵的时间，一起合唱中化校歌。虽然有些人唱得五音不全，但是最重要的，他们都把“爱我中化”的心情表达出来，让许多出席万人宴的人感动落泪。

接着，视频播完后，万人宴的所有人一起起立，唱校歌。当时大家一起唱的校歌，是我进中化以来，听过最好听、最大声、最感动的一次。

望着天上灿烂耀眼的烟花，我突然想起在礼堂里的那两句对联：“今日你以中化为荣，他日中化以你为耀”。

你知道吗？那时的我真的觉得，能在中化就读真的是我的幸运，能身为中化生，是我的光荣。

万人宴，能和全世界的中化生有这么一个共同的创举，此时我真的以中化为荣，所以我有理想，那就是他日，我要中化以我为耀！那晚我在回家的路上，在路边打包虾面，迎面而来的是一个和我穿着同样衣服的中化生，我们很默契的打个

招呼，笑一笑，我们都是中化生，我们都是一家。

总结

第一次发现夜里的中化很美、很热闹。从大门进来中化，象征着中化校徽的红色和绿色的彩条挂在校门和椰林大道中间的电灯柱，好像是在欢迎各地的校友、宾客。椰林大道的路灯都亮了起来，电灯柱上都挂着红红的大灯笼，两旁的椰树的树身都挂着各会馆、团体对中化的祝福。在草场的一角有一只犀牛“瑞源”静静的站在雨树下，镁光的照在他的身上格外显眼。篮球场左右两旁的树上都挂满了用宝特瓶做的LED灯饰，有亮红色的花、有宝蓝色的水母，感觉我好想来到了一个梦幻世界。篮球场和世纪大楼之间的路上也被艺术家和学生们用颜料彩绘出一条不一样的路。远远地望这校舍门口，红彤彤的大灯笼、闪烁的镁光灯照在校舍门口，她看起来就像是一位在舞台上的歌星，向观众展现着她的魅力。在校舍门口有一个为万人宴临时搭建的舞台，有好几位员工正在测试灯光，几位董事和老师在台下游些事情，还有一些校友带着一家大小来探望母校。草场上满是桌子，应该有上千张，是为了各地孩子们归来洗洗尘。这一百年来的风雨路，只有曾经与她熬过那艰难岁月的孩子最清楚；这一百年来它孕育了那么多的人才造福社会，我想这是她经历了一百年的辛酸中最让她感到骄傲的事情。希望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中化能傲然挺立在香妃城河河畔，向那源源不断的河水，万古长存，为国家培育更多的人才。



· 冯增敏/高一忠

与百年中化一起拥抱自然

中化已经成立了一百年，这一百年走来不容易，其中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为了配合这盛大的百年校庆，学校举办了許多活动供师生及坡众参与，既有麻坡绿色生态环境、中化百年词曲创作大赛、征文比赛、百年艺术坊、踩街等。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麻坡绿色生态环境这个活动。

从小我就对动植物非常的感兴趣，也非常喜欢大自然。每当有机会到果园、油棕园，我都会闭上眼睛，深呼吸，感受大自然的气息。所以，这次学校办的绿色生态环境，我绝对是乐在其中的那位。虽然我并没办法全程参与，但是我依然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这项活动在麻坡各个拥有许多生态的地方进行考察，但我只到过麻坡金丹绒红树林一带、Sungai Mati、Parit Keroma和Parit Sakai考察，没办法去金山和巴冬看候鸟，我感到非常的失望。

早晨的麻坡金丹绒是静悄悄的，我们大家解散后便到处走走看看，希望能得到一些收获。没一会儿，我们便看见了弹涂鱼成群结队的在畅游着。原来麻河里住着两种弹涂鱼，一种是大头弹涂鱼，另一种就是我们常见的，比较小的弹涂鱼。小小的弹涂鱼很喜欢排列在石头上休息，让我觉得他们是不爱游泳的鱼。除此之外，我们还懂得辨别不同种类的红树。在蓝瑞祥学长的说明下我才知道原来红树叶子的背

面是咸的！红树是因为蒸散作用的关系把多余的盐分蒸发出来，所以叶子的背面才会是咸的。同时我也看见了一些候鸟、沼泽蟹和食蟹猴，也就是我们常在丹绒见到的猴子。

来到了Sungai Mati，我看见了一大片的稻田。这些稻米在不久前才收割，如果我们早一点过来做考察，也许还能看见一大片金黄色的海洋呢！在那里我还看见了野生的，非常非常小的苦瓜。这个小苦瓜大约只有五厘米这么大，让我觉得好像是小人国的苦瓜。我们一路走着，看着，看见那弯弯曲曲的河流以及因为堆积及侵蚀作用形成的牛轭湖里蕴藏的生态。远处听见鸟儿的叫声，近处看见小树鸭在水里嬉戏，不亦乐乎。抬头便能看见紫鹭展翅高飞，还有牛背鹭和小白鹭呢！而脚下有的是一只只活泼乱跳的牛蛙和沼泽蛙。

到了晚上，Sungai Mati的景色又不一样了。出来游玩的动物和昆虫也不同了。晚上，鸟叫声变成了蛙鸣声，展翅高飞的不是鸟儿，而是蚊子和小昆虫，蜘蛛则在修补已损坏的网。我感到很庆幸，因为我不但看见了豆娘在交配，也看见椿象在产卵。这些都是不易看见的景观呢！

根据蓝瑞祥学长的说明，小小的麻坡县竟然有二十多个小港口，每个小港口都是一个小渔村。这都是在当年天猛公达因伊布拉欣推行的港主制度形成的。在Parit

一粒沙的世界



Keroma和Parit Sakai, 我们了解了渔村生活, 也知道渔夫捕鱼的辛苦。两位老渔夫告诉我们如果希望钓到大鱼, 就必须先将小鱼做成诱饵。从中, 我领悟到“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的道理。在渔村的生活非常的简朴。当我来到了这里, 我的烦恼, 我的压力, 我的课业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感到非常的轻松, 心情也非常的好。原来贴近大自然能纾解我的压力及烦恼。

麻坡绿色生态环境的活动让我获益良多, 同时也增进了我对生态的了解。此外, 这项活动也充实了我的休闲时间。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有机会参与这项活动, 希望校方能再举办这样的活动供对动植物非常感兴趣的学

是谁掠夺了他的光芒?是谁偷走了他的岁月? 是谁剥夺了他立足的土地?

是否是时间的手?还是承诺的臂?

他曾经走在那无垠的旷野中, 凄厉的风阵阵吹过, 漫漫的尘埃经风掠过。

青雾紧紧的裹着这段艰辛的路。雾罩是恶魔铸的剑, 企图将他与那传说中的草原隔绝。雾罩是一双凶恶的手, 想要遮蔽他的双眼。雾罩像米诺斯的巨石, 想要排成一座撩乱人心的迷宫。

但他那孱弱的身体, 有着不死的梦想, 有着希望的火焰, 有着超然的灵魂。他有着一颗驿动的心, 一颗为梦想而滚动的心, 一颗仿佛永远不被风雨给牵绊的心。

你觉得伫立在风雪中的梅花有着不凡的毅力吗? 那这粒沙将让你吃惊!

你觉得屹立在漫漫黄沙的仙人掌有着惊人的恒心吗? 那这粒沙将让你惊叹!

你觉得突兀在海岸线的木麻黄有着勇士般的勇气吗? 那这粒沙将让你惊愕!

不管雾再浓, 雨再大, 风再狂, 日再烈, 月再冷, 他总是勇往直前, 向着远方忽明忽暗的光芒, 义无反顾地冲刺。但他且不知灯光里是无穷无尽的黑暗。

在黑暗里, 他跌跌撞撞, 在黑暗里, 他翻翻覆覆, 在黑暗里, 他跌跌宕宕。泪水企图捂着他的鼻子, 在他耳边回荡着空气的奸笑, 盐沫已填满了他的嘴巴。

蓦然, 他被抛出, 重重地跌入脉脉的水滩。他再也无法荷起沉重的梦想, 再也无法经受岁月的磨擦, 再也无法相信承诺所谓的承诺。

承诺里曾经承诺过只要出生在这片土地, 就是这

土地的一份子，那怕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物种。

但事实是眼睛容纳了世间万物，却装不下小小的沙。

承诺的人们！你们是否还记得你们住的钢筋水泥是由什么的构成的？

让我告诉你沙子被封印在水泥里，是沙子失去了他的自由，是沙子蹉跎了他的岁月而换来你的安宁。

风，狂野地琢磨他的面孔。阳光如一枝枝刺将他身上仅有的水珠戳破。蔚蓝的苍穹里有着一只只的鸟儿，他们问沙为什么这么傻，沙却回答：“我相信花儿一定会绽放。”

承诺的人们！你们是否记得是谁让你们看透了人世？

让我告诉你沙子承受了玻璃的枷锁，是沙子放弃了他的翅膀，是沙子流失了的青春而换来你眼前的一切。

宙斯狂放的怒吼，震破了他的耳。在夜里飘荡的雪，将他的眼泪结成厚厚的冰。高挂在天空的眼睛，问沙为什么这么傻，沙却回答：“我相信希望一定会开花。”

承诺的人们！你们是否记得你们承诺过的承诺？

你们说过在这片土地上必需学会你们的语言。

他办到了！他能说着你们的语言，他能唱着你们的歌。

承诺的人们！你们说他是来自澎湃的沙漠。

但是，是这里卷起的风雕塑他的面孔，是这里汹涌的浪砌着他的躯干，是这里的日月漆上他的肤色。



他在水里，渐渐的跟上大地的节奏“呼，吸，呼……”，一切戛然而止。

在他闭上眼之前，他仿佛看见一位女孩生出她那小小的手掌，紧握着一把金黄的沙，装进那璀璨的沙漏里。

梦中的甘露，是否能唤起大地的光泽。

在他身后依旧回荡那诱人的承诺。

承诺，哼！承诺所谓的承诺只是暗室里的装饰。承诺是个海盗，盗走了他的岁月，盗走了他的梦想，盗走了他身处的寸土。

只希望承诺不会连梦乡里的盼望也盗走。

忽然，在那梦里绽放着一朵白色的花朵。在花旁，一只翩跹的蝴蝶静静的飞离那美丽的画面。





乐为中化人

——世纪扎根百年树人

深受坡众、校友瞩目的“中化百年校庆万人宴”，感谢老天作美，7月一日晚上顺利举行了。

我扶着拐杖（日前因雨天跌伤）忍着痛，举步维艰地来到了宴会地点——大操场。放眼看去，只见亮灿灿的午后阳光，还在呈其余威，晒得遍体热烘烘，而心里也充溢着一阵阵的暖意。想我等这些已届七十古来稀的人，还有机缘参与这样一个富有纪念意义的校庆集会，不能不说是难得的福气。

湛蓝的天空，漂浮着层层云朵，虽然时间尚早（五点半左右），已有不少宾客、校友、扶老携幼，坐在划一而红彤彤的座位上，欢欣地、自在地浏览这座百年来，为国家培养不少人才的摇篮——中化校园。广阔青翠的大草场、巍峨的校舍、壮丽的礼堂、高大而郁郁葱葱的雨树、笔直的椰林大道，都在准备见证今晚即将出现在校史的动人一夜。

虽说寸步难移，不过还是找到了我们这一届，第七届毕业同学的预留座位，竟然看到了同座的一位三十几年没见面的同班同学，黄金生夫妇，还有一些远居外国、外地的同学也出现了，大家久别重逢，自有一番说不出的感慨和欢欣，因为同一届的同学，已有三十几位，由于意外、健康欠佳，永别了。

在我们的校歌里，曾有“东序西庠柔佛最高学府”这么一句，不知情的小学弟小学妹，对这句豪情壮语，或许会有所置疑。但那的确是事实。远自50年代开始，我国华文教育界就有这么一句顺口溜：“北钟灵，南中化”。那是因为在北马，钟灵中学的校誉最为人所称道；而南马的中化中学，则是有口皆碑。

当时中化校风好、师资强，许多老师都是饱学之士，他们丰沛的学养、认真的教学精神，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化人。除了早期的陈人浩、刘抗、严元章外，在我就学的六年中学期间，多位著名的作家、学者，如陈蕾士、方北方、刘果因、徐民谋、钟介明、吴学敏、黄思骋、陈振亚等等，都在我校服务过。当时艺文之风，极一时之盛（可参阅马汉的《中化的文学儿女》一文）。

更难得是，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印度诗圣，泰戈尔，曾于1927年7月28日，莅临麻坡，专程访问了中华学校（即中化的前身），由当时出身北京大学的方之栋校长亲自接待。

在这三天的校庆期间，看到许多独中校长，老师，带着成群结队的学生，也带着满满的祝福、祝贺，前来参观。其中包括明后年也将迎来百年校庆的独中，如柔佛宽中，马六甲培风、金宝培元以及芙蓉中华等，真正体现了独中互相支持、互相



打气、互相加油的“一家亲”精神。

当董事长辜金强，宣布了这次百年建校筹款基金数目时，并同时亮出了模拟支票：两千五百万！全场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众志成城的爱心结果，也是心怀感激的欢呼。在这次中化百年校庆中，对全国60所独中来说，共有三个突破：一是筹款数目历来最高；二是出席宴会的人数最多（当晚出席超过1万两千人）；剪彩人数最多（超过千人）。这也说明了当地华社、校友，对当年诸多先贤筚路蓝缕，艰辛创校的一种肯定，也对母校未来办学的殷切期许。

百年特刊推介礼当天，一位先贤后裔（也是我的老友），受邀前来观礼后，以欣慰的语气对我说：

“当我接获受邀的消息时，有点意外，也很感动。对我公公林照英，当年为中化出钱出力的心意，我们深感荣幸和骄傲。我相信再过百年之后，那时的华社和学生，也会对今天慷慨解囊的善长仁翁和校友，表达感恩和感激，他们一定会饮水思源的。”

说得好好！

6月30日，是校友回校日。来了七位中化中学校长，济济一堂，回来母校欢聚，其中三位，还是特地从长堤彼岸——新加坡远道而来。他们是徐其礼、林鸿图、李云溪、潘永昌、关莲意、陈苏第和现任校长陈维武。而年近90的徐其礼校长，据说当天还在课室里，再次扮演为人师表，当年讲课的情景，可惜自己因为行动不便，错过机会，殊为可惜。而当天串演“学生”听课的学生，其中不少今天都已成了企业界、学术界、商界等各个领域的精英份



今日的中化，有这七位校长的一份功劳和奉献。（爱薇提供）

子，以及当地华社的领导人。这让我想起了高高悬挂在礼堂舞台两侧，由前董总主席，林晃升先生题的对联：

“今日我以中化为荣，他日中化以我为耀”

正好做出了印证。

就在当天晚上，创校的原点——四维堂，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踩街”游行，这里是活动的起点，也是终点，吸引了5000多人参观，那是一场游艺的飨宴。所有游街节目，全由中化五校的中小學生担纲演出，花样百出，喝彩连连，体现了年轻学子的创意精神。无意中，还发现了我国艺术工作者，孙春美老师，也带了学生，远道前来观赏。

如今，筹划多时的忙碌、紧张、兴奋百年校庆，经已圆满地划下了句点，作为一名中化人，我深感骄傲。也因为这个因缘，让我们三代人、我的孩子，还有我的孙子，都无怨无悔、毫不迟疑地成为独中生。

作为一名校友：我绝对相信：中化，明天会更好！

后记：感谢学弟蔡宗佑夫妇，因为你们的扶助和接送，让我这个“跛脚鸭”，不致留下遗憾，缺席这个百年校庆的盛会，衷心感谢。

· 梁冠中

我与《燭火》

一本文学刊物，又是马华文学的载体，靠三几个人之力，财源短缺，却行销一个年代多，屹立不动，乍看是个异数，说长道短起来，就是一个长篇。

《燭火》创办缘起

刊物创刊宣言里有这样的话：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马华文坛频刮歪风……，有人力图剔除马华文学的特征，把她游离于现实和优良传统外，使之成为是一种发抒无聊赖情绪、麻痹人心的器具；有人读辱马华文学，把她作为垫高自己身价的名阶利梯；更甚者，有人假借文学评论或研究之名，肆意攻击、毁谤马华作家，或者以外国的尺度，刻意贬损马华文学及作家……。

就是“为了使马华文学的优良传统得以发扬光大”，三个已经安享晚年的迟暮老者就肩挑起这项挑战，迎向未来。那是1998年7月的一个晚上，在吉隆坡半山芭接壤的何清园路旁一个大排挡，灯明火亮，人声嘈杂，三个白发苍髯围坐餐桌，吃饭



喝酒畅谈，谈资不离文学。曾经很长时期担任报章文艺副刊主编，马华文学辛勤耕耘者的甄供，谈到创办文学刊物，侃侃而谈，特别兴奋。我认识甄供也是因为经常投稿给他主编的文艺副刊。在座的杰伦，刚从政坛淡出，重新燃起文学热，他年纪轻轻已开始写作，后来在南洋大学读书，结识了更多热爱文艺的青年，对文学也就一往情深。我认识杰伦是在七十年代，因参与马来西亚写作人协会筹组工作，才有相互往来。三个人中只有我对写作是不冷不热，我喜欢读书，对英文、华文、马来文的载体，也有所涉猎，却不专精。甄供主编“文艺春秋”与钟夏田主编“读者文艺”的年代，我写作的比较勤奋。

三个人畅谈中，最后理出了个头绪。甄供有备

而来，他将创办刊物的中文名称“燭火”马来文名称“Semarak”向我们宣布，杰伦兴致勃勃认真的赞许，我不置可否。甄供一力承担组稿编务，杰伦也说销行是可以想办法，我最后说让我承担首两期的印刷费，看看是否行得通。我这勇气，其实是这两位老友的激发之下而兴起也不为过。酒醉饭饱，尽兴而散。

第二天找到了陈蝶文友，她帮忙指点填写了申请KDN的表格。那时我已离教职，向当时任职的老板请假很方便。将填好申请KDN表格拿到当时还在吉隆坡的内政部，友善的马来女职员告诉我，申请杂志的KDN，先要有一个注册的出版社。她指示我到离内政部不远的商业注册局去申请注册出版社。在商业注册局我填好表格，写上SemarakPublishing出版社名称。当值职员查看了电脑网络有无同名出版社名称，他说没有雷同名称，一切顺利，我交上60零吉，马上拿到了一张白纸黑字的注册证书，日期是1998年7月23日。

转回内政部，马来女职员接纳了申请KDN表格，我也算是完成任务，打道回府，静候佳音。

1998年7月27日申请KDN。1999年3月24日获得KDN，准证PP10618/12/99，有效日期是1999年1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KDN每年都要申请更新。《燭火》文学季刊的出版也就水到渠成。1999年7月《燭火》创刊号面世。原本计划每年出版四期，后发觉不能在行销上相互配合，就改为每年3期的季刊。《燭火》的基本班子相应成立。甄供任主编，杰伦为营业主任（因事务繁忙，第二期起不再担任），编委由杰伦、唐珉、春山组成，第二期开始，春山受委发行主任，叶玉佩担任封面、内页设计，我挂名社长。大家一致同意，由第二期开始，邀请方北方先生、方修先生和吴岸先生为《燭火》的顾问。这个班子便一直到今天。

感谢前辈作家

开始读方北方先生的小说创作和方修先生的著述应该是在很久远的年代，登门拜访聆听教益却是在八十年代始。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我与方北方先生交往频繁，那时

候，方北方先生和我都在参与马来西亚写作人协会的活动，由于接近多了，也就无所不谈，是忘年交。方北方先生是一位忠实厚道的长者，坐言起行；他的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先生于2007年11月11日离世。对方修先生是毕恭毕敬，但第一次见面，我却觉得他是位和蔼可亲，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对许多马华作家的著述都知之甚详，频频道来，都有真知灼见。先生撰述的马华新文学史，结合时代的社会背景，以客观的态度，先进的文学理论，科学的观点，行文成书，掷地有声，公认的经典。先生于2010年3月4日辞世。90年代初慈母辞世，心里愁苦哀伤，四处游荡，在印尼椰加达踵门拜访印尼华裔作家黄东平先生，向先生要了一些资料，也拍了些照片。《燭火》创刊号登载的先生大作。“当代作家创作经验谈我怎样写作《侨歌》”和第3期的“黄东平自传”，都是先生千里捎来的佳作，黄东平先生著作等身，他叙述在艰苦环境中不屈不挠的从事华文文学创作，令人震撼，敬佩有加。“买不到稿纸，自己画方格，制电版，买油墨，躲在家

里自己印。”“生怕原稿丢失，以六张稿纸套入五张复写纸，用圆珠笔透十一层写成，五份分寄外地亲友保存，若自身碰上不幸，六份当不致全部丧失。”在那样的时代那种的环境，字字血泪，如实的表达黄东平先生坚贞不屈的创作热诚。黄东平先生为了写作为保存那风云激荡的自身经历，他可以不顾一切专心致意去完成工作，那就是一个与世长存的典范。创刊号也登载了前辈作家林潮先生的游记散文“湖光山色海天遥——巴厘岛散笔”，行文运笔还是一样的光鲜亮丽。新加坡青年书局在五十年代末期为先生出版的散文集《野火》，一直到今天还是我珍藏的文集。先生不时给《燭火》写稿，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先生于2006年离世，终年86岁。给《燭火》写了不少旧体诗的颜龙章老师，我认识他是在八十年代，那时我是作协的发行主任，每一期的《写作人季刊》都获得颜老师大力推售。那时，颜老师是在巴株峇辖华仁独中任教，我驾车到巴株峇辖必拜访颜老师。颜老师热心为作协推销杂志，也热诚的招待我吃喝。我出版《燭火》，颜老师不间断的供



稿，令我感动万分。颜老师是在2006年去世，终年81岁。另一位与我只算一面之交的小说家雨川，在《燭火》也发表过三几篇小说，他也是一位从始至终坚持写作的小说家，他是在2007年3月去世，终年67。上述的前辈作家，他们一生孜孜不倦坚持创作，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这篇报导里记录下来。

师生作品特辑

创刊号开始，《燭火》便辟有“小荷才露”专栏，刊载在籍中学生或学院生的作品，编者不时在文章后加上评语，有鼓励、启发的作用，博得好评。后来，我们在大马华文独立中学组稿，以师生作品特辑分期在《燭火》刊载，这项举措获得热烈反应与支持。作家、中学老师、中学生的创作在一个文学刊物一齐出现，读者耳目一新；同时读到不同领域老、中、青的文章，分享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见解和领悟。老、中、青的相互配合，很长时间被忽视的百花齐放，蕴藏的热、潜伏的光彩，终于蒸发、播散。许多老师平时教课繁忙，吝惜笔墨，一当挥洒起来，却是劲头十足，颇有看头，这可从他们发表的文章获得

印证。我对中学生的文章是颇有感触，当年做学生时的情怀、理想，稚嫩的真是少年思维、程度的如实反映；有见地，有引人深思的其实也不少，反映出执笔为文的中学生是有写作潜能的。曾在《燭火》发表过文章的中学生、学院生，有没有燃烧起他们爱读书、爱写作的热力，我们没有作过实际的调查。参与“师生作品特辑”的独中，至今为止，有：吉隆坡中华独中、芙蓉中华中学、吉隆坡循人中学、巴生中华独中、吉隆坡尊孔独中、巴生兴华中学、吉隆坡坤成中学、马六甲培风中学，我们将继续努力寻觅管道，争取其他大马华文独中、国民型中学的参与，致力组稿工作。使每一期的《燭火》都有师生作品特辑。让《燭火》焕发出新生的光彩。

一群文学硬汉

《燭火》是一个兼容并蓄、园地公开的文学季刊，作为文化和艺术的交流使者，“除了创作之外，我们重视评论和研究，并以马华文学/作家/作品为主。我们重视马来文学作品的译介，因为它是我们兄弟民族的精神财富；是马来西亚文学宝库

中的瑰宝。”《燭火》创刊伊始，是拥有一定的基本作者，他们数十年如一日，不间断的写作。日本马华文学研究学者今富正已教授在他致给我的信里，称誉这些作家都是维护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硬汉，（见第20期）。新加坡作家柳舜是这样描述：写作之余，还想做点文化工作的人，全是傻劲未脱，死不悔悟的“过来人”。老马车载着一班班老乘客。……。引人关注的是那赶车的人，目光透过镜片环视前方，结实的手稳稳执紧缰绳……。半路上来一个又一个年轻小伙子。每逢拐过大弯，或滚过坑洼，车厢里爆响清脆的掌声。（见第29期）老作家一展所长，年青的是意气风发。马华作家驼铃明确的写道：十年来，不论是创作或理论，不时都有分量相当的作品发表，这就自然而然地造就了它名副其实的燭火形象。（见第29期）我们也关注友族作家及外国文学发展。诗人乌斯曼阿旺去世，《燭火》出了个纪念专辑。我们也介绍柏莎戈个人生活和创作活动，达尔玛拉及其创作评介，国家文学奖得主安华利端等等。在翻译、报导方面，还未能尽如人意的

全面性，不可违言是我们的一项局限。《燭火》刊载的文章，小说、散文、杂感、诗歌、评论、报导，有没有读者将它一篇一篇地读，我不知道，但我却是一篇篇地读，或是大略地读；文章或文字涉及宗教、种族、政治敏感课题，是严禁的。刊载的文章已经过主编的审视，我再加过滤，其实已很放心。即使如此，还是会出问题，被警告，甚至吃官司，纠结，缠绑，耿耿于怀，却与事无补，唯有打醒精神，格外小心。

盈亏自负《燭火》

记得有一次在律师楼，报馆的一个营业员瞥见我，劈头就说，我还以为是年青人。她原先认为搞这种出版的，是充满理想、年轻力壮的，现在看到的竟是一苍头白发。其实这个营业员的出乎意料，与我一位在台湾土生土长的表妹的惊讶，是有点相似。台湾的表妹知道我在出版一本文学杂志，她二话不说，表哥，你是不是有钱化不去。我只有苦笑。写创办《燭火》的缘起已说得很清楚，记录上述两人的看法，无非在说明现在一般人的见解。杂志要能生存，便先要能维持，这便要从销售去寻找出路。甄供是有人心，

已经跟他在同个机构服务的春山接洽，春山是一位热心推售文学书刊身体力行者。一经面谈，春山非常乐意的接过发行推售的责任。叶玉佩一力承担打字、封面、内页设计；也是甄供接洽对的好帮手。春山、叶玉佩接过工作，就像是相知的朋友，不言酬劳，彼此有了默契，分工合作。后来的一点津贴，也是自己力所能及的感谢。《燭火》创刊号定价是5零吉，第二期改为6零吉，一直到今天。《燭火》每期印刷一千本左右。自己搞的东西，便要想方设法去推售，去推广，别人是没有义务为你做事，其实这也是不名文规则；有人愿意帮忙，那是雪中送炭，有人冷眼旁观，那也没有错。春山交游广阔，广结人缘，不辞劳累，不时遭白眼，不计人过，高处看，远处眺，潇洒的走。《燭火》能够长期的坚持，春山积极的做推动是关键。他去开拓市场，他去征求赞助。独立中学、国民型中学，他都能找到老师、朋友推售，虽然数目不多，积少成多。有的不愿意推售的，放在角落任其尘埃累积。有真心诚意帮忙的，从创刊到今天，十多年，每期都代推销，全是义务，款项一清二楚。他们

化时间，耗精神，我对他们，心里永存着感激。还有赞助者，十多年来从不间断，他们是忠心的长期定户，我们心存感激。《燭火》是个盈亏自负的杂志，每年向税收局呈报账目，一清二楚，盈不足道，负也不致拖垮，归结一句，惨淡经营。印务局一路来给予我大力的支持，我铭感五中！这是必须一道的。

带着每一期新出版的《燭火》，踏进校园，莘莘学子，弦歌不辍；落日晚歌，我又再次充电。

新加坡作家林臻先生在“火种在·火光闪”文末这样写道：选择了文学这条冷僻的道路，无异宣告自甘与寂寞、孤苦、煎熬相依相随，无怨无悔。在“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几乎完全陷入孤独无援的时候，情境就如坠落冰谷中，四周是高不见顶，严寒而又青白的冰铸削壁，又如落在两岸不见景物的河道中，唯有沉着应变。不过，一直在燃放的是心中的那一盏“心火”，而一直在前头熠熠闪烁的是簇簇燭火，两火交相辉映，为寒凝的大地注入几许春温。（见《燭火》第29期）我们愿与林臻先生共勉。

（2012年7月）

· 金苗

谈谈杰伦及其诗作 《寂寞月牙池》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和杰伦便认识了。时光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友情却有增无减，这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以真诚相对。虽然我们各在西东，工作岗位也不同，但我们时不时都有保持联系，或知晓对方的行踪。有时在某个场合相遇，有时在报刊或杂志上读到对方的作品。杰伦的人缘好，谈吐斯文，和他在一起很有亲切感，和他谈文论艺一定得益匪浅。所以，我非常庆幸得到这样的好友，我非常珍惜我们之间的友情！

杰伦是当今马华文坛中一个响亮的名字，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笔耕，擅写散文也努力于诗歌创作。

他从文坛转入政坛，后又从政坛返回文坛。他对文艺女神不离不弃，不



为什么，因为他还拥有一颗向往自由、和平与文学艺术的心灵。

他从政的三十多年里，虽曾疏于笔耕，但对马华文学的发展一直关怀备至，否则，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便不会成为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创立时的发起人之一了。

杰伦长时期的从政经历让他在重返文坛的文艺写作上取得更耀眼的成绩。

细读他出版的四本散文集：《园边集》、《瓜棚豆架》、《明天，我要走快一些》和《文海微

澜》便可看到作者在散文写作上所获取的成就；而他的3本诗集：《天掉水》、《新旧集》和《寂寞月牙池》更展现出作者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不俗收获！

我爱读杰伦清新朴实的散文，更欣赏他那平淡中却不乏韵味的诗篇。

杰伦的诗集《寂寞月牙池》于2007年5月初版，内收七十八首诗作。

我对其中的那首诗《寂寞月牙池》情有独钟，它激起我的灵感，令我诗兴大起，澎湃的心潮久久不能平息！

这首被作者选作书名的诗，也深获其他诗人的赞赏，如：

孟沙的评论：《寂寞月牙池》这首诗可以算是杰伦抒情诗风格的代表作，作者从月牙池、独秀峰和明月三个形象得到灵

感，用以比喻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而引申出作者本身年轻时代曾有的情怀，写自己，也写天下许多有情人的憾事。

台客的观点是：全诗十八行，前十五行叙述月牙池与独秀峰及天上一轮明月，看似无情又有情的对照关系，最后三行却峰回路转，以反思结尾，令人愕然又惊喜！

以上两位诗人的评语深得我心，他们的了解和分析非常透彻、合情合理，我也有同感。除此之外，《寂寞月牙池》这首诗之成为一首好诗还在于它的浪漫情怀、感情丰富、真实、旋律自然、流畅、题材看似平凡却新颖、诗的语言朴实、没有堆砌的词藻、技巧和主题配合得好、富有创造性的表现力及有诗的生命和灵魂！作者一定有自知之明，非常了解自己，非常珍惜和怀念这段情怀，所以作者创作了这首诗，而且还把它取为诗集的名称。

至于作者在后记中告诉我们，他以《寂寞月牙池》作为本书的名字，并不认为它写得最好，而是觉得它比较像一本书的名字。作者的表白，我们可以谅解。但是，我有这样的感觉，这首诗虽然不是最好的，因为诗集中还有很多好诗可以与之比美的，但是，我还是以为，它是最美的、最令人陶醉及最引人产生种种联想和遐想的。诗人啊，谁没有年轻过？我们都年轻过，而且我们又是爱诗又写诗的人，对年轻时的浪漫情怀怎会忘怀、怎不会特别珍惜呢？虽然有些已成憾事，但憾事也可成为幸福甜美的苦痛啊！

作者在《踩石与写诗》~代自序的诗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我发现写诗也如此\面临海洋般的文字\若不千挑万选\千锤百

炼\不可能化腐朽为神奇\创作一首\绝妙好诗。由此可见，杰伦是以认真、严格的态度来写诗的，而且他希望写出来的诗都是好诗！对于他走在诗歌创作上的坚持，我谨用清代诗人郑板桥诗来与他共勉：“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崖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

杰伦啊，我愿和你结为“傻子伙伴”，跟随你的步伐，乐观地、奔放地一齐歌唱，迈向美丽的、灿烂的诗国。

下列的拙诗是我阅读杰伦诗作《寂寞月牙池》后有感之作，敬请作者及诗评家不吝赐教！

我不再寂寞

· 金苗

我不再寂寞
有你的诗陪伴
我有了期望
被你的诗感染

你的诗如轻风细雨
如鸟语花香
如彩虹美梦
你的诗清新亲切又贴心

那月牙池那独秀峰虽远在他乡
身影却已住进我的心房
她倒卧在树荫下的美态
他高立在云端上的雄姿

我思量又思量
遐想又遐想
陶醉又陶醉
如果庐山真面目让我见到
我不知会怎么样



在你的生花妙笔下
月牙池是一首诗
独秀峰是一首诗
明月也是一首诗
你是诗人更是一首诗

在你多情的眼中
他们洋溢诗情画意
饱含着神韵感情
意境美丽得像世外桃源
情怀潇洒得像香格里拉

你的诗幻化成
百灵鸟美妙的歌声
月牙池听见了
独秀峰听见了
明月听见了
有情有义的人也听见了
我还彷彿听见月牙池的低吟
(深情柔和的絮语)
她其实并不妒嫉夜空的明月
明月纵有迷人的清辉
她却拥有自己独特的心灵
格调清纯脱俗
(外表冷寒
内心无比炽热)
我们都曾经年轻过
天生多愁善感
自然追寻真善美
我们也曾经听过
那首激励人心的歌
谁要是悲伤
请看看那海洋……

你曾否聆听过另一首歌
有一种倾诉可以默默无言
有一种冷漠能够回味温暖……

我们如今都老了
但我们的心还年轻
我们还爱读诗还写诗
这就是最好的明证

我不再寂寞
阅读你的诗篇
犹如沐浴秋水春风
神游美景仙境
心血汹涌来潮
重燃起对缪思的爱恋

诗人啊
如果你是独秀峰
我愿意是月牙池
不管距离近或远
不管明月在何方
我们都有相同的梦想
我们都有相同的方向

诗人啊
继续尽情地歌唱吧
继续不停地写诗吧
直到那一天
心儿已不再年轻

· 李选楼〔新加坡〕

韦 暉 的 小 说 特 色

韦暉原名区文庄。出生于香港。他是位南来作家，从他二十四岁开始，便涉足文坛，在马华文坛积极地耕耘了60年。在新马的华文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赵戎在《韦暉论》中，

认为“马华作家韦暉，是个极有分量，极有贡献的作家”。又说，“在马华作家当中，再没有一个比他那么深刻地长久地影响马华文坛的了。”

韦暉创作丰富，尤其是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更是勤奋写作。一生出版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说《乌鸦港上黄昏》、《都门抄》、《旧地》、《寄泊站》、《春冰集》、《韦暉小说选》、《日安，库斯科》和《流霞》；中篇小说有《还乡愿》、《荆棘丛》、《陨石原》；长篇小说有《浅滩》和《海不变》。另外还有散文《东海、西海》、游记《野马随风》和杂文《余尘集》。

他的小说，以描写各种小人物的生活，抒写海洋和渔村的风貌，独特的语境和叙述手法，反映了当时社会穷困的一面，形成了他个人的艺术风格。

描写小人物的生活

新马是个移民社会。早期从中国南来

第九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



的移民，不论他们是为了什么原因南来，来到新移居的地点后，开始在社会各个角落为三餐而奔命。这些小人物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生活，往往成了现实主义作家描绘的题材。韦暉是现实

主义的小说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多方位地体现了现实生活的面貌。

韦暉关注到挣扎在生活线下的市民。在他的小说中，广泛地刻划了小人物的生活，包括居住在新马这个多元民族社会的各族人民，有劳工、学生、教员、小偷、胶工、乩童、农夫、汉奸、烟鬼、水手、渔夫、妻妾、妓女、守门员等。他个人的生活，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创作内容。他在1937年踏上新马后，就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他做过洋杂货生意，尝过农耕的日子。日军投降后，他做过杂工、小贩、教师、商人，巴士公司经理，也当过教科书、杂志社的总编辑等。在与下层人民的广泛接触，使他对低下层人民的生活有更深入的了解，充实了他的作品内容。

《非英雄史略》中的伐木劳工；《冷门》里的村妇四婆和烟鬼阿龙；《都门抄》里的小杂货店老板八哥；《沉香宫》里的流氓庙祝臭三头；《钱别》里的小教员陈先生，老校役何子秋；《旧地》中

烟火 · 第39期



的车夫阿贵；《栖迟》里的白俄将军和妓女；中篇小说《还乡愿》里的厨师老符，卖身矿场的估俚，宪兵部队里的军妓阿娇，都是小人物的代表。

新马资深文艺评论家马夫之，对韦晕在小说中刻划的小人物生活，大表赞赏。他认为：

“韦晕的小说所表现的却是一股强烈人道主义思想，那些被侮辱、被欺压的可怜小人物他寄予无限的同情……”。

在《白区来了的消息》中，农民梁牛本是从中国过番扭转命运，却因喝醉酒而得罪恶人，坐了七年的冤牢，等到出狱，他早年用血汗钱建起的亚答屋被烧为平地，孩子失踪，老婆在河边卖淫。作品体现的是梁牛辛劳一生，却得面对妻离子散亡命的悲哀。在他知道了这一切的第二天，却被人杀害，成了河上的浮尸。

韦晕的小说，也描绘了许多行为不光彩的小人物。《冷门》描写小年夜的山芭里，患痲病的四婆在亚答屋里翻了眼，只因为她有几依吉的树胶园，而应证了“富在深山有远亲”的名言。于是亚答屋里热热闹闹地出现了从坡底赶来的婢级人物，计有烟鬼阿龙和母亲；有手中拿着香水手帕，怕被痲病传染，又要儿子为四婆捧香的妇女；还有寿板店的老板等。正当这群人在讨论为四婆选取哪类寿板时，四婆却回了魂；从此，山村又回复无人到访的冷静。像《卖平米的地方》的杂货店老板，是个不顾民族利益，敛财的汉奸走狗；《沉香宫》里的流氓恶棍臭三头，为了私利，坏事干尽。韦晕在刻划他们的性格时，都写出他们罪恶的一面。“他将整个社会面貌反映出来，在那个时代生活的人们为何受到精神虐待，如何在困难中生

活，这活生生的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知道那些是憎，那些是爱……

众多的小人物生活，体现了韦晕作品题材的广泛。作者正是通过这一群人物的性格，反映了人性和嘴脸。他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个人的褒贬爱憎，注入了时代特色。早期社会的穷困愚昧；人们思想的贫弱，也尖锐地闪现在他的笔端。人类要在更舒服的环境里，过着更好更得体 and 有人性的生活，那还得通过漫长的教育才能达到。

刻划海洋和渔村的风貌

在韦晕众多小人物的描写中，我们不难发现，有许多作品涉及到渔民和水手的生活。不少小人物的生活地点，也与海有着密切的关系。《成龙望》刻划渔民在东北季候风扫荡下的雨季，为生活发出的痛苦呻吟，深刻地体现了马来亚穷困的渔村面貌。在《乌鸦港上黄昏》，老渔夫伙金，一直以顽强的意志与命运和自然界搏斗。他从唐山的土匪穴中逃出，在日本刺刀下超生，又从私会党的洪门里挤出来。在一次出海中，他救了比他小20岁的阿珠，从此阿珠成了他生命的希望。某次风浪遇险，阿珠付于他求生的欲望。他拼命抓住浮浆，挣扎着回家，却发现阿珠与人有染。伙金最后挣破棘刺，走向大海。故事显示了小人物贫困的一面，也体现他们有宽广容人的胸襟。

人类的贪婪愚昧，也在渔村的生活中获得反映。《沉香宫》的故事也发生在海上，“沉香宫”贵为神庙，却是人们抽鸦片的地点。故事中的臭头三等庙祝，利用人们出海都得拜祭沉香娘娘、求取平安的心理，把一些鸦片灰拌着香灰混为神水，

骗取村民捐出香火钱。故事也描绘当有新客到来，臭头三在缺水的港边，把巴豆煎了汁倒到家门前的贮水箱，人们喝了闹肚子，不得不到沉香宫，向他求取甘露的情形。

韦暉多方面的反映了渔村的活动。《卖平米的地方》也写出市场萧条，渔船不能出海，“兴利”杂货店的小头家陈桂以卖平价米为借口，天天从城里运来白米、盐料和蔬菜，又一车一车地把盐鱼运到外埠，因买卖的物品平价而成了侨领。原来他在盐鱼的肚里都塞满了黑货，和苏岛叛军做买卖交易，从黑货和树胶的转卖中换回军火。作者通过了深刻的描写，揭露了这群民族败类的丑恶面目。《水魅》里渔民烧纸钱祭祀溺死的水鬼。《在热带海洋上》也写风浪搏斗的水手。《白区来了的消息》中的农民梁牛，也死在水上。

韦暉这许多“海上”作品，丰富了上个世纪的新马华文文学的渔村宝库，让后人更了解早年新马的渔村生活。作品的产生，是因为韦暉在日治时，“有一段长时间的居留在噶叻的最大渔村的邦咯岛上，对渔民的风俗，习惯有某一个阶段的理解”。因此，他对海上生活和渔村的描写，也就显得较为深入，成了他作品的一大特色。在冥冥中，除了反迷信，又体现了人类在这一环境中与自然搏斗求存的精神。

地方色彩浓重的语言特色

长期在新马居住，使韦暉对新马两地的地名异常熟悉，并成了小说故事的场景。

地方色彩浓重的语言特色，首先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应用了大量的新马地名。

新加坡河、榜鵝海滨、柔佛海峡、武吉知马、加冷桥畔、芽笼、漳宜、爪哇街、安德申桥、红灯码头、加东红灯区、夜兰勿刹、金马仑、升旗山等，都令人在读着他的作品时，感觉亲切，仿佛故事就发生在眼前。随着新马社会的发展，它又给以景物和人事皆非的变迁想像。

韦暉在小说中注入新马人民的常用语，体现出新马的文化特色。

……嗨，上几天不仍旧是饿死在他的四脚亭的老亚答厝里么？还不是靠了几个乡亲把这咸鱼收殮了么？

……他老也乐得清闲一会儿，把收音机打开了，胡里糊涂地收听李大傻播放的武侠小说，其实这管事已经半睡着了，什么时分给这中年绅士吵醒过来，一瞪开了那昏沉的眼，最后的赤道残阳已从窗帘外拖走了。

……那小头家老远一看到他，那哭丧脸就赶快拉下来，咧开了口，就喊：“那督，那督公，坐呀，什么风啦……”一类客套话……

河水，虽然是淤浅，却永远呜咽着，发暉的热带月亮经过了无数次乌云云的包掩，仍旧是有气……没力的吊着一支眼睛瞪着大地、河流、岗峦、浮脚厝……

“咸鱼”是一种食物，粤语琼语中以被盐腌制的鱼，做为尸体的代词；“收听李大傻播放的武侠小说”是早期新马广播的特有节目，尤其是“丽的呼声”广播，是拥有广大听众的粤语节目；“那督”这种带着地方色彩的领袖命名，国家颁发给有功的社会人士的荣誉；“浮脚厝”是一种热带建在靠海的民居。这些用语，除了让读者有平易近人之感，也显示了新马的语言和文化特色，是语言个性化的一体。



多种方言的使用

在韦晕的小说中，也适量地运用当地的语言。

“……九哥……既然他们老君厝〔闽语：医院〕不肯收容你，你还是回到咱们那估俚间〔闽语：工人宿舍〕去吧……唉，这末天寒地冻，挨得过日昼，挨不过黑夜哟！”

什么时候，沙立夫挪了那土路马〔马来人的椰浆包饭〕来喂了他老几口，精神到慢慢回过来了。

从更遥远的山芭，胶园和黄梨园里成千成万的印度人，中国人，马来人，混种人！男的，女的和孩子们汇合成河流向着大草坪走过去。

挨士忌林波东！”〔挨士忌林，英语：冰淇淋。波东，马来语，切〕

“……”

“沙爹干明……沙爹亚音……马厘啦！”〔马来语：烤羊肉串，烤鸡肉串，快点啦！〕

“亚旁马厘，亚旁马厘！”〔马来语：兄弟快点！〕

“桂哥，你就明白我阿牛啦，快四十啰，还有什么巴望〔粤：希望〕？番婆〔粤：番邦女人〕人是衣裳，掉了虽然不打紧，可是我细牛就是咱姓梁的一点血脉……”

适量地使用闽语、粤语、英语和马来语，增强了他作品人物的个性化和阅读的趣味，也使韦晕的小说，显示了新马多元民族社会的繁杂语言，人民对生活的融入，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喜欢使用长句

韦晕小说的叙述语言，有他的独特之

处，除了体现出浓厚的地方色彩，另一点的特点是喜欢使用长句。几乎在他的每一篇短篇小说中，都可找到长句。有时一些句子长达50个字。

啊！这中年绅士就苦笑了一下，怪有礼貌地说了一声一打搅皱着眉喝下了那杯蜜酒放下了二十块连那妇儿的咀脸也没有多望一眼就躬着腰走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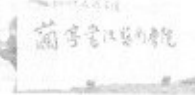
老东用自己那发抖的手颤颤地摸着阿猪那还没有长毛的光秃的脑袋，前面那小火轮喷着的白濛濛的水气，黏着这初度离家别井的番客的眼眶，凝结成了一颗颗还没有掉下的泪水。”

他老将军会幻想到自己有一天穿着了钦差大臣的制服站在甲板上静听着礼炮的嚎叫。

可以分成几句话完成的语言，他偏要用一句话说完。在阅读之时，就得更全神贯注，记住句子前面的意思，一口气的读完。倘若稍有失神，中途还得找回断句，重组思绪，重复阅读，才能知道作者要表达的意思。

标题怪异

韦晕的小说的标题，也体现出了他创作小说时的特殊思维。一般上，写作者在创作之后，往往会给他们的作品，寻找一个与内容相符合、能体现作品思想的贴切标题。韦晕的小说并不如此。《水魅》的故事与祭祀溺死海上的人有关。《棲迟》描写的是一对流落的俄罗斯人，从中国辗转海外，挣扎求存的悲剧。《沉香宫》写港边的神庙，人们的迷信无知，庙祝的做恶多端。《都门抄》描写因不能顺应城市发展，被迫搬迁的小杂货店头家的自杀。《白区来的消息》也令人意外，描写



的是坐了七年冤监，回家寻找妻儿的梁牛的自杀悲剧。《冷门》中描写的乡村生活，因为贪念，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冷漠无情。此外，从《冷中秋》、《小纪和为贵》、《成龙望》这些标题中，也看不出作者要表现的故事内容，以及标题所代表的意义。

这就成了韦晕小说的一大特色。人们猜不透作品的内容，带着好奇心阅读。这在新马的华文文学小说创作中是前所未有的。

冷灰的景色描绘，悲剧的命运构筑，营造了悲凉的风格

韦晕常以灰和冷的笔触，描绘作品的故事；冷静悲凉的环境场景，使小说体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

这一夜，闷热的昏沉的热带月亮沉沉地照着这移植区的黄土路，也照着了阿桂那小吉拉，变成了一片死灰色，屋子外边的篱芭边和吉拉里都发出了一阵阵呜咽声和草虫的嘶叫。

隔着窗儿，听得沉香宫里那烧着鸦片的吱吱的声息，也怪令狗种的心痒痒，雨，什么时候全停止了。弯弯的新月吊在这渔村滩头，远远的鲁马巴桑一马打厝的铜锣敲了八下，唔，该是八时了，狗种懒洋洋的伸了个懒腰，呵欠了一下，把膈肢窝夹着的湿淋淋汗衣抖了抖，嘘了口气。

拐过了那座高耸的天主堂，那僻静的冷巷还漾汤着低级和庸俗的脂粉气息，虽然冷静得连街灯也昏黄下来。

“哈啰，甘，阿郎！”

在阴沉的迷茫月色下，掩映着几具幽灵那样的娘儿。

韦晕以月亮、黄土路、教堂、街灯、

冷巷等景物的色调，以昏黄和夜晚的时间、虫鸣狗叫锣声和烧着鸦片的吱吱声响的描绘，幽灵那样的娘儿出现在街巷，渲染出当时穷困的了社会民生。都很有静与悲的戏剧效果，让人读了，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灰冷的感觉，也形成他小说的悲凉风格

小说中小人物穷困悲剧的命运，也使作品程现出悲凉的格调。中篇小说《还乡愿》里居住在山城的老东，生活在日军蹂躏新马的年代，靠着采矿、种木薯红薯，养几头猪，孤独地活着。在红毛丹成熟的季节，老东在分红毛丹给小孩们时，总是不忘：“唐山的荔枝比这个好吃得多”，憧憬着20多年前在故乡山地上妞儿唱山歌的往事。他听说只等“皇军一得了澳洲和印度，天下太平，唐山船也通行无阻”。因此，虽然在“那段日子，日军到来，宪兵捉人毒打、灌胡椒水”，他也期望皇军快些胜利，以便回唐山去。他睡梦中也想落着落叶归根，卖了猪，辛苦存得的船费，又被妓女阿娇骗光。日本人走了，英国人又回来，他还是走不了，依旧过着被殖民的生活。就当他把芭场出了手，准备回家，与堂兄阿苏在菜馆吃酿豆腐，说着“这豆腐就不及涯〔客家话：我〕邻舍罗坑的嫩滑”之时，又听说唐山兵乱，妻亡子散，原本就哮喘了十多年的身体，使他埋身南洋的荒冢。

许多短篇小说的人物，也以悲剧命运收场。《棲迟》里流落街头的白俄将军，年青妻子妮娜，靠着出卖肉体，以麻醉的酒和刺激神经的嘛啡皮下注射来激性，才能维持生命。《乌鸦港上黄昏》渔人的穷困，一生与风浪搏斗的命运。《旧地》里，日战使杜邦和阿珍各飞东西，杜邦逃



亡廖内，阿珍成了军妓，十年后杜邦回来寻找阿珍和孩子米奇，不能如愿，只知阿珍患了第三期的痼病。《冷门》中四婆在挨年近晚的关上眼睛，“慢讲没有三亲两戚，就有人家也不想大年头来吊丧”的冷漠人间。

这许多生活的悲剧，与妻离子散，无知、穷困、死亡等意象，组成了一组悲哀的画面，这是韦晕笔下人物的悲剧命运，也形成是他小说的悲凉风格。

韦晕通过了小说的描绘，体现了新马早年的社会生活面貌。他小说中的众多小人物，以描写渔村和海上生活为主要的场景，地方色彩浓重的语言和叙述手法，都构成了他作品的主要特色。他刻画的小人物，代表的正是散居各地，过着穷困生活的南来移民。他们曾经被殖民地主压迫，被法西斯主义者虐待，也曾不断地追求美好的生活，并设法融入当地的社会。他们的悲剧，加上作者对穷困场景的描写，使作品沾染着悲凉风格。

韦晕的长篇小说《浅滩》

《浅滩》是韦晕的长篇小说。出版于1960年2月。作品以日战前后的新马社会为背景，描绘了在日本法西斯和英殖民地统治下，新马社会中的人物行为和人民生活。

小说中的富贵人物，大慈善家张铮，早年从中国南来，在日治时期是个汉奸走狗，他坏事干尽，杀人无数，战后被捕。当他等待公审，却又凭着一点运气逃脱。他欺骗了军妓玉英从她的日本丈夫处得来的木材和地产，从此飞黄腾达。张铮强奸妇女，娶了小娜为二妻，把玉英迫疯，将她关在三层楼的住屋里。在金秀和黄秘书

两个人的唱和中狼狈为奸，凭着手头的富裕，当起校董、社会名流。

当他达到事业颠峰，又想竞选议员。在两位秘书的安排下，他假仁假义地收埋被日军杀害丢弃的残骨。两位秘书一面安排报章宣传，一边串通小娜和女婢，怂恿他无限度地纵欲，黄秘书还带他去看地下黄片，希望能早日送他归西。

写作动机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

韦晕创作《浅滩》的动机有二。首先，他要笑社会上一些可笑的人和事。他在《前词》中说：我写这小说的动机，只是觉得社会上一些人物，有些好笑，我就把他们个别的，或是集体的形象化起来，跟果戈理的笔下的乞乞科夫那样，给大家在昏沉中笑一笑而已。像张铮这类恶霸，出卖民族利益，干尽伤天害理的事，以不正当的手段，求取个人的飞黄腾达，还能被社会接受的实事，让人读了为不平发出苦笑。张铮周围的金秀、黄秘书等一群为了名利金钱女色，整日勾心斗角，和张铮狼狈为奸；小娜的牺牲色相，争取家产，无疑都是可笑的举止。

其次，张铮和他手下一群人物的作为，让人深刻地体会到十七世纪时，法国一个大思想家柏斯格说过的一段话：没有一个人在我们面前说我们的话，和在我们背后说的会相同，人与人间的相爱，只建筑在互相欺骗上面，假使每个人知道了朋友在他背后所说的话，便不会有多少友谊能够保持不破裂的了。”

在张铮周围的人，为了讨好他而说假话。像李天星这类人物何尝不是如此。他不学无术，借用了李金辉文凭不还，当时的教育制度，竟能使他升任为校长。他忘恩负义，想永远保住那张借来的文凭，整

日设想陷害李金辉的计谋。在一次教务会议中，他竟然指使姓罗的教员，想怂恿学生以抄袭的欺诈手法，提高学校的会考成绩。李天星强奸未满18岁的周姓女教员而被捕。讲假话的行为，体现在《浅滩》里许多人物身上，如：方XXX放狗咬了人，把老黄两父子揍一顿，还气愤愤的要把阿黄两父子送到警察局去。现在又出来竞选了，还标明“为民众出汗，为民众服务”。

作品反映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就如李金辉说：我这一辈子，听他们大人先生好话说尽，又亲眼看到他们把坏事做尽”。

在这个由日、英殖民地主分别统治、跨时代的新马社会，部份人以不正当的手段致富，教育被少部份人操纵，人民愚昧无知，贫富差距悬殊，富人惟所欲为的举止，都是作者所鞭策的黑暗面。

奸诈的心理最终将被掘发，得到悲惨的报应。张铮最终因心脏压力膨胀死亡，临死前的挣扎最是痛苦。由于他的钱财都来自不明之路，他的死亡，撩起另一轮分取家产的明争暗斗。可惜张铮在银行的户口，因被遗产管理局调查而被封。种种报应的描绘，也体现了作者对这类行为的怨恶。

性格的觉醒和国家意识的产生

与李天星性格相反的李金辉，则一生害怕得罪人，没有勇气靠自己的实力奋斗。他帮助李天星，却得处处躲着，防止被他陷害。被陷害之时，又三番四次的原谅了他。李金辉所展现的是一种懦弱的性格。自然，他的行为举止，也是作者所说的可笑之事。

作者最后将这个人物放到一个小岛上

劳作，因为“十多年来，我们苦也受够了，那过番的发财梦，早也破灭了，到大山芭里，用自己的一双手挣碗饭吃，总比夹在人家屁股后边，等待他们掉下的骨头好……”。劳作的生活增强了他的信心，改变了他知家人的生活。

李金辉穷困一生，这位南来移民，也曾想过回国。可是他最后决定留下来，留在当时他所处的新马。这是一种社会的进展。就如韦晕中篇小说《还乡愿》里的主人公老东，由始至终虽是无可避免地、一心地想着家乡，可是他的堂弟阿苏，却劝他“留在州府做头家”，因为日兵已败，与中国的兵慌马乱相比，新马的条件相对要好许多。更适合经济发展和人类居住。韦晕也曾在《还乡愿》的《前记》中写：《还乡愿》只是对那个苦难时代的控诉，在新生祖国的鲜明旗帜下，我们三大民族的成员，为了幸福的明天，就抛弃了那种种旧的怀恋，旧的幻想，我们已不再是海外的“孤儿”，我们是这新生祖国土地上的孩子。

用我们的手把这《还乡愿》主角的旧恋、幻想永远埋葬了吧。

《还乡愿》中过番客的旧恋能够永远的被埋葬，《浅滩》里的李金辉自然也能使旧的幻想，从他的记忆中消失。我们迎接着幸福的明天。而幸福的明天还得靠双手的劳作。在《浅滩》里，韦晕所强调的是岛上生产队伍的团结。那个在白云深处的小岛，这海的尽头……这些大洋海都是由无数的浅滩的水积成的啦……”

2012年9月2日

· 曾维龙

马华文学副刊沿革和副刊研究的意义初探

论文摘要

自方修编撰的《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1942）》于1970年代初陆续出版后，为马华文学史研究奠定了一套研究范式。他所编撰的马华文学史即建立在大量的战前报章副刊和文学期刊的史料基础上。本文所要讨论的是马华文学副刊研究对马华文学研究的作用和意义。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杨松年充分利用新加坡图书馆的报库资源，甚至远赴大英图书馆搜寻战前马华文学副刊资料，陆续出版《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析论（甲集）》（1986）、《大英图书馆所藏战前新华报刊》（1988）、《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研究（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论析〔乙集〕）》（1990）等著作，为马华文学副刊研究留下了丰硕的成果。马华文学副刊研究在两位前辈的基础之上，是否可以进一步发展？副刊研究可以为马华文学史带来什么意义？战后的副刊研究是否可以成为马华文学史的重要资源？马华文学研究虽然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板块中备受瞩目，然而对马华文学的内部研究依然匮乏。本文仅从副刊的沿革和马来西亚华文媒体生态的变化，尝试回答上述问题，并讨论当下进行副刊研究的局限性。



副刊最早亦称“附刊”，是属于报章的部分。按杨松年所指“附刊”当为“副刊”的前身。“‘附刊’有二义：一对刊载新闻、评论之‘正张’而言；一指‘报纸附带出版的刊物’。”第一份由大报推出的附刊是1987年7月24日上海《字林沪报》的《消闲报》，而后其他大报也竞相出版自己的副刊，其内容大都以酒后茶余的消遣文章为主。杨松年认为新马副刊《叻报》副刊《闲暇》、《檳城新报》副刊《檳城杂志》等皆受到自于中国报章副刊的影响。1919年，当方修所指称的马华新文学开始滥觞，副刊起了很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传播作用。文学作品需要相应的读者，报刊自身就是重要的媒体，承担着资讯传播和报道的功能。其次是开拓文学场域，副刊无异提供了重要的管道和空间让创作者发表自己的作品。随着副刊编辑对读者（市场）的理解和思考的不同，很自然也会影响此一文学场域的发展。借用杨松年的话：“报章副刊与期刊杂志是推动新马华文学的重要力量。没有报章副刊和期刊杂志，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当时的文学将处于怎么样的境况。”

早期新马华文报章的副刊夹杂各种文类作品，仅仅作报章的栏目。综合性的副刊是从1924年的《新国民日报》开始，辟有不同的专页版面——《小说世界》、《戏剧世界》、《儿童世界》和《诗歌世界》，所刊登的文类混杂，包含评论、散文、诗歌、小说、杂文等文体。然而在方修和杨松年的文学史论述中，真正的纯文艺副刊是从《新国民日报》的《南风》（1925年）开始，并以此为马华新文学发展新阶段的标志。以下首先整理马华文学史中的副刊沿革历程，其次探讨当下马华文学副刊研究的状况和意义，期待能说明。

二

自1919年马华新文学发轫开始，报章副刊承载着马华文学传播和发展的重要使命。1970年代，方修所编纂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和马华文学史奠定了马华文学研究范式，以报章副刊、文学杂志为史料基础，以现实主义理论为准则，归纳、概括和整理马华文学不同时期的发展阶段和特点。他曾言：“马华文艺报刊的史的演进，与新文学本身的发展是相适应的。”在他所列举的战前马华文学萌芽时期（1919年至1925年）重要副刊，有新国民日报的《新国民杂志》、叻报的《文艺栏》和《叻报俱乐部》，南洋商报的《商余》，檳城光华日报的《光华杂志》等几个。这些综合性副刊内容广泛，语言文白参半。1924年开始，《新国民日报》陆续开辟专门版面，有《小说世界》、《戏剧世界》、《儿童世界》和《诗歌世界》。新马华文报业副刊开始了新阶段，废除剪

稿，开始大量采用本土作品。

1925年至1931年期间，方修认为这是马华文学史第二发展阶段——扩展期。附属在《新国民日报》的《南风》（1925年7月15日）、《叻报》的《星光》（1925年10月9日）以提倡严肃的文学姿态出发。其后的《先驱》（1925年12月）、《绿洲》（1926年）等文艺副刊也分别在《光华日报》和《南洋时报》发刊，带动了马华新文学兴盛的局面。直到二战爆发，诸多报章停刊为止。当时的文艺副刊“为数不下三百种，杰出的也有三、四十种”。

二战以后，新马两地政局出现了许多变化。二战时期停刊的大小华文的报刊陆续复刊。1945年直到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为止，共有64家不断复刊或创刊。马来亚独立以后，《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光华日报》、《中国报》、《建国日报》、《星报》、《新通报》（《马来亚通报》）等报章成为马来亚半岛华人社会的主流媒体。1965年，新马分家，原以新加坡为根基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在吉隆坡先后设立分部，最后两地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逐步地各自为政。1969年，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正式独自经营，与新加坡的《南洋商报》以姐妹报相称。1983年，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改名为《南洋·星洲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两家报章实际上已不存在。1980年代，《建国日报》和《星报》停刊。1994年《新通报》（《马来亚通报》）因营运问题，自动停办。华文报章的萎缩，自然影响副刊的存在。尤其1970年代开始，华文报馆经历现代化营



业的转向,《南洋商报》以不断改进的技术,在印刷、排版方面取得优势。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期间,占据了主要的华文读者市场。1990年代《星洲日报》才后来居上,在报份销量上与《南洋商报》平分秋色。2001年南洋报业集团为马华公会收购,2006年辗转并购在张晓卿的星洲媒体集团底下。自此《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中国报》、《光明日报》等主流报章,合并为同一集团,形成星洲媒体集团的垄断局面。

在上述背景下,副刊的生态也随之改变。报章除了日常新闻报导外,副刊沿袭着战前的规格,开辟不同类型的专门版面,以供读者投稿。直到1991年开始,报馆逐步计算机化以后,排版和印刷技术的跃进,促使副刊的呈献方法更加精致和多元。维系着马华文学生存的纯文艺副刊主要还是存在于各大报章之中,提供马华文学活动的各类信息和严肃文学的创作空间。1970年代的纯文艺副刊有着诸多改变,如《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从1973年开始改为《读者文艺》。1975年,由甄供主编的《文艺春秋》开始在《星洲日报》创刊。这两大纯文艺副刊板块支撑着马华文学两大板块。其他报章或是局限于某一区域,如《光华日报》主要面向北马的读者;或是改变市场策略,如《中国报》和《光明日报》定位于中下阶层的读者。副刊的格局也自然与报馆经营策略同调。1990年代还有一股趋势,即计算机和网际网络的普及化。尤其1990年代后期,不管《南洋商报》或是《星洲日报》,这两大华文报馆开始注重市场包装和营销。副刊各个专门版位趋向信息化、图像化和

通俗娱乐化。除了严肃的纯文艺副刊和星期天的评论论坛以外,多元的互动书写现象已经不存在。纯文艺副刊成为小众读者的圈子,副刊的各个专栏也固定在一批作者圈子当中。

纵观以上新马华文报章副刊的发展历程,杨松年所说的战前文艺副刊的多样化,至1970年代以后随着华文媒体生态的改变进一步趋向小众化。但是作为马华文学场域的重要平台,其作用依然集中在文学生产、传播的意义之上。

三

方修奠定了马华文学研究的规模,并系统地编撰战前马华文学史。在他研究成果中,支撑着他的研究体系和文学史论述的重要支点就是报章副刊。一方面战前马华文学场域确实以报章副刊为主体。报章广大的传播功能,让社会各个阶层皆可轻易接触报章内容。作者最终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让读者阅读,报章成为重要的传播管道,副刊自然成为创作者和读者相互日常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影响着媒体生态的因素不仅仅是读者的多寡,同时也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所赋予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方修在大量的剪报史料中,所能挖掘的作品和回应必然与时代脉搏相吻合。由此而形成了方修的文学史观:文学必然反映社会现实,因而文学史的任务就是去记录和描写这些事实。

从这个角度而论,副刊研究成为马华文学研究一个重要课题。因为从方修的观点来说,撰写文学史就不仅仅只是反映文学,而是反映一个民族或至少是这个族群的文化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

学成为华人族群重要的情感符号的象征依托。方修编撰的10册本《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1942）》（香港：世界出版社，1970年至1972年出版，2000年再版）成为星马华人社会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实质反映了华人社会的思想和情感想象的演变过程。易言之，副刊的史料价值在于反映当时当地社会人文精神的重要依据。我们可以从散见于副刊中各类读者或创作者书写的文本中，窥见他们的情感和理念。

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改变，副刊的内容越来越显得庞杂。前文已经叙述了马华文学副刊的沿革。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们之所以能呈现战前马华文学副刊发展过程一个清楚脉络，端赖于方修和杨松年对副刊研究的深度挖掘。以上两位学者毫无疑问为马华副刊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如何将零散的史料拼凑恐怕是当中最具挑战的过程。方修选择了现实主义为他所信仰的价值体系以建构《大系》和编撰文学史。面对着庞杂的和大量的史料，方修以作品是否符合现实主义精神为标准进行筛选工程。换句话说，尚有众多作品在上述方修的标准下未能收录在《大系》之中，文学史的论述自然也会遗漏除了现实主义文学以外不同价值系统的文学类型。

杨松年在方修之后继续进行战前马华副刊研究，所采用的方式更趋向于严谨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他在1986年至1990年之间所出版的有关副刊研究的著述包括《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析论（甲集）》（新加坡：新加坡同安会馆，1986年8月初版）、《大英图书馆所藏战前新华报刊》

（新加坡：新加坡同安会馆，1988年5月初版）以及《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研究（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论析[乙集]）》（新加坡：新加坡同安会馆，1990年8月初版）。其中弥足珍贵的当属《大英图书馆所藏战前新华报刊》。这是杨松年远赴伦敦大英博物馆搜集和整理的史料成果，以补充新加坡图书馆馆藏不足之处。杨松年的史料挖掘，提供在地的研究者重要的参考线索。根据以上他所整理的本土新马报章副刊史料，2000年和2001年间他出版了《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加坡：BPL（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初版）和《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年2月第1版）。杨松年重新定义战前马华新文学的发展阶段，以文学作为镜像诠释华人社会的本土意识和侨民意识的转移及嬗变。

然而战前和战后马华文学场域所面对的社会和政治语境有着很大的不同。报馆的编辑方针随着社会文化生态的改变也自然进行了相应的变动。1970年代的《南洋商报》副刊除了前面所述的文学副刊《商余》、《读者文艺》之外，还有《新妇女》、《健康与生活》、《读者文艺》、《少年乐园》、《小说天地》等等园地。这些园地也夹杂着散文、诗、小说和杂文。这些作品文章能否称得上是文学？依据杨松年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副刊多层面的呈现甚至可以为人类学者提供充分的材料（文本），以分析社会文化的生活形态、习惯、价值标准等等，也可以为社会语言学者提供关键词库，以研究社会日常语言的历时性变化。但是副刊研究对马



华文学研究更为重要的意义是重构我们对马华文学史的认知。郭惠芬的博论著作《战前马华新诗的承传与流变》就是一个很好的论据。她以战前出现在报章副刊中大量的作品为基础，再重新筛选和论述马华文学各类新诗的存在。她的论证实际上就是说明方修所建构的马华文学史中不足之处。从方法论上来说，郭惠芬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之上重新挖掘马华文学中既存的文学作品，同时也说明马华文学场域实际上就是一个多元的系统，而不仅仅只有现实主义文学一种。

因此，重新思考副刊研究的意义或许可以进一步推进马华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修、杨松年和郭惠芬的研究基本上就是把副刊研究归为马华文学史科学的一种。副刊研究的一个重要过程和步骤，就是把所有副刊重新整理，并且尽量让作品能系统地呈现出来。但是面对着每日大量的报刊，我们也知道史科学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制定标准和进行筛选。但是从系统论的角度而言，副刊的编辑作业流程到最后决定刊登那些作品，基本上体现了报馆的集体意志，而不仅仅个别编辑的意志和认知。尤其1970年代以后的副刊版面出现了众多调整。1990年代至今的副刊，以《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为例，这两份报章唯有《文艺春秋》/《星云》以及《读者文艺》（1985年后改为《南洋文艺》）/《商余》以文学专刊的姿态呈现。副刊其余专刊栏目无不以特定读者群为目标，仅提供相关领域的报告资讯即可，成为报章不折不扣附属性的专门杂志。媒体生态的改变也影响了副刊内容结构和存在意义。因此，战后马华文学的副

刊研究可以从文学系统论和文化研究的角度重新挖掘其价值。遗憾的是战后马华的副刊研究，除了方修、李锦宗尚有持续零碎地收集和整理以外，更进一步有关1950年代至今的副刊研究实际上尚有许多留白。一来要进行副刊研究首先必须面对浩瀚的报章史料，其次从方法论上基于研究者对文学研究内涵的理解不同，因此侧重点也自然有所差异。

四

综上所述，在马华文学研究领域中副刊研究无疑是重要的支点之一。尤其在战前的马华文学场域中，个人文集的印刷和出版在没有成熟的市场机制支持及成本有限的情况下，出版品实际上非常有限。1980年代以前，报章副刊无疑是作品传播的最佳管道，也是创作者和读者互动的有效平台之一。当下的问题是随着媒体性质的改变，报章不再是唯一的媒介后，互联网的普及实际上也大大促进了文学的传播，甚至大有取代纸媒的趋向。因此，随着时代和物质条件的改变，我们也必须根据既有的社会环境条件调整我们对马华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问题意识。当然，马华文学研究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史料匮乏。然而假如我们把马华文学设定为一个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场域——有自己纵向的历史进展，也有横向的空间结构，在地的报章副刊无疑是一面重要的镜子，同时也是这个场域的表现空间。副刊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个场域里所发生的文学现象、文学作品和参与者。因此，副刊研究是一个值得我们以大量的时间进行和深入探讨的领域。



赠书给马口启文校友会理事，由会长刘汉贵代领，右一起为雪隆马口启文校友会顾问叶清河、主席林建安、启中副董事长林福泰。

马口，我终于回来了

马口，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离开了50年，真的是离别难，相见也难！

如今圆了50年的梦，心花怒放，喜气洋洋。

马口的环境今非昔比，焕然一新，增建了好多店屋和住宅区。显示其繁荣之面貌。我好像不大熟悉这个山城了，毕竟已离开半个世纪了啊！但是，老同学、老朋友和学生们的亲切和热情，让我的心好温暖，如沐春风。那久别重逢的欣喜，非笔墨所能形容，勉强形容的话，就是身心欢畅啊！他们真挚地、热烈地欢迎我，令我非常感动，甜入心扉。

9月22日星期六是我人生中最重要日子之一，我永远不会把它忘怀！这天的早晨七时二十分左右，雪隆马口启文校友会主席林建安驾着车来接我和太太，车上还有柯金德两夫妻。我们上了车，林建安说要去武吉加里也高尔夫球场俱乐部度假村载校友会顾问叶清河，他们几个是专程陪



金苗赠书给启中华文学会，由郑雪妮师代领。



启文小学罗翠瑛师代领赠书给启小学生

我回马口的。

我向林建安提起，从芙蓉去瓜拉比劳要经过一段弯弯曲曲的道路，想起来头就要晕。他说如今不用怕了，因为政府增筑了一条新路代替，不必再走那条旧的弯曲路了。果然在加影附近有一条颇宽的笔直的新路直伸瓜拉比劳。真是谢天谢地，头不会昏，心不会闷。

一路上，欣赏窗外的景色，远处的青山，起伏蔓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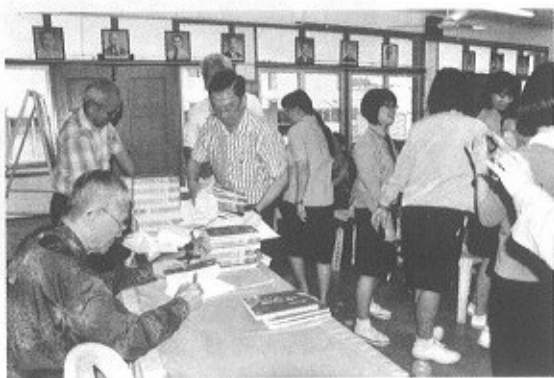
着，我们也有美丽的江山啊！叶清河指着远方说，那是中央山脉的山峦，它与喜马拉雅山是连贯的。叶清河是个发展商，小学时家母曾是他的级任老师。他现在居住的是自己建的三层楼独立式洋房，他很喜欢旅行，几乎游玩了全世界，不久前才去西藏旅行呢！林建安是个地产商，小学时家父曾是他的级任老师。他为人豪爽、健谈、热忱，有他当舵手，在旅途上，又安全又不会寂寞！

不久，经过丹絨怡保小地方，因为要赶路，不便停下来，但我的心中有一个挂念。在这里有一个初中的同学，在巴刹里卖菜，如今他不知在哪里？怎样了？想着想着，心中浮起淡淡的哀愁和惆怅！

“黄校长，要到瓜拉庇劳了！”忽然林建安微转过头来对我说。不到三五分钟，眼前展现出屋宇和街场。瓜拉庇劳好像没什么改变，几十年来还是那个老样子。林建安不嫌劳累，载我们游几条街道和那个幽静的皇家山。看看时间才九点多，可以休息一下。于是，找到一间茶室，停下来喝咖啡、吃烧面包和椰浆饭。味道不错，咖啡又香，有乡村的气息。

我这次回马口，是为了要圆50年的想念的梦。我的第二本诗集《蓓蕾集》刚好出版，于是我顺便携带二百本赠送给母校启文，发给启文中小学学生。三个星期前我向柯金德透露我的期望和回馈计划，他建议由雪隆马口启文校友会以及马口启文校友会联合主办一个仪式来让我实现我的梦想！他们是年青有为的一群，没多久他们就筹备好，可以就绪了。

欢迎会和讲座会订在上午十一时三十分，还有充足的时间。我问林建安，有经过峇都基基吗？路旁有几间小店屋，其中一间是脚车店，它是我的朋友开的。想起这位朋友，会心一笑。当年，他不知从哪一份刊物交上一位住在怡保的女笔友，和她通信。他读书不多，很早就辍学，文化水准低，接到信后给我看，要我替他回信。那时，他也住在马口，和我交情颇好。我依他的吩咐和意思替他回信，回过几封信。后来，我离开马口，就没有和他联系。我听说他在峇都基基开脚车店做生



签书会

意。“要过峇都基基，就要走旧路，反正时间还没到，让你看看，那个地方已经变成怎样了？让你缅怀一下也好！”林建安的心肠好，善解人意！

于是，我们再启程，开向峇都基基。路是旧的，还有一些印象。到达目的地时，只见路旁空空如也，那几间矮屋真的消失了。我的朋友呢？后来有没有和那位女笔友结为连理呢？如果有，他们的婚姻幸福吗？无论如何，我祝福他们两个生活幸福、安康！

十分钟光景，我们终于投入马口的怀抱。啊！我很兴奋，总算和马口重逢了。这个让我朝思暮想的好地方！我要把你拥抱紧紧，以解我50年来的思念！

在马口街上转几圈，看到许多店屋，密密麻麻，以前我们寄宿的那间在旧警察局斜对面的旧店屋还在，老屋主已往生了，现在是他的后代居住。林建安真是老马识途，不知不觉已把我们载到启文小学的篮球场，向四周望去，虽有一些新校舍，但旧的单层校舍还保留着。我们没有下车，因为欢迎仪式是在隔壁的启文中学举行。

出了小学，从另一条路进入中学，在那里，副校长、老师们和校友会理事们都



赠书会会场，右二起为启中副校长王桂花师，周旭升，李汉明，吴志芬，刘汉贵，柯金德

已在等待着。经过介绍、握手问安后，我们先被领至一间课室内用早点。在长长的走廊上，遇到一些学生走过，他们都很礼貌地向我们鞠躬、问好！由此，就可以看出这间学校教育的成功！

原来隔壁就是我们集会的场所，那只是两间教室连结起来的活动室，因为启中没有礼堂。当我们进入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虽然很激动，很感动。但却有点战战兢兢，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啊！已经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了，怎可退缩呢？好吧，勇敢地面对它，好好地和大家交流，尤其不能令学生们失望，或者误导他们。

首先，由颜天清老师致欢迎词，来个简单的开场白。接着，主持人柯金德上台。他手中拿着我的诗集《蓓蕾集》，开始发挥他的口才了。柯君在南洋商报服务，目前已退休。他当过记者、编辑、副刊主任及主笔，是个知识高深的人才，尤其是当主持人拿不到金牌，最低也会得到银牌，这是有口皆碑的事实。他一开口就朗诵：“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他说这首诗很吻合我今天回乡的心情写照。接着他翻开诗集中的一页，念出

了那首诗《好书》：发射着光芒/照亮着路途/走在这条路上/不会迷失方向。他稍微解释诗的意思后，便邀请座上的一位同学上台来朗诵这首诗。山城的孩子是勇敢的，上台来的是一位女同学林晓伶，她很镇定地以清脆的声音朗诵这首诗，中文的巫文的都念得很好，因为我的每首诗都是华巫对照。林晓伶今年曾荣获仁保县诗歌朗诵比赛冠军，真是实至名归，功力到家！

轮到我上台时，我也是从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诗开始讲述。我大略地介绍作者的生平以及这首诗的内容及其写作的技巧，也让学生们了解作者回乡时悲喜交集及极其复杂的心情。接着谈我的人生经历，我的创作生涯及抱负。他们静静地聆听，津津有味，不时有笑声和掌声，给我很大的鼓舞和欣慰！

我的讲述大概花费一个小时就结束，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讲座，自认已讲得颇多了。

柯金德开腔要学生们提问题让我解答，我想，糟糕，他们会不会提很难或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不会回答，不是不能下台吗？或者他们根本不会提问题？

正在提心吊胆之中，有人把题目呈上给柯金德，原来是写在一张白纸上。柯金德只好一题题的读出来让我回答。题目有好几条，都是很切题，很合时的。如：我为什么用金苗作笔名？创作的灵感是怎样来的？为什么要当老师？作文如何能得到高分？什么是意境？诗写成如散文还是诗吗？我的第3本诗集《鲜花集》何时出版？……等等。从这些问题中，可见他们

对文艺是有兴趣的，而且问来并不离题。我竭尽所能用我的经验和心得诚恳地一一给他们答复。幸好他们都能满意，接受我的答案。

最后，也是由颜天清老师上台致谢词，他还即席作了一首诗献给我，这首诗是这样的：“老大回乡创善举/乡音虽改心依旧/儿童相见已相知/开怀称好当典范。”颇吻合我这次回乡的心情和回馈母校的感恩。

这天的仪式以签书会作一个完美的结局。我一本一本诗集签名赠送给到场出席的师生们，他们拿到了书就可以离场了。

这是一个成功的集会，9月22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出席者还包括马口校友会主席刘汉贵、副主席林明利、总务林福泰、启中副校长王桂花师、启小罗翠瑛师及老同学吴志芬、周旭升和李汉民等。他们大多是家父或家母的学生，和我谈起家父母时都是赞不绝口，非常感激家父母当年之教导。家父母如果泉下有知，一定无比欣慰呢！我更为家父母的良师形象而感到自豪！

马口启文校友会同仁邀我们去一间餐馆吃午饭后，我们才依依不舍地踏上归途。

车子回程时，走的大多是新路。“黄校长，我们重游九曲十八弯，好吗？”林建安忽然这样问我。我还没有回应，他已经把车子转进旧路去了。“好吧，50年没有走这条路了，再考验一下也好！”我同意地应着。是下岭的路，弯来拐去，真的很难走，大概有五六公里，不曾遇到一辆车，可见大家都把它放弃了。说也是的，有直的新路不走，还去走弯弯曲曲更远的

旧路吗？不过，这次坐车走九曲十八弯，头并没有晕的感觉，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一天过得特别充实，心情大好的缘故？回到八打灵再也家已是万家灯火了。

我衷心地感激雪隆马口启文校友会及马口启文校友会给我安排这么一个很有意义的讲座会，让我在50年后回乡时顺便和启文师生们来一个交流会，一齐参与美妙的、文雅的诗歌飨宴，获取特别的经验及无比的享乐。我也要感谢以上提及的各位人士、记者谢祝南、老同学饶进见及其他不知名的副校长和老师们的支持和鼓舞，这一切一切，我都会铭记在心头，永远不会忘。

如今我又身在八打灵再也，过着日常的生活。这次我回马口虽然只逗留半天，但是我得到非常丰盛的财富，那就是：温暖的人情、友情和恩情，以及学生们的敬仰！

启文中小学学生们，你们给我留下非常棒的印象！你们都是好学生，一定要努力求学，而且永远不要放弃华文！

为了回赠颜天清师，我谨作了一首诗，同时也献给母校：我的启文真可爱/师生勤奋有礼貌/虽然没有大礼堂/远近驰名可自豪。

马口，我爱你，启文学生，我喜欢你们，有空我一定会再回来探望你们的！

祝愿马口欣欣向荣，启文更上一层楼，老师们教学愉快，学生们前程万里！再会吧……

一本诗集 情牵马口

一本诗集，将诗人带回故居。

一本诗集，也将两个人带回母校。

这本诗集，凝聚了情和义，在年轻人的心田播下了诗的种籽，也为银发一族造就了一趟穿梭时光隧道之旅。

大马诗人金苗9月22日携带200多本诗集《蓓蕾集》，风尘仆仆从八打灵来回跋涉200多公里来到了森州马口。

他把著作送给启文中学及启文小学生，当作是他睽别马口半个世纪旧地重游的一个见面礼，这份礼物，令学生惊喜，教师感激，新交旧雨羡慕。

学生见到眼前的诗人，竟然是他们母校的老师，惊喜不在话下；教师见到母校的老师年逾70，将他拈断几许根须的诗作，专程送到他们的手里，心里头的感激自然不言而喻；而新交旧雨见诗人虽然白发苍苍，可是依然创作力旺盛，自然羡慕在心头，佩服在口中。

金苗与《南洋商报》前副刊主任柯金德，及雪隆马口启文校友会代表林建安及叶清河当天上午11时抵步后，受到校方及马口启文校友会的热烈迎迓，130名启中学生和20名启小学生如等候偶像的心情，在启中二楼的会议厅恭待嘉宾的来临，从他们见到诗人步入会场响起雷动的掌声，可见师生非常重视这次的赠书会。



金苗：“写作不可怕，只要把真的东西写出来，就是一篇好文章。”

原名黄金声的金苗在60年代是马口启文小学和阿逸依淡华文小学的教师，柯金德则是当年马口启文中学未改制前独立中学的教师，两人阔别马口半个世纪，当天各以不同的身分重新踏入启中的会议厅，我们可以从两人的激奋看出他们澎湃的激动感情。

金苗在当年在马口教了几年书后转到八打灵执教，他在赠书会上简介他的教书生涯时透露，他17岁开始教书，去年才退休，在杏坛前后服务54年，如果健力士要挑选教书最久的教师，金苗入选的机会极高。

他在55岁退休后，做了4年合约教师，合约届满后，他获得家教协会出资续聘，再教13年，去年，他的“诗瘾”发作，毅然丢下教鞭，重新拾起写诗的健笔，重出



诗人金苗开金口，马口启中会议厅座无虚席。

江湖，驰骋文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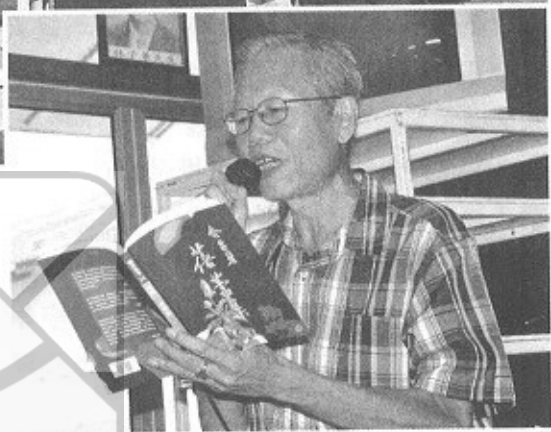
他重出江湖的第一本著作《蓓蕾集》终于面世，这是他继30年前出版《嫩叶集》的另一本诗集，他告诉学生，《蓓蕾集》其实在30年前已经写好，到今天才结集出版，个中原因不为外人道。

金苗言词谦虚，他不敢接受诗人的尊称，但却不失幽默感，受邀上台演说他的创作心路历程时，偶有经典幽默之作，譬如有学生发问卷：如何在考试中的作文取得高分时，他有妙答如下：

他答曰：如果一本中国出版的诗集邀你写一篇“钓鱼岛”的诗，你的诗作却对日本歌功颂德，试问这首诗哪里还有分！

不过诗人很快话入正题，他告诉学生，作文要取得高分，文字须有生命力，写的东西要真实，不管什么文体，只要勤写，都能够练好文笔。

他很巧妙的以贺知章的《离乡》：“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



主持人柯金德说：金苗的《蓓蕾集》附有国文翻译，有助学生提升国文造诣。

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说明一首诗的创作技巧之外，也以此诗反映他离开马口50年后，旧地重游的心理感受。

他勉励学生，要写好作文须要“四多”，即多看书、多写作、多思考和多修改，先把文笔练好，才入门写诗，因为诗是文字的浓缩体，文字少，含意多，而且还要兼顾它的意境。

金苗在主持人柯金德天衣无缝的配搭下，产生牡丹衬绿叶的效果，两个文人在赠书会上不但灌输了写作的经验给学生，也播下创作的种籽，为文化沙漠的马口开辟了一片播种的土地。

听见你的唇语

文学/艺术活动家或“掮客”，而不是真正的文学作家/艺术家。

“假是真来真亦假”，顽石可以补天，说明弄虚作假、仿真仿古是中华文化一种历久不衰的“美学”传统。

《清明上河图》无论远眺或鸟瞰都和中国传统的凭空想象或“虚拟”的画风迥然不同。

“正确”一说再说，一提再提，说了/提了五十/一百年，几千上万遍，俨然成了“绝对真理”，但真相又如何呢？

灾难过后，埋葬了死者，人人开始遗忘，等到一座崭新的城市出现了，人人即浑然忘了过去的惨痛。

对受难者是“危机”，对“抢滩者”是“契机”、“转机”。废墟不上几年就重建了一座更为繁华的新城，大地上似乎从来不曾发生过什么灾难。

他捧出神主膜拜，别人也管他当作神主膜拜。正是前一个神主庇佑了他，而他也回过头来力挺神主。

以他那坚韧、专注、持久钻牛角尖的劲儿来看，估计在他有生之年，当可穿牛角尖。

后强权主义开始，也就是原强权者挣扎的开始。

签下了安乐死的遗嘱，并不等于你要走即走，最后还必须等到家人的“认可”。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个插曲：“请慢一点拔掉他的氧气管，慢五分钟，让他同意了遗产的分配，才让他走。”

不曾拿起，何来放下？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才是“量化(QE)注水”的始作俑者。

一开场就进入状态——先是几个小角色上场，咿咿哑哑营造气氛，之后各个主、次角陆续登场，一步一步将剧情推展开来。

政客的特性就是随机应变，能够多变即合政客的条件，一成不变就连“政客”的称号也附庸不上。

“多产”取胜，对一干文字贩子理所当然，但对天下的产妇则情何以堪。

“为什么笨鸟先飞？”

“因为它深知没有第二次。”

不认输并不是“怕输”，也不是“输不起”，而是像《老人与海》中的那位老渔夫一样，坚持信念，不屈不挠，至死也要完成意念中的那个mission impossible。

他终于疯了。十多年前，有人送了一只瓶中船给他当礼物，自此以后他即苦苦追思，那只船儿怎么通过瓶口和瓶颈进入

瓶腔，“谜团”长久挥之不去，他积郁成疾，终于陷入神志不清的状态中。

“你怕什么？”

“怕自己的影子，一直紧跟自己不离不弃。”

“姜是老的辣，“妖”是老的“怪”，即“老妖怪”是也。

“观照”——用眼审观，同时也用心反省。

等到事情发生才来求取救赎之道，以资后抒解心灵的创伤，这只能得到一时的解脱，倒不如平时一直沉思、探索，视一切为平常/正常，一旦事态发生，便不致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吃老本。

有老本可吃当然是一种天赐福荫，但如果为此不图长进，吃了又吃乐此不疲，并引以为荣，则不免贻笑六畜。一些时下的“历史学者”便是如此这般撷拾前人遗唾，大作文章。

时下太多太多“事后孔明”、“过时”推论，令你总是觉得宛如一直都在重温历史，既沉闷又闭塞。前瞻或洞见先机的慧识加速衰败，无论怎么宣泄也不外乎连篇废话。

有弱肉强食的“森林公约”，也有强食弱肉的“海洋公约”。你无力保护自己，便只好面对被吃掉的下场，要怨恨只能怨恨自己。

社会达尔文主义——人性驯化的顺序进程。

鱼对水说：“你见不到我的泪，因为我在你的身体里。”

水对鱼说：“我可以感觉得到你的

泪，因为你在我的心坎里。”

“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如果连骗子也是假的，有如西班牙小说《小癞子》里的那个小混混，天下还有什么东西、哪个家伙才是真的？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

腹壁加肥油，十万八千里。

民主有两种：一种是挤牙膏式的，另一种是挤大便式的。

民主还有两种：一种是切香肠式的，另一种是切盲肠式的。

“狼来了”喊上三两回，就没有人相信了。但如果不断喊上千百遍，人们不再相信也庶几难矣！

“悲欣交集”——既有感于存在的“虚无”（悲），也有感于存在的“实有”（欣）。

“画鬼吧”，任你怎么画都“像”，请问有谁见过鬼的样子？

要是不明了什么叫做“放臭屁”，那你就听他亲口说吧。

“矮化”。你本来就长得比人矮小，却口口声声叫屈，责怪别人将你矮化。

住在玻璃屋里，你就不要随意活动。

“对歌”：他唱高调，她唱花腔。

后知后觉的话出自权势者口中，竟然句句都是先知先觉的“灼见”。

同样随时变脸，你愿意见到老天变“脸”，还是市侩变“脸”？

暗哑时刻，我听见你的唇语。

星光夜夜闪亮

什么是革命？对一个人来说，革命能为他做些什么？对他的一生具有什么意义？

面临饥寒交迫，朝不保夕，革命也许是个无可选择的选择；而身受欺压凌辱，家破人亡，干革命可以报仇雪耻。这种以命搏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行为，在黑暗时代汇成革命激流，创造了可歌可泣的社会运动史！

但是，革命队伍里也出现一类“特殊构造”的人物，多属知识阶层，他们不甘庸俗，不愿生命空耗在声色犬马，他们愤慨于社会的不公、人民的苦难，决心以行动去推翻暴政改变现状。

薇拉·妃格念尔正是其中的一个。

身处富裕之家，享尽上流社会的荣华，又是个非常聪明、标致、人见人爱的公主型少女，竟然厌倦吃喝玩乐的生活，抱定宗旨挣脱家居的约束，走向群众，去干一番危险然而意义深远的事业——就是她，薇拉，最终成为十九世纪俄国的著名女革命家。

空谈爱国爱民谁不会呢？能做到“众人皆醉我独醒”，进一步“掬住黑暗的闸门”，准备为理想抛头颅洒鲜血，准备面对黑牢的折磨，这才显示出革命家的气魄。

薇拉是做好准备的。

周日无事，翻阅几本柜底的旧书刊，

无意间读到1998年版《读书》里头一篇《暗地里的星光》，作者吴增定。《暗夜》是薇拉写的自传。1992年由三联出版。吴增定“无意间”在1997年一个阴冷的冬天翻开《暗夜》，写下感情洋溢的读后感。

《暗夜》书中感人的章节，令人不忍释卷。少女薇拉仿佛对着读者说话。她说：一定要冲破家庭小天地中无忧无虑的生活，不能无所事事，不能没有崇高远大的目标。

薇拉说服父母，同丈夫到瑞士学医，两个妹妹随行。当时的欧洲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妇女运动方兴未艾，三姐妹一齐卷入革命洪流。后来她们也一齐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

自24岁起，薇拉彻底告别过去，她的生命“同俄国革命、同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完完全全连接在一起”。她们下乡，办学校，建医院。越是深入下层，越发现统治阶级以至整套旧制度正是贫穷灾难的根源。她们要搬走人民头上的大石头，要除掉沙皇。

沙皇终于让革命党人炸死。炸死沙皇的是另一位女革命家佩罗夫斯卡娅。薇拉参与策划，她被捕了，送上军事法庭，在监狱里熬过22年暗无天日的岁月。

军事法庭审判时，薇拉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常常想，我是否可能走别的道路？它是否可能有别的结局，而不至坐

到被告席上？每次我的回答都是：不可能！”

记得念中二那年，读过巴金翻译的一本俄国女革命家写的《狱中二十年》，似乎作者就是薇拉。书中记载西伯利亚囚禁时期的所见所闻，观察入微，笔调细致。每个难友各有各的性格，出身不同，共同的理想使大家结为同志，但彼此的兴趣和生活上的追求颇有距离。这批死囚大多博学多才，他们本应名列社会精英榜上，却因仗义嫉恶，不肯俯顺权贵，宁以一己之所有献给革命伟业，反抗，失败；失败，再反抗；牢狱和绞刑架是他们已知的归宿。

《狱中》的革命党人，几乎都能沉静地忍受非人的待遇。在物质与精神两皆匮乏中做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即使那些事情多么微不足道。六十年前看这本书，大部份内容不复存留脑中，只有一个人物深深感动了我，至今念念不忘，那是其中有位非常仁慈的政治犯。十分疼惜任何一只小动物、小昆虫，想尽办法去保护它们。连一只小蚂蚁他也尽心尽力呵护，不让别人去伤害它。

不错，这位近于神经质的老好人，以他的“环保意识”六十年前撼动了，直到今天。

你可曾联想：一个关爱世界万物、心里柔情万种的人，怎么会参加革命、手刃沙皇呢？

911事件以来，我们罕见报章出现革命的字眼。执政者如果为西方认可，附西方驥尾，那么，反抗或叛变的群众，便被指为蓄意破坏，制造恐怖。制造恐怖，不就是恐怖份子？另一种情形是：执政者不当

西方附庸，不听西方指使，这时国内发生骚乱，那么，矛头立刻对准执政当局，操纵下的全球舆论连篇累牍，妄称执政者不民主、不人道、人权尽丧。若干利益集团背后撑腰，“叛军”声势渐大。政府军打叛军是“疯狂屠杀”。叛军由人民组成，打叛军即是打人民，剿叛军等同杀无辜。

前一种，反叛者被冠上恐怖份子的罪名。

后一种，叛乱者封为革命英雄。

推翻一个政权，在西方眼中无所谓对错，关键在它到底亲西还是反西，对西方有利还是有害。

911改变了政治哲学，军事大国拆除一贯的羊皮伪装，主权人权混淆了，国际平衡关系改写了。

人们看到：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接连炮制可诅咒的战争。在伊朗、中东一带战舰战机穿梭不息。太平洋地区乌云密布。掌握最新武器的霸权国，如常在贫国者中间饲养贪婪，在贪婪者中间播种罪恶，并在罪犯战犯中间点燃开战的烽火！

没有谁重提“革命”，革命不复流行。今天人人口中说的是恐怖，媒体高调叫喊着反恐，执小刀的当然是恐怖份子，空投炸弹的何以名之？正义之师？救人民于苦海的大善人？

薇拉的时代远去了，俄帝国主义从此灭绝。秋瑾女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远去了，清朝倒下换共和。薇拉秋瑾那一群人以今日称为“恐怖”的革命行动，带给国家民族新生命，使一代代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更好的生活。暗夜里星光，星光不代表大放光明，真正耀眼的光明永远在前方，等待勇士们奋不顾身的追求。

· 芜野



老舍茶坊

槟岛某处某街有间《老舍茶坊》，像是一间战前古旧双层店屋，应该是一间超过百年历史的建筑，古色古香的。茶坊主人租来开茶坊，也没有什么大事装修和布置，门面简单朴素，典型的古式店屋设计，两边还各挂着一个大灯笼，如果不是挂着《老舍茶坊》的招牌，任何人经过相信也不知道是卖茶的。

对中国文学稍有涉猎，爱好文艺的人都知道有个中国作家老舍，《老舍茶坊》的铺名取得很有意思，文艺的味道很重。但《老舍茶坊》却不一定就真的是作家老舍开的吧？《老舍茶坊》的店铺是间古旧老铺，少说有百年历史，名副其实就是“老舍”一间，在老舍开茶坊取名《老舍茶坊》不是名正言顺，很贴切吗？

当然，这都是我一厢情愿的假设，不一定就是对的。没问取名的由来，但取名《老舍茶坊》的确很美，很有意思，可见茶坊主人真有心思。

《老舍茶坊》楼下分前后座，招呼懂得品茗，真正会喝茶的雅士和顾客；楼上也卖饭菜，来这里除了有各种好茶，三几知己好友可以品茗谈天说地，也可以聚餐

叙旧谈生意，不失为一个好去处。

我之所以会去《老舍茶坊》可以说是机缘巧合，沾同行朋友的光。《老舍茶坊》其中之一主人原来与同行朋友过去在吉隆坡曾经同是报界同道中人，后来离开报界才回来槟岛与友人合伙开了《老舍茶坊》。

《老舍茶坊》的这位主人很有意思，有江湖女子的豪放作风，到现在还是小姑娘独处，过去在报界驰骋，投笔从商，现在却是茶坊主人，小女子真不简单！最令我佩服的，小女子竟然还是电影明星“窗外”女主角林青霞的忠实粉丝，进入报界前，还是黄毛丫头时就迷上了林青霞，曾经胆粗粗只身飞去宝岛登门求见心目中偶像，结果真诚所至，金石为开，真的感动了堂堂大明星，跟她成了朋友。

数十年如一日，小女子迷电影明星，一迷就迷了几十年，现在谈起林青霞还是口沫横飞，没完没了。

（2012年5月16日。名家镇）

烟火
·
第39期

· 一介

一间旧书店

喜欢看书的人，料想都有读过文人、学者谈旧书店的文章吧，例如茅盾的《旧书铺》、孙犁的《书的梦》、叶灵凤的《旧书店》……另有人写他们在北京琉璃厂、台北牯岭街等地，找到了心爱的旧书……

据知从前檳城有旧书店，但不知现在还存在吗——或许为了求存，已改变为旧课本销售处，那就不是真正意义的旧书店了。

在阅读风气不高的霹靂州怡保，居然也有一间“具体而微”的旧书店。说它“具体而微”倒不是店面太小显得寒酸，而是旧课本与考试参考书约略占去一半的店面，剩下的一半，才是“非学生”或“非家长”要光顾的。

店名叫Novelhut，无中文名称，座落在著名的商业大厦“怡保百利”（Ipoh Parade），不知何时开始营业，但至少也有三四年了。这大厦的租金昂贵，它占一间店面。最前面左边有张桌子，一个印族中年妇女在那儿负责收书钱，再看不到其他员工，但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两个年轻人走来把地板和书架上凌乱的书本整理好，可见雇用的员工很少。但是，应该还有一些看不见的后勤支援人员负责进货、粘上售价标签等等。

走进店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过期的英文本《国家地理杂志》、中文的电影期刊、英文和马来文的女性刊物，内容是关



于美容、保健、电影电视等。

店面深度长，阔度短，跟这座大厦的其他店铺一样。左、右的尾端共有三幅墙，都建了书架，摆满了旧书。店中央，有三排双面书架，也放满了书。它的藏书量，就是如此。

中文旧书中，数量最多的是较小开本的流行言情小说，封面全为风姿绰约的年轻女性。这类小说作者，风起云涌，前仆后继，从前见过的玄小佛、岑凯伦、吴君如等等，早被超越了。新起的作者，数也数不清。最吸引少女们的，便是这一角落了。常见她们在此“沙里淘金”，有的索性坐或蹲在地板上，慢慢挑选，由于价钱便宜，一本不过一两令吉，经济划算，常见她们一口气抱了十本（或更多）去付款。

如果只有这些流行言情小说，当然引不起爱书人来光顾，假使你有时间和耐心，在旧书堆中翻翻捡捡，有时仍会带来一阵惊喜！

有一次我在书堆中找到一册《客家源

流新证》，是厦门大学研究所一位博士的著作。由于携带不便，我打算最后离开这座商业大厦时才过来买。约两小时后，我再来时，那几堆原本齐整的书凌乱不堪，简直无从寻起，只好暂时放弃。过些日子再去，却总缘慳一面，料已被人买了！

另一回，我在地板上的几堆书中，见到杨进发博士原著，别人译为中文的《陈嘉庚评传》，原约一寸，只卖一令吉，马上决定要买，特地将它与另一本想买的书，放置书堆底下，以便空出两手，方便找书，等要离店时才买下。我刚把该书“藏”妥，原就站在我身边的一位高大老人，立即在这堆书中逐本翻检，找出《陈嘉庚评传》，当场翻阅，约有十分钟之后，这段时间，我多么希望他把它放回书堆中，让我手到取来——失望得很，他拿书到前面付钞了！

我每次去怡保，如果时间许可，会到“怡保百利”逛逛，因为除了旧书店，卖新书的大众书局也在同一座大厦内。陆陆续续买了一些旧书，如《现代说文解字字典》、翠园著《晚情幽草》、《当代（中国）道教人物》……买到几册较特别的书，现在简单略述如下：

（一）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的《科学说需求》，内分下列七章：《科学的方法》、《从自私说起》、《缺乏与竞争》、《功用的观念》、《需求定律》、《小试牛刀》和《交易理论与市场需求》。

（二）《阴阳道与阴阳师》，中译本在台湾翻译与出版。作者川合章子，毕业于（日本）佛教大学中国近代史学系，后

以公费留学中国武汉大学和北京语言学院。三位合译者中的两位简美娟、廖舜茹都是辅仁大学日文系毕业，另一位陈柏瑶为日本女子大学毕业。这是研究玄学的书，有的玄书，使人越读越玄虚，满头雾水，此书对河图、洛图、阴阳、五行、八卦、干支、五行相生、五行相克、遁甲、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历代日本著名阴阳师、占卜……的介绍，明白易读，所附插图也很好。

（三）《波浪传奇——不可思议的海洋波浪》，日本东京大学海洋教授永田丰博士著，台湾海洋工程学教授汤麟武博士中译。作者尽可能不用数学公式解说，附有60个有关波浪的图表。限于学力，我们当然难于明白，但总算可知道有一门高深的波浪学。

（四）《宋斐如文集·卷三》全书有五卷，这一卷分《日本军事外交》和《日本政治》两辑，除极少数之外，都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写的。执行主编杨益群，2006年在台湾出版。作者生于1902年，籍贯台湾台南县，抗日爱国志士，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35年至1937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深造。抗战前夕回祖国，积极从事抗日救国运动。1945年10月回台湾参加祖国对台湾的接收工作。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变”中遇害。一生著作甚丰，译著42本，抗战论文二百余篇。本书封底著名作家陈映真对他的简介，文末写道：“……英年而壮烈牺牲，得年仅四十五岁。呜呼！”

曾是穷人的回忆

时光倒流六十年。我站在马路的草边，看着躺在草上，头颅破裂的老人，他凝视着我，张开吐着血的口，继续继续地呼唤着阿烈阿烈，接着断气了，眼睛睁着，仍然凝视着我。草边不远处停放着一辆马达声尚在隆隆地吵嚷着的黑色汽车，有人探出头来望了望，瞬间即呼啸奔驰而去。我对着躺在草地上的祖父，惊悸之余，突然哭喊起来。那时才五岁的我，拼命地扯着他的手，阿公！阿公！起来呀，起来呀……马路两边的亚答屋，渐渐地走出了一群人，围着看我们。围观的人指手划脚，隐隐约约地说着：阴公咯，那个细佬哥是什么人的儿子！什么车牌号码啊！3344，4433？明天开字花，赶快买！

不知多久后，有人用黑布包裹了我的祖父，抛上一辆罗里载走了。那些围观的男男女女都陆续走了，好像忘了我的存在。我蹲在草边，抽泣着，凝视着那一滩祖父留下的血迹。突然来了一个道姑，她摸摸我的头，说：阿烈仔，别怕，别怕，你阿公会回来的，他就要回来了。接着，她带着我回去那座我熟悉的小庙。记得车祸之前，祖父每天都牵着我穿过那条他被撞倒的马路，爷孙俩喘着气，在朝阳中一步一步地沿着山间小路，登上座落于蕉赖山巅的小庙里写字贴、卦签。那道姑是管庙的。她不断安慰我，说祖父会好起来。我也相信祖父会回来，我每天都在小庙前等祖父回来，直到日落。等了好几个日落，仍不见祖父的踪影，我渐渐失望了，后来绝望了。师姑说：阿烈仔，阿公就要回来了，再等吧。原来回来的是妈，妈揽着我

的头，她的泪水沾了我一脸。我推开她，说：阿公，阿公呢，他几时回来？那是爸妈在我的记忆中是模糊的，自从我懂事以来，爸爸我只见过两次，妈每个月回来探望我们一回，每次都塞几张钞票给我们爷孙作伙食费，祖父说她在很远的地方割胶为生，挣钱养活我们爷孙俩。如果天气好，她就匆匆搭巴士走了，回去她的胶园工作。如果碰到雨季她就会眉头深锁，留在租来的亚答棚陪我们，一日两餐渡日，吃咸鱼稀粥，有时啃番薯。在橡胶落叶的季节，妈没工开，没钱买菜，有时也采点野菜炒熟充饥。因为妈整个月没割胶，没钱还账，连附近那间唯一的杂货店也不肯再赊账了。

爸呢？死前祖父从来不答我。妈也不答，只问我要不要吃我最爱吃的花生糖，也不知是怎么度过那段半挨饿的日子的。祖父死后，没人顾我，妈只好带着我搭了一轮又转一轮的巴士，到了一个偏僻的，叫冷宜的小乡镇。在小河边租了一所亚答屋，这所亚答屋“地板”是硬黑的泥土，窗是一个三十公分见方的洞口；夜晚是在蛙鸣、虫吟、风声、犬狺与投映着憧憬阴影的孤灯中渡过。四个橡胶落叶的季节，就在河边的亚答小屋中流逝。

九岁的我，在凌晨的昏暗中开始跟妈走进森林边沿的橡胶林割胶为生。割的是森林边杂生的老橡胶树，每日卖得的胶价四、六分账：老板得四，我们得六。老树胶汁少，除去雨季，挣得的工资，仅足糊口。妈不能生病，否则就得挨饿。因为不能生病，妈真的从来没生过病。

平日，妈带着我在长满野草的山边胶园割胶，中午就得赶去上学，有时甚至来不及冲凉，就冲进教室，我邻座家里开洋货铺的男同学王财富就会捂着鼻子换位躲避我，睨我时眼神总带着鄙夷、不屑，跟一群同学窃窃私语后就哄堂大笑，令我好自卑。他们的爸妈都是小园主、店主、菜商、肉贩，不必帮父母割胶，有私家车、机车载送来上课。而我得走一公里路来上课，偶尔也迟到被罚站堂。我功课好，有时有几位同学邀我去他们家做功课，我总是托词不去；他们要来我家，我更是诸多推搪，怕他们知道我住在一所和他们家里小书房差不多大小的，像泰山影片里的非洲土人的茅屋一样的亚答屋里，而鄙视我。我孤独，因为我自卑。功课是在收完胶汁之后，在胶园内的草地上或平面石头上做的；书是在橡树下读的；我的娱乐是把脸贴着有蚂蚁洞的地面，用草米钓黑蚁，拔掉它们的触须，看它们扭斗噬咬，斗输那只，就是王财富，打赢那只就是我。

爸在我十一岁那年回来了，妈终于说他是航海的，所以很久才能回家一次。我不敢问爸，觉得爸很陌生。他平时沉默寡言，也很少和妈谈话，但盯着我的时候，目光是柔和的。邻居有个中学生说我爸在霹雳华都牙也监狱坐过几年牢，听说是接济森林里的“山芭佬”，后来被向英政府投诚的“山芭佬”告发。我相信妈说的话。无论人家说什么，我都相信妈的话。他一直失业，也常生病，有时偶然间当刈草散工或给人写寄回中国的家书以赚取小费。妈说她是不能生病的。有一次，因为发高烧失手把左手腕的动脉给胶刀铲断了，鲜血涌出，她急忙采了几片她叫“公猪练”的叶子，嚼碎了贴在伤口上，又叫

我撒一泡尿在泥土上，再把泥土包裹着贴在伤口的碎叶，然后扯下我的背心，扎着她的左手，吊在右肩，由我搀扶着她从山坡蹒跚走到马路旁，等了一句钟，搭巴士到了市镇，辗转再搭的士到十八公里外的庇劳县医院救治。到了医院，她终于晕倒了，结果没死去，为此我停了三天学，爸又失踪了，四天后妈又回来，不理医生的劝告，包扎着左腕用单手割胶，因为她是不能生病的，母子俩要吃饭啊。

妈最后一次生病，是爸患胃癌去世后两年。我本打算辍学，因为我每个月都得担心生活费和学费，课本也没买齐，士气低落，又担心在乡间汇钱给我的妈妈不能在支撑下去。替我付考试费和几个月学费的廖老师，苦口婆心地劝我再拼两个月，完成学业，考取大马学校文凭再出来工作。

妈患的是子宫颈癌末期，公立医院不让她立刻入院，得排期等四个月，私人医院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苦等了三个月，她终于昏死过去，下体溢血，截了多辆的士都不肯载。妈是在阴暗的积善堂里跟我说最后的这几句话的：阿烈，阿烈，妈等不到你娶媳妇了，我走后，你要记得妈……妈来世做你的儿子好吗？她拉着我的手，骤然放开，无力地落在木床边，蜡黄的脸露着笑意，眼珠子一动也不动了，呼吸也停止了。……

后来我从乡间朋友那儿得悉，其实母亲在数年前已知道她得了这种难治的病，怕我担心，又没钱看病，因为除了照顾患病的爸，的每月汇生活费和学费给在吉隆坡读高中的我。

世态炎凉，是不变的社会现象？

穷人是不能生病的，是不变的规律？

· 林子 (新加坡)

地铁坏了

- 甲：老兄，您今天怎么愁眉苦脸？
- 乙：唉！真倒霉，我大清早就搞到灰头灰脸！
- 甲：怎么啦？您撞鬼了？
- 乙：（摇头叹息）比这更惨！
- 甲：您碰上了骗子，被坑了？
- 乙：我可没那么笨！
- 甲：那……，是走路不小心，掉进地洞里去？
- 乙：（恨恨的），唉！我刚从地洞里爬出来！
- 甲：哟！大清早防恐演习，您躲进了防空壕了？
- 乙：还演习？那是实实在在的灾难现场！
- 甲：（紧张）该死的恐怖袭击，给您遇上
- 乙：是遇上了，不过，是遇上了该死的地铁袭击！
- 甲：地铁故障在本地是家常便饭，您也不是第一次遇上！
- 乙：这口饭难下咽啊！到现在还梗在这里（指胸口）！
- 甲：快吐出来吧！
- 乙：东北线列车从实龙岗开往牛车水，走着走着，忽然“砰”的一声巨响，车厢一阵激烈震荡……
- 甲：坏了！坏了！地铁又瘫痪喽！
- 乙：半路煞车，这条铁龙突然不动了！
- 甲：（摇头）哎哟！还是上班的高峰期呢！
- 乙：急死人了，真可恶！
- 甲：考验乘客的忍耐力！
- 乙：忽然四周一片黑漆漆，伸手不见五指！
- 甲：糟了，电流中断！
- 乙：接着，乘客一阵骚动，情绪高涨！
- 甲：你推我挤争先恐后逃出车厢！
- 乙：逃不了了！
- 甲：怎么啦？
- 乙：闸门打不开，全都被困在车厢里了！
- 甲：（学管理员）镇定，镇定，各位乘客请稍安毋躁，等待救援！
- 乙：不能等了！
- 甲：为啥？
- 乙：冷气系统坏了！
- 甲：Alamak，糟糕！
- 乙：我汗流浹背，心跳加剧，呼吸越来越困难……
- 甲：喂，老兄，您可要撑住啊！
- 乙：这时候，又听到“砰”的一声……
- 甲：爆炸了？
- 乙：有人晕倒了！
- 甲：快快按警铃，紧急救护啊！
- 乙：警铃按了！没响！
- 甲：（拍额头）哎呀，响不了了，没电！
- 乙：跟着又是“砰砰砰砰……”
- 甲：又有人晕倒了？
- 乙：不！是我把玻璃窗砸碎了！
- 甲：大胆！
- 乙：没法子，人急生智，狗急跳墙！
- 甲：您跳出去了？

乙：我像一头老虎一般，纵身一跃！（作跳跃状）

甲：哈！倒像只老猫，您跳出去了！

乙：我掉进了地狱！

甲：好惨唷！

乙：“趴”的一声，我整个人跌进了地铁隧道！

甲：赶快爬起来呀！

乙：妈呀！我起不来了！

甲：您受伤了？

乙：我被十几个人重重压住了！

甲：哈哈！表演叠罗汉！

乙：隧道里黑咕隆咚，大伙儿跌跌撞撞，走了半个小时……

甲：终于重见光明啦！

乙：然后去排队等候转接巴士，长长的人龙，辛苦啊！

甲：您干脆去搭德士好了！

乙：德士太贵，我负担不起啊！

甲：那您得忍着点，地铁公司不是频频道歉了吗？

乙：道歉有个屁用，迟到是要扣工钱的！

甲：（摇头）真冤枉啊！

乙：（哀伤）唉！上个星期我遇上了三次地铁故障，熊主任扣了我五个小时的工钱噢！

甲：您这熊主任啊，刻——薄！

乙：哼！这只大黑熊不止刻薄，还专门助纣为虐，欺压员工！

甲：天下黑熊一般黑啊！

乙：地铁坏了就扣咱们的工钱，太没道理了！

甲：您被扣工钱算是小儿科，有人com-plain班机误点、病人误医、约会误时、生意做不成……！

乙：孰可忍？孰不可忍？

甲：您还是得忍着点，他们正在寻找故障的原因：到底是电缆问题？信号问题？技术问题？零件问题？还是遭到恐怖袭击？……

乙：呸！看来是他们的头脑有问题、制度有问题！

甲：哇！火气那么大，你到了工厂准被大狗熊训了一顿，是吗？

乙：不，大狗熊没看见，却来了一只大猫熊。

甲：猫熊？

乙：对，那是台湾话，这里的人叫熊猫。

甲：大熊猫？工厂里怎会有大熊猫？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吗？

乙：当初我也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哎哟，这下我可乐了。

甲：又怎么啦？不是猫熊吗？

乙：是猫熊的哥哥，大狗熊，我们的熊主任！

甲：啊？熊主任？

乙：对，只见他鼻青脸肿，两眼黑青，走路一拐一拐，活像只大熊猫。

甲：哈哈，怎么回事？熊主任和人打架了吗？

乙：不，他和我一样，也坐那班地铁，从地道里钻出来。

甲：啊？黑咕隆咚的，他撞到墙壁啦？

乙：不，他怕迟到，争先恐后，一脚打滑，趴了个狗吃屎！

甲：哈哈！

2012年3月16日

2012年4月3日修订

· 高青

十月组诗(上)

(附记:美元日衰,欧元摇摆,希腊近溃,德法自保,欧美光环不在,夜赴巴黎,深有秋肃之意。)



巴黎在颤抖

秋凉了,巴黎在颤抖,
手握住欧元,不停地抖。

那自由的狂风,
把华尔街的招牌扫落,

那金融海啸汹涌澎湃,
冲倒了大西洋两岸各国。

贫富的鸿沟那么大哟!
愤怒的人民走上街头。

债台那么地高哟!
谁能负责善后?

自由调节是梦呓,
民主理想是空中楼阁。

人民幸福的路啊!
该怎底走?

今夜,我紧抓风衣的领,
看着凯旋门的暗影思索。

久久,
久久。

秋凉了,欧洲在颤抖,
到冬天,不知雪有多厚?

巴黎的早晨

轻轻的雾,
遮不了
巴黎的妖娆。

二百年前的启蒙清流,
洗尽了
专制的污垢。

我年少时崇拜的雨果,
写下了
震撼的悲惨小说。

我深思孟德斯鸠的
三权分立说,
还有伏尔泰和卢梭...

惨烈的大革命,
真够惨哟!
专制和激进,
轮换地断头。。

牺牲,牺牲,
英烈都牺牲了,
枪杆子把权力夺走。

理想在现实中半生半活，
文艺在浪漫和现实中沉浮。

政权在残忍地斗得天昏，
巴黎公社像流星划过。

权谋争权是政治的生命，
欺诈夺利是商业的罪恶。

自由是掠夺者的遮羞布，
民主是强权行动前的虚伪操作。

左右的极端，
都在专制中碰头。
三权分立，
最后操在行政的手。

我在人世间修炼宁静的心，
更常在启蒙的湖中泛舟。

我又看到科艺双绝的铁塔，
望着大革命后的大河思索。

我依稀听到黑夜里的国际歌，
英特那松聂耳还在摸石头过河。

我看到了净蓝的天，
没有煤的浓烟滚着。

骇人的核电全国运行，
却照亮了远近的城市村落。

科研促进军工及民用产品，
飞机高铁在全世界穿梭。

我怀念米勒和梵高的田园，
乳酪鹅肝葡萄酒香轻轻飘过。

满橱窗的香水时装，
巴黎，你太爱美了！

我心景仰的科艺哲人，
还有谁在提灯前走？

2/10/2011

塞纳河秋风



我在塞纳河岸漫步，
深秋的黄叶飘落在脚下。
我眼望淡淡的远云，
从钟楼飞向铁塔。
我心如河水静流，
从伏尔泰卢骚流向沙特…

三百年来的流水清澈，
启蒙哲学却很朦胧，
激烈的政治手段使人惶恐，
王权和民权交战留下太多苦痛。

还好，辉煌的文学艺术照耀千古，
国力的腾飞依靠科技工农，
教育文化在提升人民素质，
进步的研发在人民心中翻动！

怀念马烈怀念单东，
数不清拿破仑的功罪光荣，
残杀和鲜血是国家的伤痛。
屠手是人民痛恨的毒虫！

河边的博物院和宫殿，
代表工匠的伟绩丰功。
大路的车辆河中的船，
靠的是精钢和技工。

空中的飞机和地上核电厂，
科技贤才给国家光荣，
古今哲人都教政客修行贤德，
法国人盼望着有高才出众。

落叶从我头上飘落，秋风
把梧桐染红。

10/10/2011

十年磨炼才培出香水高人。
世上只有五十专才，
在少数工厂之间上任。

精细的工艺成本奇高，
精品的市场又很小，
艰苦环境淘洗了很多工厂，
百年来只留下宝号寥寥。

天才是熬炼成功的人，
真材实料才制成精品，
成功是专一持久的丰碑，
失败是虚荣的姓名。

3/10/2011

蔚蓝海岸

告别巴黎，在雾中，
万里无云，是晴空。
啊！法国空气，好乾淨，
骇人的核电，是奇功。

碧树围着白城，
绿水绕过田园，
啊！法国水土美好，
是文化品质的表现！

白楼十里围绕，
碧海轻波浩瀚，
啊！百万游客涌到，
人说是蔚蓝海岸。

2/10/2011

坎城的光采

从城堡远望深蓝的海，太阳
增加了十里海湾的光采。

环海的路像一条丝带，
把游艇和群楼连系起来。

数说几度王孙避难而来，
海湾拥有丰资奇才。

年年的国际影展，
更把坎城名字传开。

精英住在精美乐园，
普罗大众却深陷生活的苦海。

我看着蓝天白日红地的旗，
何时才有自由平等博爱？

3/10/2011

香水城，格拉斯

一千公斤香花做一斤香水，



访美诗抄(上)

一、夏威夷

1. 歪唧唧海滩

走出棕榈叶的阴影
我就用赤条条的身体
在太平洋的洁白信笺上写下
与大陆绝交书

更咸的海水使我变得更轻
托举着我，如同托举海鸥
翅膀上的风

跟石头一起融入黄昏
我也不会下沉
在黑暗降临之后
我想比别人游得更远些
但我不能

岛大了
岛上的人多了
就会减小与大陆的差异

难道我能让自己的脚
不回到鞋子？
哪怕拖鞋？

2. 深夜的草裙舞

我仅仅在啤酒里
熟睡了一杯的时间
就被波涛唤醒

你仿佛是波涛送来的礼物
在金发美女们走过之后
惊现在沙滩的怀抱
与我只隔着一道篱笆

今夜，你的裙裾是我的梦乡
而你手臂上的群星
撒满在我此去的路

整个太平洋
是一支给你伴奏的乐队
于我却是一位催眠大师
让我像酒，又回到酒杯

舞蹈一停
你就会消失
我还没看见你的眼睛
就只能走入你的脚印

在与波涛的争战中
我永远是失败的一方
因为有月亮为他撑腰
而我只有一杯淡啤酒
为自己壮胆

3. 漩涡的中心是平静

多少超级风暴
在这里形成
如同战斗机群

从航母上起飞
长途奔袭
去吞噬沿海的岛屿和城市

多少漩涡
像一群打架的疯狗
任何船只都是骨头
被它们肆意抢夺

而在漩涡的中心
这太平洋的漩涡的中心
仿佛风暴都在安睡
夏威夷群岛像一个个婴儿
在孔雀花丛中静静绽放

4. 大风口遇大风

大日本帝国皇家空军的猛虎
直扑鸭子般肥嫩的太平洋舰队
当他们掠过山口
连太阳都开始发抖
用乌云蒙住自己的脸
让老天去惩罚罪恶

我的阵脚如同头发
着实乱了一下

正当我沿着山路要往下走

一只母鸡张开翅膀
像打开两扇城门

让四只小鸡回到它的身子底下
然后，严实地上

5. “亚利桑那号”挽歌

七十年了
还有燃油像鲜血
从她的伤口涓涓流出

整个珍珠港的海水
都无法给她消炎
只是不停地撒盐
今天，我也被晒成了一粒盐
被兴致勃勃地撒了上去

在这张贴满膏药的病床上
她已经躺了七十年
身边的密苏里舰
曾经是她的战友
现在是她的陪护
把无比荣耀的受降书
给她念了无数遍
但她从不曾自己支撑着坐起来
朝那边摆头望一眼

二、洛杉矶

1. 环球影城看4D电影

恐龙的一泡尿撒了一亿年
今天终于成了一场暴雨
我跟他撞个满怀
然而，被淋湿的，仅仅是几根发丝

那畜生的刀尖快要戳到我的鼻尖
我抬拳去格开
碰到的只是一团空气

在狂风巨浪中
我的帆船被礁石撞翻
我手中只剩一块木板
这时候还有怪兽的利爪
从空中来抓我

我好像被捆绑在了椅子上
四肢无法动弹
连一头猪都能做到的事
我却无能为力

三、拉斯维加斯

1. 似乎无所不能

比海市蜃楼更实在
在大漠深处
石头被资本和欲望点成了黄金
而黄金被化成了水
把仙人掌浇灌成了仙人

人性的恶
是激发人力量的最大源泉
倾盆而泻下后
五星级宾馆和五大洲的美
在这里春笋般暴长

天空被简化为天花板
火焰被制作成了焰火
海盗船驶入了超短裙
连喷泉都学会了扭动腰肢
大陆妹被改装成了老虎机

· 刘发振

意志

/ 李洁

你站稳，我扶你
——妻子噙着泪
挽起他的臂膀

撑一身病
他提起剧抖的左脚
跨出第一步……
上梯级，下斜坡·
进出旅店，登台演说
痛！刺痛，绞痛
痛！想叫，想吐
他忍住

眼前一堵黑墙，气喘
一句话停三次
但话不能不说
要大家接续说
不能断，不能歇

他的倔强吸住眼球
正气是倔强的源头
掌声送来大海的澎湃
痛吗？不！不——痛

2012伦敦奥运



大马李宗伟荣获羽赛亚军

(一)

伦敦行奥运 各国逐冠军
中美争先后 看谁得多金

(二)

大马李宗伟 金牌积极追
赛程经尽力 银盾再追随

潘得丽拉荣获跳水季军

(一)

跳水上高台 全能靓女孩
名呼潘得丽 荣获首铜牌

(二)

古晋女名将 跳姿获赞扬
单人飞落水 为大马争光

10-8-2012

奥运闭幕

“浴水凤凰”烟火放 伦敦奥运发光芒
欢腾谢幕设酬宴 灿烂灯明照现场
圣火凄迷趋熄灭 五环旗帜递他方
巴西里约乐承办 奥运前程更远长

13-8-2012

诗
·
第
39
期

史英诗四首

1. 围墙内外自不同

繁花展香姿 啼声亮处
翠羽闪
荫绿水色碧
一片透心的凉悄酿成
春意盈然的生机
挨过冬季后始勃发于围墙
久居者
不觉景色有韵味 总以为
风光无限好
在墙外
不知一旦寒风厉霜吹起时
美景难再有
待欲观赏已太迟

2. 当翠色褪尽时

植树苗为求茁壮而成浓荫
为己挡酷热
不甘让外人乘凉
那原是
青翠的传统思想色已褪尽
变枯叶之故
不堪酿自现实风霜的吹袭
纷凋落
人的心态由是似根腐
不再含吐绿生机
总是视己利
为私囊
祇盼望得以中饱贪念

3. 病态的思维

因偏激致过于西化的结果
那思维

成为繁殖病毒的温床
华裔含香的传统
一被菌侵入
免疫力
因之而消失殆尽
偏又不知反思些许人
犹老抱残梦
化崇洋思绪为霜
频泼冷
把人们寻根的火热赤忱冻僵

4. 无题之哀歌

夜幕落下天地必变暗
当夕阳西坠

政治是引领因素
为牧人
把经济及文化一群羊
放牧于
构想中草原
前者入住水草丰足处
饱吃渐肥壮
后者关入贫脊的地方
养份不足致饿瘦
是成见
那遮光的布
蒙着面领路自出差错
一幌数十载
回望启程路时已太迟
病态羊群命垂危
欲救难复元

当夕阳西坠
夜幕落下天地必变暗

· 蒲枫

虽然您已乘风归去千年

——访惠州苏东坡纪念馆引起的遐思

我终于来了

以圆我早年的夙愿
一睹您的潇洒丰仪
也向您问道学诗词

千年悠悠岁月

惠州子民
还念念不忘
您的诗词
您的教诲

在千秋馆里

我终于有幸览尽
您在惠州的天马奔驰
以及雪泥鸿爪
虽然您已离去千年
到那更荒瘠
更遥远的海南疆陲
然后乘风归去
那琼楼玉宇

孤山麓岗

您应有朝云侧伴
还有那醉人的山色湖光
那六如亭柱
还历历刻上朝云临终偈语
如梦幻
如泡影
如电亦如露
也许这是您一生
经年外放的风流华章

今天我越过千山万水到来
岭南正是秋色深凉
已无缘学您
日啖荔枝三百颗
虽然
西湖一泓秋水
还是那么潋滟

当我踏近湖边新桥
轻轻抚着那沁凉的玉块
似将要圆满的苏堤玩月
我吟怀深处
冉冉涌起
一个凄迷销魂的故事

遗憾我生不逢时
来到岭南湖边
与您
已恍隔千年
也注定无缘和您
在苏堤月下
把酒问青天
想起您吟唱那一阙
大江东去
我亦无缘亲临聆听
这应是人生长憾
人间好梦
总是难圆

三人行

· 李洁

一个躺着，动脑
一个坐着，动口
另一个——
十指游走键盘
翻译新著不嫌难

躺的年七二
坐的七十四
年轻那一位
刚步下大学讲坛
诘问历史旧案

他们发掘史实
他们冷静地操作
回忆撕裂伤口的痂
回忆打开黑箱的诡谲
回忆戳穿虚伪的面相
回忆暴露蛇神的冷血

清晨入黄昏三人忙着
聚集手脑口的专业
肩上扛着山一般的信仰
热望期待柴薪燃接

联花集

题赠杜乾焕博士纪念联

乾坤浩气胸间涌
焕灿青春众里行

2011年7月7日

题第五届全国老友大聚会
“石火亮花城”联

岁暮壮心敲石火
夕阳彤彩亮花城

2012年6月9日

挽王会尧老校长联

教泽泓中马
高山凋柏松

2012年6月2日

题母校芙蓉中华创校百年纪念联

百载中华 依稀血泪 霸雨狂器
桃李芳播四海
万关前路 抖擞精神 新姿焕发
乾坤浩荡千流

2012年6月20日

*王会尧校长，1941年出掌芙蓉中华中学。日治时期，遭日寇监禁689日，受尽折磨。马来亚光复，他得见天日，重回芙中掌校。1949年，复遭英殖民政府拘押，被迫离境。返华后仍孜孜教书育人事业，90岁始荣休。2012年6月1日与世长辞，享年102岁。

为森州董联会撰赠郑顺智先生
荣休纪念联

顺和雨泽庇中树
智德风重震宇春

题芙蓉培华小学壁联

2012年9月28日

培德千秋脉
华根万古春

2012年6月9日

戒毒品

(1)

——我不要再逃避了！

——我实在累，精疲力竭…

小丽望镜子中的自己，刚刚渡过22岁生日，缘何看来历尽沧桑？

小丽的脸看来那么苍白无血色，经毒品晕染、生活困顿、痛苦、迷惘，她仿若一只掉落在沼泽地的病蛾，翅翼断了，乏力挣扎着，躲避蚁群的侵袭！她回避镜子中的自己，随即把水盆的塞子塞住了，开了水龙头，水哗啦哗啦流淌着，很快把水盆填满。“我还能进出监狱多少次呢？算了，我实在累。我还能有多少机会逃离这糜烂无望的生活？算了，我实在精疲力竭，我选择放弃，我要结束生命…”她看着水盆里满溢着干净清澈的水，她准备把脸埋进水盆里，屏着息，毅然把自己溺死！

——就这样一走了之吗？

——对人生再无眷恋吗？

——亲人？爱侣？孩子…

——她应该迟疑吗？让死亡等一等吗？最后一瞥，环顾四周，肮脏的警察拘留所的厕所，为防备犯人逃遁，窗框早被焊死了。冲水马桶里残留着前一位使用者的尿液与粪便与厕纸。镜子的边框锈痕斑斑驳驳，使得她映照在镜子中的脸看不清楚，但有一点肯定是清楚的，她的脸是灰蒙的、黯淡的、苍颓的，仿佛一只折翼的病蛾，正等待蚁群把她拖走！

还有什么值得眷恋的啊…

她闭上眼睛，终于把脸浸入水中。

(2)

年轻时，她无忧无虑享受着人生。

逃学、上网吧、上夜店狂舞，在乌节路彻夜游荡。

挥霍着青春…

轰隆隆隆！

轰隆…

云霄飞车，刺激又过瘾！

风在耳边呼啸而过，蓝天在眼前快速掠过，尖叫声此起彼落，几乎震破耳膜。小丽拧紧了MICHAEL的手臂，被抛上天空又被甩下。滚动的轮子轰隆隆隆在铁轨滑过，他们再一次被推上最顶端，然后往下滑滑滑，再一次被甩下深谷，她紧抿嘴唇，停止了呼吸。

然后她跟MICHAEL去了樟宜海边。他租了度假屋，他们抽烟、喝酒，然后柔情密语，山盟海誓，然后他们有了亲密的关系。他们合为一体时，她就像乘坐云霄飞车般，也紧紧拧着他的手臂，偷尝禁果那种紧张又期盼的刺激感，恰如乘坐云霄飞车的感觉，被推上顶端，然后又被甩落！她几乎窒息过去！

——她18，他已经28。

——他们是在网吧邂逅的。

他喜欢她的纯真与青涩，搂紧她的身体，如获至宝。

她回报以爱的热情，继续缠绵。

事后，他们在海边散步，他问起她的家庭状况。她坦然告诉他，她没有爸爸，妈妈呢，是位过气歌星，现在一间酒廊驻唱，也唱唱七月歌台。妈妈偶尔会带男人回家，便塞了5块钱叫她去楼下麦当劳自己解决晚餐，两个钟头后才可以回家。她的童年，就是如此过的。母亲从来不问她的功课，只在乎女儿干吗长得那么美丽？那么小就学会打扮，裙子是不是太短

了？美丽是罪吗？是的，在母亲观念中，越美丽的孩子，越容易被骗！母亲是在“夫子自道”吧？不晓得她年轻时，是否被男人欺骗过？小丽说着母亲，说着说着，无端端就哭了——显然的，她有个黯症、孤独、缺乏爱、没有温暖、不快乐的童年。

小丽说她不渴望别的，只渴望有人爱她、疼惜她。

他说：“我爱你，小丽，我会疼惜你一辈子的！”

小丽结果哭得更厉害……

他把吸着的香烟递给她，她抽着，呛咳起来。

他鼓励她再抽，她慢慢适应了香烟的味道。

他们筹备着订婚的事，并且带他回家给妈妈看！

母亲没意见，点算着MICHAEL送给她的名牌手袋与化妆品，眉开眼笑。她大概心想，这个女儿这么叛逆，迟早是个大麻烦，不如趁早把包袱甩给别人吧！小丽不懂母亲的心机，反正她乐于看见“家庭阻力”消除，可以早日与MICHAEL双栖双宿。她很爱他，离开半分钟都忍不住思念着他。他很体贴温柔，尽量抽出时间陪伴她。但是他从来不告诉她，他究竟在做什么。只知道他衣着光鲜，常常出国。手戴劳力士表，驾名贵车，进出俱乐部。有时会陪“大老板”玩梭哈，进出赌船或者马场。她猜想，他大概是个有钱大亨的私人助理吧？还是赌场中介公司的职员——直到后来他被逮捕，她才晓得，他是个毒贩。

毒贩？

他贩毒！

严格一点说，MICHAEL其实是大毒贩的代罪羔羊。

然后是一连串心情沉重的探监，一连

串心力交瘁的上法庭听审讯。他安慰她，她也报以很大的冀望，以为他会逃过此劫——因为他告诉她，他只是小喽啰，幕后还有“大老板”！他只是个“顶罪者”，大老板会聘请最好的律师，帮他洗脱罪名。但最终他还是被判处死讯，吊死在绞刑台上。他留下了三千元银行存款、两只名表、一些金饰、一把弹簧刀——存款与名表与金饰，都成为她往后的生活费。只有那把弹簧刀，她一直没机会使用。

MICHAEL被判处死刑的那一刻，她感觉像从云霄飞车上掉下。

粉身碎骨……

(3)

小丽只能以泪洗脸。

18岁嘴，怎能抵受这样的重击？

更糟糕的是，她发觉自己怀孕了！

孩子当然是MICHAEL的。小丽没敢告诉母亲，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纸包不住火，妈妈终于知道了，她赏她一巴掌，骂着：“这都是你自己找的，自己选的未婚夫，你要怨谁？要恨谁？你眼睛被爱情蒙住了，被蛇咬了，要怪谁？都是命啊，都是命啊……我年轻时，还不是这样？也是18岁，未婚先孕，肚子怀了你，那个臭男人却跟人去柔佛非法赛车，结果摔死在越野赛场。未婚先孕呀，多少眼光像箭一样，射得你全身伤。我辛辛苦苦，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把你养大，我不欠你的了，你还要怎样？还要怎样啊？我才没空理会你，我下个月要结婚。我挨过、苦过，就让我享受一下人生，不行吗？为什么要拖累我，跟你一起受苦？我自己受的苦还不够吗？”

小丽能够理解。母亲36了，趁着还有点姿色，“钓”到一个洋人金龟，是个飞机师，准备跟他行婚礼，然后退出歌坛，搬去澳洲与他双栖双宿，哪有空理会这个

未婚先孕，大腹便便的女儿？让她自生自灭吧！

能自生自灭也好……

邻居对小丽指指点点，记者对“死囚的情人”的追踪报导，令她像遭受另一场“道德审判”！她惟有躲到南马小镇姨姨处，把孩子偷偷生下来。生产时，折腾了她35个小时，羊水早就破了，孩子就是不愿出来，卡在那里。小镇医疗很落后，连剖腹他们都不敢，只好一直打催生素，熬了两天一夜，孩子终于生下来了——小丽也奄奄一息，剩下半条命了。

男婴很可爱，长得像爸爸，长大了准是个英俊的小伙子。

小丽为他取名：小安！

姨姨处毕竟不能久留。

孩子满月后她便抱着小安回到新加坡。母亲嫁走了，留下一间租来的房间给她，总算有个栖身之处。她典当了MICHAEL了最后的一些金饰，维持她跟孩子的生活所需。也在安排孩子交给保姆带，自己去找份工作。但这个时候，毒贩那伙人却找上门来。表面是“嫂子长嫂子短”，简单问候孩子平安后，便单刀直入，要她“带毒”！

——你是生面孔，警方不会怀疑你。

——MICHAEL死了，你没依没靠，总要找点事情做。

——养孩子，是需要钱的！

——工作其实很轻松，就像派信的邮差那样。

MICHAEL留下东西，变卖、典当得八八九九——独剩那把弹簧刀。

糟糕的是，她感觉自己像染上了毒瘾……

怎么会这样的？

小丽常常感到疲倦、流鼻涕、手颤抖、精神无法集中。MICHAEL曾经把香烟给她抽，抽着抽着，不自觉就上瘾了。她

完全不晓得那是毒品。她原本拒绝他们带毒，但渐渐需要毒品，便尝试找回跟MICHAEL交往的那伙人。他们当然乐意提供毒品给她，开始是免费的，但渐渐变得凶神恶煞，坚持要她当他们的“跑腿”。怎么办呢？妈妈不理她这个女儿，自己嫁给洋人飞机师，移居澳洲去了。姨姨说：“我不可能帮你养孩子，你自己造的孽，我无法帮你承担。”

她要工作，需要赚钱来养活孩子。

于是她帮他们当跑腿，当“拆家”！

小丽还是陷进去了！她在芽笼红灯区一带活跃，“工作”看起来也轻松愉快，顾客都是那些欢场女子、PUB乐手、外籍劳工、洋人游客等。她在固定的几个据点逗留，交货收钱。她身上不可能带着太多货，怎么藏货便靠本领了！电梯顶的缝隙、楼梯角的神牌、公共厕所的马桶。不过交货据点常常转移，免得有“鬼头仔”通风报信。小丽是鲜面孔，不会那么快被盯上——这也是毒贩看上她的原因。但很倒霉的，有一次警方扫荡非法流莺，把整条街都封锁起来，她刚好经过那儿，无端端被逮捕，验尿不过关——幸好当时她身上只有少量的毒品，不构成贩毒罪。

——她被判入戒毒所，孩子交给了福利部托养。

——此后，她进进出出监狱无数次！

(4)

小丽快要窒息了……

水不断灌进鼻子，灌进口腔，她陷入半昏眩状态。这次是第几次被捕？她也分不清了。“妈妈，妈妈！”孩子在呼唤。“妈妈，我饿……妈妈，我不要住在这里，这里好黑，妈妈，妈妈快来救我啊……”她突然震醒过来！惊闻警察在嘭嘭拍门。“喂，你在里面干什么，开门呀！”在呼吸停止前的最后一秒，她终于

把头拔离了水盆。吞咽进了不少水，还是让她呛咳着。她趴在水盆前，水盆的水不断满溢出来，她软软地坐倒湿漉漉的地上，眼泪不断随着呛咳而淌流。

警察仍然继续在拍门！

“喂，开门呀！”

“再不开，我们要撞门了。”

她流泪啜泣着，瞬间，她想起了昨晚的一幕。

毒贩得寸进尺，要她从“拆家”提升至“带家”，带毒品去欧洲。她断然拒绝，她说：“我不要再过这样地生活，进出监狱，赚的钱，只够我买白粉，我算什么？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那些…那些在黑街里出卖肉体的，都比我强，我比她们还贱，还脏，我算什么妈妈？我算什么女儿？我算什么东西嘛…不行，我要跟我孩子在一起，我继续跟着你们贩毒，进出监狱，孩子就永远留在福利部，回不到我身边！”

“嘿嘿，你不做，连你孩子也见不到了！”

“你想干什么？”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

“你敢？你敢动我孩子，我跟你拼命！”

“来啊，来拼命啊，没有白粉，你双手发软，凶什么凶？”

毒贩的爪牙淫笑着。小丽想起了这个家伙，曾经在她毒瘾发作时，求他给她一口时，公然解开他的裤带，像野狼肆无忌惮地凌辱她的身体，而且是在她孩子的面前！她当时无力反抗，只想得到一口白粉解瘾，可悲乎？

——我为什么要活的那么下贱？

——活得那么没尊严啊！

——拼命？你靠什么来拼命？

(5)

警察仍然在猛烈拍门。

——轰隆轰隆，云霄飞车往下甩去！

——轰隆轰隆，云霄飞车飘向蓝天。

——小丽，我爱你，我会疼惜你一辈子的！

——嘭嘭澎…

“喂，开门啊！”

小丽挣扎着爬起来，算了，都成为过去了。

她开了门，便虚弱软倒在地上。

两个警察急上前，扶起了全身湿漉漉的她。

“喂喂，你醒醒啊，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我想死…”

她说完，就晕了过去！

——轰隆轰隆，云霄飞车抛向蓝天。

——MICHAEL紧搂着她，亲吻她的脸。

——她把脸埋进盛满水的水盆内…

在医院里，小丽完全苏醒了。

警察仍然严阵以待守在门口——她晓得这次的罪行很大，将来的日子会在监狱渡过，也可能会上绞刑台。因为她就用那把MICHAEL留下来的弹簧刀刺死了那个毒贩——谁也不能动我的孩子，不然我会跟他拼命！

——小安，长大了，妈妈带你去坐云霄飞车，好吗？

——好啊好啊…

“可是…孩子啊，妈妈不能和你在一起了。妈妈将会离开你很远，很远…你要自己生性啊，长大了，不要学爸爸，也不要学妈妈，希望领养你的人家，会好好爱你疼你。等你长大了，他们会带你去坐云霄飞车的。对不起，小安，对不起！我的孩子啊！”

她扯开了氧气罩，瞬间，眼泪灌满了眼眶。

稿于新加坡

6/1/2010

小城恨事

前言

很早就想写一个长篇小说。我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我自忖文笔还可以，如果不在有生之年，尝试写一些大块头的东西，难道要文笔拙劣的人去写吗？我有这想法，不是看不起其他人，而是马来西亚华文水平的大趋势确如此。当然，文笔胜我，而又有写长篇才情的作家，还有很多。

我这想法其实是有些天真的。因为写小说并不容易，文笔只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要对长篇有所认识。写普通文章或者容易，写小说可不是那么回事。有人说，写小说比生小孩还难，因为小孩就在肚子里面，而写小说虽然可以有腹稿，但很多时候肚子是空空如也的。我虽也写短篇，却写得不够成熟。正如某位总会长说的，董事长都做不好，怎样做董总主席？同样的，短篇写不好，去写长篇，宁非胆大妄为？

《小城恨事》故事里的人物，坦白说，一半真一半假，但假的部份，有些也有根据。事实上，我是在好多年前就开了头，大概写了两万字，便无以为继。主要的原因，是不知人物怎样分配，情节怎样发展。直到最近，突然有了灵感，写来比较得心应手，每天平均能写千来字。这个速度，据说以我这样的生手，算很快的了。

小说是描写在大时代里，充满理想的年轻人，投身到反殖斗争的烘炉里，发展出可歌可泣的悲欢离合。另外，在6、70年代的民族主义合作社与控股风潮中，农村不少人口，失去所有，面对破产的惨境。这两条主线，最后带出大时代造成的悲剧，及其所散发出来的惆怅情绪，让人荡气回肠。至于小说写得成功还是失败，就有待方家指正。

本书的文字，尽量做到生动活泼，让读者读来毫不费力。是否如此，看过就知。

（写于哥文宁城 25-09-2012）

一、

我是1942年年头出生的，那时刚好是日本侵略军攻占马来半岛不久，不好意思说，我是逃难到距离怡保市大约30公里处的一个浓密橡胶园，冲出娘胎而来到这个人间的，在这荣耀时刻，没有医护人员，也没有无牌接生妇在场。

当此兵慌马乱的年代，能从母体顺利安全地出来，是一个奇迹，这当然要感谢上帝。然而，日本侵略军并不是善男信女，在这帮豺狼治理下，半岛上的生活并不好过。我父亲是檳城鍾灵中学的毕业生，而鍾灵中学早就列入了日军黑名单，从那里出来的学生，日本人都认为是抗日份子，见一个捉一个。父亲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一度做了日军的阶下囚，幸好母

亲一家，在地方上还有些人面，花钱说项不在话下，能免掉灌水皮肉之苦，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这些往事，我太小了，记忆得不是很清楚，不说也罢。但我记得，在还没有入学的前几年，跟大人学了一些抗日歌曲，例如〈义勇军进行曲〉，“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雄壮旋律，唱起来也有板有眼，可我们孩子也跟着大人，把一些歌词改动了，例如“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改成了“抱着敌人的老婆前进”等等，听起来稚气中带一些谐谑。此外，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如〈夜上海〉、〈如果没有你〉等等，甚至是日本侵华歌曲〈支那之夜〉，都能唱几句。这些数十年前的旧歌，现在的人能唱而又喜欢唱

的，相信已经不多多了。

小时的事，记忆得比较清楚的，是从江沙搬到宁隆后的事。

二、

父亲初中毕业后，便开始他的教书生涯。在日本侵略军占领马来半岛之前，这片如此多娇的江山，是英国殖民地，那时有中学学历，要在小学谋一份差事，并不难。所以，父亲毕业后的第一份职业，也是最后一份职业，就是教书。当然，教书生涯是清苦的，有道是：“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刚开始时仍是孤家寡人，日子还不怎样，但结婚生子后，马上就捉襟见肘。

那时候当老师，流动性也蛮大。父亲的第一份教职，是在离江沙不远的一个小乡镇，地名叫“瑶伦”，校名叫“启智”。这是一个淳朴小镇，校舍大概是一间店铺的的面积，连校长在内大概也只有两名教员。我们一家，就随着父亲住在那里。

在瑶伦的记忆就更加淡薄。这个只有一条街的小镇，居民唯一的娱乐场所就是一个篮球场，每天傍晚，三五成群的小伙子，就集中在那里，打球、踢球，有时喝采声大到在隔一条街的家里都可听到。小地方也没有新奇的玩意，那一天什么人弄了一部英国牌子的电单车来，便全镇轰动，大家都好奇的围观这怪物，当它的主人骑上去，开着了引擎，“扑扑扑”的绝尘而去时，大家都露出不敢相信的眼神。假如有幸受邀坐上后座兜兜风，那简直就如中了彩票，威风得不得了。

在我一生中，瑶伦的日子，可说一次高潮也没有。当我进学的前一年，父亲在江沙崇华小学觅得教职，我们便搬到江沙去住。租的房子是靠近学校的，也靠近外婆的饼干烘制厂。学校的环境很是优美，建筑物也堂皇。它有一个很大的操场，场

边建有几个供学生玩乐的秋千架。操场有三边给一条宽约10公尺的河道围着，像一个半岛，河边有十几棵参天老树，即使骄阳当头，也凉意袭人，学生课余都喜欢到操场活动。

这条河流是马来亚第二大河霹雳河的支流，平时很文静。但当雨季来临，霹雳河贞德罗水电站拦河大壑溢洪时，流经学校的这条支流，便显露出它狰狞的一面来。

江沙福建人相当多，我住的区域是福建人与潮州人的混杂地，小孩参在一起玩，最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是“去港踢土”，意思是到河里去玩。从学校哪头到我家哪头的河道，有一木桥相通，这道木桥宽约四尺，一边有扶手栏杆，另一边则是空的，加之桥面横木间有间隙，所以过桥的时候要很小心，免得脚尖陷入空隙，可能连人带物都会掉到河里。

这桥边有一相当宽广的沙滩，还有一棵大树，在沙滩追逐游戏，还有在树桠间爬上爬下玩乐，是我们必备的节目。而且这里河湾水较深，也较平静，是游泳的好场所，每每玩到满身大汗，就索性跳到河里翻游。但那大树的树头，根系交错，常有毒蛇出没。有一天，突然大批工人带便刀锯锯，说是要放掉大树。当锯树工程进行时，我们在桥上观看，只见无数条长蛇，从树头蹿出，四处窜逃。从此，这片沙滩便没有了孩子们的足迹。

有一年的雨季，水电站不胜负荷而溢洪，那真不得了，学校旁的“港”，水面马上暴涨，一直升到几乎淹过桥面。河边一个个的河上厕所，随着滚动的河水而漂浮，少数几个缚不紧的，被汹涌的水浪打到河中间，一直冲到无踪无影。由于河水倒灌，外婆家前的大沟渠，也成了一条航道，不少舢舨和舢外摩多小艇，取道大沟渠，直通小河。

当然，喜欢玩水的孩子们可乐了，他们都是瞒着家人，在此水灾时刻到溢涨的河里玩水的。记得有一比邻而居的马来小孩，频频在桥上表演跳水绝技，他的泳技，在我们这班孩子中是顶呱呱的，看他在河水中浮游自如，而我们只能在河边漂动的水上厕所干瞪眼。但是，即使在水上厕所玩水，不少家长都要拿着藤条来找孩子，还边打边骂。

据老一辈说，这样的“水灾”只是小儿科，在好多年前，那场大水才叫人害怕，不仅淹了两岸疏疏落落的人家，连江沙市中心也淹到第二层，特别是河边几条街道，更是惨不忍睹，商家损失难以估计。

在江沙的几年，可说是儿时的黄金时代。但我在崇华念完二年级后，便随着父亲的调职，搬到更北的小镇宁隆。

三、

小时的事，记得比较清晰的，是从江沙搬到宁隆镇以后的事。

记得刚搬到宁隆时，匆忙间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就暂时搬到姑丈的家住。说是找房子，实际上那里有这么豪气？所以，那间尾房虽不算很大，一家五口还可容纳。“一家五口一张床”，就是我们一家的写照。

我们才进了屋，简单的行李都还没安顿好，表哥表弟们就忙不及待的把我们兄弟拉到屋后去。屋后面说实在的，并没有什么好看，都是野草萋萋的荒地。但表哥却拨开草丛，指着底下的唾沫状水泡，说：“口水底下有鱼。”原来，这唾沫状的水泡，是打架鱼做的窝，只要拿小鱼网对准鱼一捞，就网到鱼来。但表哥显然是捉鱼的老手，他不必用网，只见他合着双掌，轻轻的伸入水里，一开一合间就轻易地把鱼儿捉在手中。

打架鱼，顾名思义，就是好勇斗狠的鱼。马来亚产的打架鱼，个头不大，整条鱼的造型也相当简单，若和暹罗打架鱼相比，用大巫见小巫来形容，是非常恰当的。暹罗打架鱼一摆开来，壮勇、威武、霸气，如果发怒起来，整个身驱可以暴长一成，加上瞪眼、突鳃、竖须、亮尾，模样就像西楚霸王那样。相反的，本土打架鱼长得颇为秀气，没有发怒的时候，简直就像一个白面书生。

但一当它遇上对手，马上一付得理不饶人的样子，瞪眼、突鳃、竖须、亮尾，固是天下打架鱼的样版，它通体变色的本领，相信也只有打架鱼才独有。换句话说，如果本来全身白色的鱼体，当它发怒的时候，有者变成金黑色，有者变成紫红色，非常艳丽。

从此以后，我们隔一段时间，就到田芭捉打架鱼。孩子们都把打架鱼当宝。首先是捉打架鱼要冒一点危险，因为田芭里蛇虫特多，稍为少些警觉，就可能会被蛇咬。就因为这样，才倍觉珍贵。当然，孩子们捉打架鱼，通常都集体出动，一起蹿进荒草丛，逢水过水，遇埂过埂，手里不忘拿个破簸箕或小鱼网，还有一个小铁罐，准备装捉到的打架鱼。

真的，在田芭里捉鱼简直就是活受罪，因为野草大多很锋利，我们又打赤膊居多，一个下午下来，大家都割得满身血。最难受是田芭里水蛭很多，这些我们叫做“山蜆”，又叫“牛蜆”的吸血鬼，身躯比山里的山蜆大很多，在田芭水里潜伏着，经常在我们不介意之下，饱吸我们的血，待发现时，它们已吃得胀鼓鼓的。为了报仇，我们把它狠狠的插在铁刺网上晒太阳，直到变成水蛭干后，才称心满意。一趟捕猎，每人通常都有整十条的收获。

（续）

· 杰伦

一个家庭悲剧的书写带出深沉历史记忆 评论驼铃著《硝烟散尽时》

前言

《硝烟散尽时》是马华资深作家驼铃先生的一个中篇小说创作，它写于1991年。

记得在八年前，笔者为文介绍他（见拙著《流出新姿——驼铃》，该文已收入《文海微澜》36-47页，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时，我曾一口气读完《硝》书，并且留下深刻印象。但由于当时我只谈及他的诗，散文和几个短篇小说读后的印象，因此对他所创作的中篇及长篇小说却只字未提，我祇引用了中国著名评论家鲁原及黄侯兴对驼铃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所写的评语。

最近驼铃先生又由漫延书房出版了《驼铃自选集》，笔者翻阅该书发现作者把《硝烟散尽时》完整的编入了自选集里。我因此再读《硝》文，它依旧深深地吸引着我把它一口气读完，而且觉得有必要在此时写下我再度读完他的印象和感言。

（一）《硝》小说写作背景

《硝烟散尽时》的写作动机，明显的是由于「马泰政府与马共签约」（1989）后而引起的。这三方面所签下的是“和约”，因此小说以硝烟散尽为题，是切适的，明确的。

从《硝》的取材及书写所涉的层面来看，国民从抗日，反殖；争取独立及进入建国生活，其时间的跨度不下四十年。其间人事的变化很大，而可歌可泣的人物与故事当然也不少，有关作者若将它写成大

长篇，也未尝不可。

但作者驼铃先生却从小处着眼，企图通过一个家庭悲剧的书写，而带出深沉的历史记忆。文学写作的手法很多，可以从一粒沙看一个世界，《硝》的创作手法明显的，是以小状大的。

因此有关小说的角度或视野虽小，其所带给读者的讯息是丰富的，巨大的。

（二）小说中的几个人物

《硝烟散尽时》这个中篇里所刻划的人物，主要的有以下几个：

（1）吴新权

身份胶农。年轻时候曾参与抗日活动，大约在四十年末及五十年代初，马来半岛在紧急法令颁布时期，吴新权突然抛下母亲，妻子及孩子离家出走。四十年后，在泰国的和平村，与妻儿相逢。

（2）吴晓峰

长大后也是一名胶工。晓峰这号人物贯穿小说全篇，是正面主角人物。他从小见不到爸爸，而母亲又改嫁他人，只有与婆婆相依为命。晓峰通过婆婆的描述或口里，得知失踪的父亲，是神勇英雄，父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始终是高大的，是他的偶像。当劳工党崛起时，晓峰已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他曾参加劳党支部的文娱活动及表演。成年时和小兰结为夫妻。小兰的性格硬朗，晓峰嫉恶如仇。

（3）柳金燕

吴新权之妻，丈夫上队后，本想靠割胶为生，但总学不好，后来去当“鬼佬”女佣。结果她被鬼佬看中，吃好穿好，最后跟鬼佬东家搞在一块，生了个鬼妹，叫做玛丽。

（4）婆婆

晓峰的婆婆。她是个能干，有知识及善良的女性，她负起养育孙子的责任。

（5）牛仔

晓峰小时的一个玩伴。四十年后在泰国相见，是他带晓峰骑“爬山虎”到和平村和年届古稀的爸爸吴新权相会的。

（6）大象

晓峰小时的另一个玩伴。一天在警局前的一个草坡，横躺着被子弹撕烂了衣着五具尸首，其中一具是大象的。大象被打死了，爸爸看着却不敢认是自己的儿子，那是个怎样的悲剧呀。

（三）小说的结构，情节与人物描写

严格地说，《硝烟散尽时》的布局及人物的安排出场，都经过了作者的精心设计，写来十分紧凑，自然得体。

小说共分十三章书写而成。

第一章写吴晓峰已步入中年，他获知『马泰政府与马共签约』的消息后，一直注意着媒体新闻的报道，他在寻找吴新权的名字（四十年来他朝思暮想的父亲）。这一章作者也带出了晓峰的妻小兰，和早年相依为命的婆婆。

第二章倒叙写到晓峰念小三的情景。年幼的他不知父亲突然失踪，到底是因为什么。作者进一步描写了家庭“妻离子散”的悲剧于是开始。婆媳之间因为生活上的合作不能调适，而发生意见。接着写到警

察上门找吴新权，之前小说也提及晓峰念书的小学校长被逮捕的消息，从中也带出晓峰的玩伴，大象和牛仔，接着写到枪战的发生，过后写到红毛经理被伏击，而导致冷水村逼迁的事件。

第三章作者进一步描写了吴家悲剧的形成。晓峰的妈妈柳金燕因割胶不行，改行去当红毛老细的女佣，柳氏获得鬼佬老板的善待，结果搞到睡在一块，有了骨肉，生下一名女婴，名叫玛丽，也就是同母异父的晓峰的妹妹，自此落得婆孙两人相依为命。晓峰替婆婆做拔胶丝，收胶饼，放胶杯等工作。

第四章作者又描写到驳火的事件，过后有五具尸体被横陈在警局与学校之间的一个草坡上，其中一具是大象，大象被击毙，父亲却不敢认是自己的儿子，这是个令人落泪的悲剧。作者在这一章里也写到胶工和伐木者出入新村要经过严格的检查，女性被令裸身接受检查的严重伤害人的尊严的丑事也发生了。作者在文中也提及劳工党的崛起，晓峰参加了该党支部的一些文娱活动。

第五章作者写到马来亚的独立。虽然联盟政府与马来亚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仍在进行中，但局势较独立前是缓和了许多，接着在一些黑区被宣布为白区。在独立后的第一届大选中，打着红旗的‘社阵’，受到百姓的欢迎，它不但控制了几个地方议会，同时也成功打入州议会和国会。到这里作者迅速地跳到1969年的大选，提到印马对抗，提到打着高喊“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政党的崛起。结果社阵在杯葛大选的情况下，高唱“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反对党有更好的机会争取民心。

第六章作者写到69年大选时林顺成出殡的情况，写到大选成绩的揭晓，也轻描淡写五一三种族流血事件。政治的变化让

吴晓峰的精神一时感到空虚，割胶之余和小兰来往更加频密，最后决定娶她为妻。小说主人翁晓峰回到工作的现实里来，面对树胶奸商（黄金龙，他曾是劳工党中选州议员，后来卖党求荣的家伙）。

第七章的小说情节发展是接第一章而写的。换言之，第二至第六章的故事书写是倒叙的。

作者在这一章里描写在和平村活着的吴新权托人把写给柳金燕的信交到她手里。信中吴新权表示若她已经改嫁，也希望她能来见他一面。分别四十年而全无联系的一对夫妻，也难怪女的一时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相见。这一章作者对一个曾嫁二夫的女性——柳金燕的内心有相当细腻的刻划。前一个男人为了理想，离她而去；后一个男人虽是异族，对她却也不曾亏待。是命运帮两个男人安排了一条路：一个是共产党战士，另一个是对付共产党的大兵。作者安排后一个男人死在前一个男人的手里。不管怎样，柳金燕的内心依然存在着对不起吴新权的感觉。她终于下决心到勿洞和平村会见前夫。但却引起和异族男人生下的女儿玛丽的误解与不满。

第八章写到步入老年的柳金燕，她成了女儿玛丽的“忠实而又不收工资的佣人”。此章节也带出玛丽的一家。她的夫婿是印裔医生，儿子彼得十二岁，女儿安娜九岁。这一家对马共的印象似乎很坏。比如做母亲的骂道：“你给我留点口德，不要开口匪徒闭口贼的。我告诉你，他绝对是个好人（指吴新权），他可以堂堂正正地回到社会上来。”但做女儿的却不服气地说：“我从来就没有听人说过共产党好！”作者进一步通过柳金燕的口说出英军在乌鲁音的大屠杀事件，一共杀了二十三人——这难道不残暴么？

第九章和第十章作者写到吴晓峰获知

父亲在勿洞和平村的消息。他和妻子小兰均高兴的分享这个好消息的到来。因此他立刻准备搭的士到和平村去找父亲，颇费周章的最后找到了『和平村联络处』。晓峰在那里碰到旧时的玩伴牛仔，大家兴奋的抱在一起。牛仔也住和平村，此刻靠割胶为生，结了婚，有一不满周岁的小孩。牛仔正向内政部申请回马，正等待当局的批准。从牛仔那里，晓峰知道了父亲的近况。父亲因战斗失去了一只手臂，目前依然独自生活。

第十一章写到往和平村的路上，村里的悬崖绝壁、削直深谷，的确别有洞天。作者也点出当年的“斗士”面对接济被切断后的威胁。他们吃飞禽走兽，包括犀鸟，孔雀，山猫，山狗，野猪和各类猴子，吃得最多的是大象肉。

写到父子相逢，仿若隔世。这是《硝烟散尽时》的一个高潮。父子之间有说不尽的话，父亲带领儿子四处游览，也到烈士碑前瞻仰与凭吊。

第十二章写夫妻相逢，又是小说中的另一个高潮。

一般认为夫妻在阔别了四十多年尚有机会相逢，结局必然是圆满的，快乐幸福的。

可是他们夫妻的结局在作者的笔下却是问题重重，读了令人感叹人生的多变，有时造化弄人，不由你不信。

柳金燕由洋人生的女儿玛丽陪着到泰国和前夫相会。吴新权由儿子晓峰陪着一起见柳金燕。两方面的人物碰在一起，才令读者明白，其实金燕的洋人老公虽已去世，但活着的女儿玛丽却对母亲的前夫成见很深，看来没有妥协的可能。虽然金燕最后了解新权对她的爱一直没有改变，也准备重拾旧欢，还对不敬的女儿玛丽重重地刮了一巴掌，并且喊出：“由她去吧！”但是，吴新权这时突然感到了双方

问题的复杂性，令他对自己原先的计划再作重新考虑。这错不在柳金燕和吴新权本身，要怪就怪他们活在一个不由自己选择的年代，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谁愿意放弃自己的幸福，去迎接死神的到来？像小说中的大象，像横尸于警局前草坡的五条生命，还有无数的无名的烈士们，他们的牺牲，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硝烟散尽时》的最后一章，作者交代了吴晓峰已回到现实生活中，去面对现实生活。但他又卷入了另一个问题的现实里：他考虑把所有的生产人（指胶农）组织起来去争取合理的对待，但过后又对此起了疑心，在怀疑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最终小说主人翁晓峰有了主意：“时至今日，我总该也为自己和家人打算打算。老牵挂着社会理想，到头来恐怕反被社会所遗忘，这到底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私有制社会！”

（四）写什么及为何而写

前面约略提起，《硝烟散尽时》所写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但它却带出了许多深沉的历史记忆。

作者驼铃先生在创作这个中篇之前，已经写作了许多短篇，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这个中篇的完成，再肯定了他在马华文坛中写文艺小说的才华和地位。

作为一个严肃的文艺作家，或是小说家，写什么及为什么而写，那是个重要的问题。检视驼铃之前所写的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及短篇小说，都符合『为人生而艺术』的写作意向和理想，是值得广大读者群尊敬的马华文艺作家。

基于上述，我们就更清楚驼铃先生创作《硝烟散尽时》的用心及用意了。

为了加以说明这个中篇小说的重要性，笔者尝试把作品中的重大讯息给予归纳如下：

（a）抢救记忆

人类活在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里，不仅日新月异，而且样式多变化。但人的记忆却变得越来越差，往往一件大事的发生在自己生活的国度，但过了一年半载便渐渐淡忘，再下去就没有人再提起，跟着便忘得一干二净。

驼铃先生在这方面是极敏感的，而且对历史的记忆给予十分重视。小说的取材，都是独立前到独立之后长逾四十年的的人和事，其中许多重大的事件，国人早已淡忘了，而作者通过文学的表达方式，将它们书写成有血有肉的小说，这不仅有助于抢救人类健忘的记忆，更令人读了心里明白我们上一代的人，他们怎样为这方热土“抛头颅洒热血”的伟大贡献。

用驼铃自己的话说：『譬如：把国家独立之前那些为殖民地政权效劳和卖命的“可怜人”称为‘爱国英雄’就难免叫人觉得不伦不类。如果你有接近文学和阅读的习惯，你必然懂得那一段历史的真相，你肯定就不会闹这样的笑话。因为我国独立斗争的进程，早已成为马华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引自驼铃《文学就是人学》（文见第37期《烟火》季刊）】。这也就是作者为何而写《硝烟散尽时》的一个明确的诠释。

（b）华裔民族的贡献

此外笔者认为《硝》文的书写还有一个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在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度里，华族在争取独立及之前的抗日卫土行动，均为热爱国土的历史证明。而在独立之后的建国生活里，华裔公民在政经文教等领域里的努力与贡献，更是不允任何人歪曲及抹煞的。

《硝烟散尽时》小说中的人物，写的虽是微不足道的村民与割胶工人，如吴

新权父子，大象和牛仔等，但他们同是这国土上的热血人物，他们对人类生存的独立，自由，进步及幸福，向往与争取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以上所归纳的两点，是以说明《硝》小说在马华小说作品群中的份量，它是超前的，重大的作品。

（五）文字技巧的表现

表现在《硝烟散尽时》的写作技巧是熟练的，而文字的应用更得心应手。作者对周边的景物描写观察入微，尤其是小说人物的心理刻画，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均惟妙惟肖。

不信且看以下抄录的一些段落文字：

『虽然橡林的枝叶交错，却掩不住它的亮丽耀眼。再略一审视，却觉得那厚墩墩的云头，白里透黑，饱含水气。他于是加紧脚步，希望及早完工。』（这是作者对天气的观察心得）。

『红毛丹仍然寂寞地蹲在枝头上。屋前两棵，屋后两棵，左右邻居也都如此，有的甚至种得更多更密，教人只见门户窗牖，不见屋檐瓦头。从外面路上望过来，一片红艳艳的连绵百余米。在有兴致的过客眼中，实在也是一种景观。』（此是乡下屋宇周边环境的景观描写）。

『“最好是父亲能突然出现”，晓峰浮想联翩：“他现在该是多少岁啦？母亲说父亲比她年长两岁，母亲六十九，他不是已经年逾古稀？啊，老，根本就是老人一个。嗯，怎能不老？自己不也已经是中年啦？”』（这样的叙述文字，颇能吸引读者）。

『“哎呀！你们还不知道么？”胖子大象推着脚踏车走前来：“校长昨晚被走狗抓去了，张老师和刘老师也漏夜收拾行李，走了。”』（这是乡间发生大事后奔走相告的一般现象）。

『“哎呀！”简直是五雷轰顶，他那小小的身子，不禁一阵摇晃。原来，那鬼佬正紧紧地搂住母亲接吻。

“妈！”

一阵惊慌，晓峰竟失声叫了起来。

鬼佬终于松开双手，悻悻然瞪了小家伙一眼，便打开冰箱取水喝。

从这一天起，晓峰更是精神紧张，无日无刻不盯着母亲和那鬼佬。连半夜里偶尔醒来，都不忘伸手摸一摸身边的席位，看母亲是否仍然好好睡着。』（以上索引的一些描写文字，对人物的动作，情景，心灵活动等都写得很精彩）。

当然这个中篇里写情写景及刻画人物心灵状态的精彩文字还有很多很多，那就留给读者们细细品尝吧！

结语

最近有人公开表示在星马文坛的现实主义的文艺写作已走到“穷途末路”。这话是出自一向崇尚形式主义写作人的口里，那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但如果它出自原本主张文艺写作以现实主义为依归的人的口中，那却是难于了解的转变。笔者只好不客气地说：“那是个自甘堕落的行为！”

只要认定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产品，它有揭露黑暗，指示光明的任务，它的对象是社会大众，而不是少数人的玩艺，那现实主义的写作道路，便不会出现山穷水尽的绝境。

已故著名马华文学史家方修先生穷毕生之力以编写马华新文学史的用心何在，当然是希望马华文学走向更康庄的大道，寄望作家们能够创作更多对人类具有积极影响，对社会国家更有帮助的文学作品，而非让文学成为个人或少数人的玩艺，那些虚无缥缈，甚至于含有邪恶毒素的所谓文艺作品，对人类社会或国家肯定有害而

（文转第79版）

陈剑与驼铃文学对话(上)

11-08-2012 吉隆坡 Hotel Royal Bintang



缘起

驼铃是马来西亚资深作家，擅长小说创作，在新马及国际华文文学圈享有盛誉。他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理念，关注社会现实与人民大众疾苦，特别专注六十年来新马人民反帝反殖及其相应的历史史实和社会变迁。他是新马少数具有深沉历史感的作家之一，先后为马来亚人民从抗日到抗英到国内革命战争这为期将近五十年的长期斗争进行书写和出版了不下六部短、中、长篇小说。文史学者陈剑与驼铃熟稔，有感于驼铃的执着与努力，感佩其人并详读其作品，故而特邀驼铃进行一场对其小说书写的别开生面的文学与历史的对话。对话于2012年8月11日在吉隆坡陈剑下榻的酒店举行。

以下即为对话内容：

家庭及教育背景简介

陈：在进入文学对话之前，有必要对您的生平先做个简介。您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吗？还是从中国南来的？

驼：我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

陈：是在什么地方出生？

驼：是在霹靂州曼绒县的一个马来乡村叫做Sungai Tiram（双溪地南）出生的。

陈：哦，是在双溪地南出生的。

（文转第80版）

（文接第78版）

无益的。

回头看驼铃先生的文学创作，他是坚持以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进行创作的，除《硝烟散尽时》，还有其他两部长篇小说《沙哑红树林》及《寂寞行者》。

他在一篇《文学就是人学》短论里这么说：“真正的作家，眼光锐利。低下头来，它像显微镜，可以看出你我肚子里藏着的东西；抬起头来，它又像望远镜，能

比一般人看得远看得清。真正的作家，思想深邃。他不但善于观察，而且能分析能归纳，能通过作品引导读者进行思考。”

他以上的一段文字，我用来送给“自甘堕落”的所谓“现实主义”的文人，希望他们及早觉醒，回头是岸！现实主义幸甚，马华文坛幸甚！

（2012年10月3日写）

(文接第79版)

驼：不过，曼绒县以前是不存在的。殖民地时代是叫天定州。后来独立了，就有一种复古的情怀。据说大概一千年前，那里是一个马来小王国叫Man-jong。后来就把天定州改为曼绒县。那么以前为什么叫做“州”又不是“县”呢？原来这个地方曾经割归英殖民政府管理，由檳城的殖民地政府统辖。所以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是包括檳城，马六甲，新加坡和天定州。因为它地方不大，被历史学者忽略了。说不大也相当大，差不多有一个新加坡这样大。

陈：包括邦咯岛吧？

驼：对。

陈：是根据《邦咯条约》划定的吧？

驼：好像是。

陈：就是邦咯岛，和海岸的一部分划进去，就变成了…

驼：天定州，Dindings District。

陈：哦，您是在那儿出生的。您的村子靠近河边吗？还是靠近海边？

驼：海边。所以我可以说是在这样一个偏僻落后的村子里长大的。

陈：那里大部分是马来人？

驼：绝大部分马来人。不过邻近有一个英国人的椰园。

陈：椰子园？

驼：人家叫做园坵，里面全部是印度工人。

陈：华人在那儿是干什么的？

驼：大多是小园主。

陈：那您家里也是小园主吧？

驼：开始不是，是替那些园主打工的。后来也自己买了一片椰园。单单靠椰园的生产是不能维生的。所以除了椰园的收入，也依靠养猪、养羊这类的工作。

陈：您出世是哪一年？

驼：1936。不过我身份证里的年份是错误的。身份证里没有出生的月、日，只有1935年。说起来也是一个笑话。那时候即紧急法令实施之前，英殖民政府就要人民申请身份证。那天，我还在学校里读书。学校旁边的小杂货店突然来了几个人。放了一张桌子在杂货店前，说要申请身份证的人都来啊。我听他们说，你现在申请方便啊，他来到你面前。不要等以后再到县署去很麻烦。所以，我也走前去，说我要身份证。那个负责登记的是我认识的Sungai Tiram的校长，叫Cikgu Mat Noor（迈·诺尔老师）。“你几岁啊？”我脑筋倒相当灵活，知道要十二岁才可以申请，就说“十二岁”。他就掐掐手指算一下说，“1935年出生的”。他问我日月，我说我不懂。他说那就写1935年吧。所以我最早的身份证出生日期是1935年。

陈：华人通常都多一岁嘛。一出世就一岁了。其实当时您才十一岁。

驼：当时我是为了方便要这张身份证。那时候出身份证很简单，就凭你的口说就写，也不必出示报生纸什么的，就是这样子。还有我的名字的拼音也是走样了。后来我才根据报生纸再去法庭宣誓更正。

陈：您的原名是什么？

驼：我原名是彭龙飞。

陈：彭，彭亨的彭，

驼：龙凤的龙，飞舞的飞。报生时是乳名团成。团结的团，成功的成。

陈：有什么讲究吗？

驼：没有吧。

陈：因为这很像正式的名字。

驼：没有关系。所以当地的马来人叫我Ah Seng（阿成）。

陈：所以您的马来话很灵光？

驼：不是那么回事。那是乡村土语啦，当然随时可以跟他们交谈。

陈：Pasar Melayu（巴刹马来语）。

驼：对，bahasa pasar（巴刹语言）。

陈：不是正规的语文，就是平时交往时的会话。

驼：不过这个后来对我学马来文就很方便。

陈：你原籍哪里？

驼：福建，有时讲晋江，有时讲泉州。

陈：为什么？

驼：过去是讲晋江，因为我那个家乡虹山是属于晋江管的。所以讲起来是福建晋江虹山乡白凤村。后来晋江升格为市了，我的家乡归泉州管，所以我现在是泉州人，过去是晋江人。

陈：我还以为您是福州或是福清人，原来不是。因为我看您的名字不像，所以才有此一问。您是第几代？

驼：我是第一代。

陈：第一代，你父母是南来的？

驼：对。

陈：父母南来打工？

驼：对。就在人家的椰园里帮人家锄草剥椰子，烘椰乾这一类的工作啦。

陈：您小时在哪里受教育？

驼：几个地方。开始在乡村的小村镇里的中正分校，读了两个月。那时是1945年，日本投降，这间分校很快就复办了。我就去报名，我十岁了。读了两个月左右，就发生了所谓排华事件，就跑了。跑到附近一个地方叫甘文阁的。1946，甘文阁的国民（学校）才复办，我又进去重读一年级。后来排华的风波平息了，我又回到自己的乡村，再去中正分校报读，但是年纪已经大了，因此一直跳级。所以我是以四年的时间读完小学。

陈：那个中正分校的镇叫什么？

驼：就是力侨（Lekir），Batu Sepuluh（十英里）。Lekir有Batu Enam（六英里），Batu Lapan（八英里），Batu Sepuluh（十英里）。学校在Batu Sepuluh。

陈：所以您小学是毕业了？

驼：最后半年，因为那个乡村居民不多，学生人数很少。我六年级时只是四个学生，两个女同学，两个男的，一个是我，一个是印度人。那个印度人不大像样，喜欢就来上课，不喜欢就不来。

陈：没有正经读书。

驼：那两个女同学后来转学了，剩下我一个。我就不为难那位老师了。因为只有一位老师教六个年级。我就要求到总校去。所以我毕业是在总校，在实兆远中正小学。

陈：哦，实兆远，Setiawan。

驼：也就是陈平读书的那个学校。

陈：那个村到实兆远，距离多远？

驼：大概是10公里。

陈：骑脚车就到。

驼：不，后来我住在镇上朋友的家里。

陈：10公里不远，走路都可以。

驼：10公里走路要好久啊。是不是10公里？不对，是10英里。

陈：10英里就比较远了。

驼：后来在附近的南华读书，也就住在镇上，住在杜龙山的店里。

陈：住在杜龙山的店里？

驼：杜龙山是我的表亲，我叫他表叔。

陈：哦，您跟杜龙山是亲戚啊。那您在南华读到几年级？

驼：读到高中毕业。

陈：所以您受的教育还是比较正规的。

驼：是。不过，现在也不妨坦白讲，高中

是毕业了，学校的高中文凭却没拿到。文凭是准备好了。我们同班一届毕业生只有十五个，其中一个书法很好。学校就叫他填写我们十五位同学的毕业文凭。填写好了，等着发。后来，发生了学潮，校长就把那几张文凭扣起来不给。这学潮，讲起来就话长了，题外话了。政府的会考我也及格，所以我照旧有一张高中毕业文凭去谋生，去教书。那个学潮呢，最后是副教育部长朱运兴出来斡旋调解。我已经去吉打教书了，才收到被开除的信。副教育部长认为，校长的开除信也发了，你们工作也在做了。教育部也不可以说校长的开除信无效，要尊重校长。这是我听家长去找朱运兴以后回来转述的谈话。他说，我替你们安排，您要到哪一间学校，您说吧。我让你们转学吧。所以我们十三个被开除的，就是这样做工的做工，转学的转学。只是不能再回南华去继续他们的学业。

陈：这个学潮是全马的吗？

驼：不是。是针对南华中学校长的私德问题。我们被开除了大概是三几个月，校长也自己自动辞职走人了。因为他跟一个教师的太太（三个都是教师）的奸情暴露了。纸包不住火，他和女教师只好双双辞职离开。

陈：当时反对他是基于什么原因？

驼：当时这没有很明白地说，只说是他办学的一些偏差。因为当时的学潮不单单是我们学生罢了。有董事部，有教师三方联合起来。他先发制人召开紧急董事部会议。因为他是福清人。董事部里很多福清、福州人。先罢免两个董事，然后再来对付和开除我们学生。但教师他却不敢动。因为那个参

与我们这个行动的教师，就是他的太太被他勾引了。所以那个教师也是很委屈。后来他太太就跟着校长走了。这个校长后来到了新加坡中正，不知道有没有教过你？教化学的。

陈：他叫什么名字？

驼：周某。教化学的。

陈：周某？哦，知道，知道这个人。

驼：就是他。

陈：好像是山东人。

驼：不是，福清人。人很高大。

陈：是，很高大。我们以为他是山东佬。他讲话声音蛮洪亮的。我记得他。

驼：很巧，我们被开除的学生，其中也有一个到中正。他就是那一班的班主任。

陈：哈哈，太巧了。他当时主要是抓住福清人来对付其他人。

驼：利用。

陈：所以他蛮懂得利用政治手段。那么，

进入文学殿堂与文学观点

陈：您是怎样会去开始从事文学？为什么会去从事文学？

驼：那个时代都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那时的学生刊物很多。我最初是看到同学们拿着《马来亚少年》，我也拿来看看。很有兴趣啊。后来又有《世界少年》、《世界儿童》。不过我那时候喜欢的是《世界少年》。

陈：对，我也是看《世界少年》。

驼：看了，也学人家拿起笔来投稿。慢慢地阅读的范围就自然而然地扩大了。那时有《沙漠风》、《耕耘》、《人间》等，是从读这些开始的。如果要深入去探讨为什么会有兴趣，就不这样简单。我父亲对旧诗词也蛮有兴趣，常常都会吟咏这些诗词。我母亲

又很会讲故事。这些都是有影响的。

陈：他们是中国文人吗？

驼：不是。我母亲是根本没有进过学堂的。她是听我父亲吟咏《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她很注意听，听他念，看着那个字，强记而来的。《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等四大名著，她全部看完，而且还看了很多章回小说。

陈：很不简单。

驼：我觉得我母亲是很聪明的。

陈：所以耳濡目染，就爱上文学了。那时你爱看章回小说吗？

驼：倒没有看。

陈：您倒是没有看章回小说。您接受的是比较正统的文学素养。

驼：说没有看，好像也有翻翻，只是觉得情节进展很慢，不大符合自己的兴趣。自己是性情比较急的人，看不下。新文学比较简洁，情节发展有很多你意料之外的，读起来比较有兴趣。章回小说看头知尾，差不多可以推测事情的发展，结局是怎么样。

陈：第一次接触到的新文学中那一部小说或那一首诗歌最先引起您的兴趣的？

驼：这倒记不起。好像印象比较深的是鲁迅的东西啦。冰心的、巴金的没什么印象。冰心的那些短诗……

陈：《寄小读者》。

驼：我是觉得蛮亲切的。但是我在想，为什么不会一直去追读这种作品？因为我那时环境是很艰苦的。所以对那种委婉细腻的感情好像有一点不合。好像鲁迅的东西比较吸引我。主要是看《彷徨》和《呐喊》，尤其《阿Q正传》给我印象很深刻。后来又看了一些评析的文章，到今天我都还是认为，凡是要学习创作，这两部书一定

要看。接下来就是鲁迅的爱将萧红的作品《生死场》，连带端木蕻良的《鹭鹭湖的忧郁》，他的作品我都去找来看。

陈：《呼兰河传》，萧红的。

驼：《呼兰河传》倒没有看。书好像我都买了。人的毛病就是，有了放着慢慢看，结果就没看。

陈：后来有没有接触茅盾的作品。

驼：有啊。

陈：第一部接触茅盾的作品是……

驼：《子夜》啊。接下来又看了一些翻译的，高尔基的，莫泊桑的，还有苏联的，什么名啊？

陈：奥斯特洛夫斯基，托尔斯泰。

驼：托尔斯泰也有看一点。我比较钦佩的是那个当医生的，写那个《困》啊，《万卡》啊那些的，短短的。我的脑筋现在很差劲，记不起他的名字。他写的东西蛮好的，三个字，他的名。

陈：果戈理。

驼：不是，不是。比较早期的。

陈：我也是想不起来。所以就从那边入门。因为这些算是现实主义经典。我们其实都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在这方面就树立起文学是有一种使命的这样一种认识。首先，鲁迅就是弃医从文，用文学来拯救社会。这个认识是从那边开始的。

驼：我想起了刚才讲的那个苏联作家，契可夫。

陈：哦，契可夫。契可夫的短篇小说是很动人的。所以你的文学思想也是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慢慢地建立起来的。

驼：应该是。

陈：您从事文学就是因为这种影响而去从事，还是说纯粹是一种兴趣慢慢写作培养起兴趣来，而是没有带着一种功

能性的使命的……

驼：哈哈，没有，没有。

陈：但是，后来，自然而然您就有了这种使命感。

驼：对。

陈：要反映什么，不反映什么。因为从您的作品当中，我就看出您有一种使命感，这使命感就是您要真实地去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历史，一个时代。所以在这方面可以看出您是比较严谨的，不是随便的，不是说要哗众取宠，故意去制造一些离奇事件，离奇人物来所谓展示自己的文学才华，不是这样的。您在这点上跟其他人是不相同的。我就发现他们已经乖离了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应有的素养跟使命感。他们说要去建立所谓自己的文学观点，结果有点背离了我们现实主义的宗旨。我发现您在这一方面是坚守这一点。

驼：对。我这本《自选集》前面的绪言也有谈到这些。

陈：哦，您也有谈到这个。您是这么说的：“文学创作的态度我是很认真的。一开始便认为小说应该是一幅诗化的人生图景，不但内容要符合真善美的基本条件，而且布局结构与情节发展都要顺乎自然规律”。这是您的文学观点，都反映在您这个《自选集》的绪言里。这是比较难能可贵的。我想这是一个开头，对您的一个基本介绍。读者或者听众对您会有一个入门的认识，这个作家是谁。

历史的文学命题

陈：现在就进入我们访谈的主题。第一个问题，您是马来西亚对现当代历史最为关注的作家，特别对于马来亚人民反帝反殖斗争、以及后来试图建立社

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的历史更为用心，并为此创作了好几部相关的小说。请您谈谈您为何特别关注这个时代的历史？您一共为此写了那些小说？

驼：陈剑先生，感谢您的认真阅读，更感谢您的到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学术的对话。不瞒您说，我从来不曾反思过：我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个时代的历史。现在您问起了，我不得不略加思索。我想，这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最主要的一点，是我出身的环境，那是一个濒海的马来甘榜，邻近有一个英国人的大园坵。各族人民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那些靠种稻和捕鱼为生的马来老乡和园坵里的印裔工人家庭，他们三餐吃些什么我都很清楚，心里可说是无限同情。其次是那个年代一些读物的启发，我从而了解：这都是社会制度的问题。自然而然，对反帝反殖、争取独立的斗争产生了热切的期盼。在这一方面的小说创作，分量较重的是中篇《硝烟散尽时》和长篇《沙哑的红树林》、《寂寞行者》。前者先是在《南洋商报》连载，后来由霹雳文艺研究会出版单行本。后两部都是为了参加福建会馆主办的长篇小说创作赛，匆匆执笔的。此外，当然还有些短篇小说也是以这个斗争为背景的。在新加坡《新世纪文艺》发表的《悬案》，收在短篇小说集《家福》的《茶店里的风波》以及忘了是在哪里发表过的《柴船头》和《香火情》等等。

陈：您第一本有关这方面的小说应该是《硝烟散尽时》吧？以前还有没有这一类的作品？

驼：之前可能是一些散文或短篇小说，记不起。比较认真集中精神来刻画是这

一部，《硝烟散尽时》。

陈：那么这一部小说，当时您想要反映的主要是什么？

驼：主要就是这一段所谓民族解放斗争跟英国人的一种压制所造成的灾难。因为我眼见一个幸福小家庭被摧毁了，所以就有这样一个动机。

陈：这是您的邻居吗？

驼：对，我看我下面会谈到。

陈：您写这个《硝烟散尽时》，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吗？

驼：目的，就是说它可能产生的一种效果，看不出来。不过，我自己是觉得还可以。我尽了我的能力写出来了，也符合我本来想要表现和所要表达的，好像我都做到了。至于它的效果怎么样，我就知道了。

陈：我现在凭记忆，因为这本书留在澳门，凭记忆，我记得您这本书有写到马共下山了，然后到边区去寻找亲人这样一个过程，就比较切合你的书名，硝烟散尽以后，换句话说，战争结束以后往哪里走这样一个意境。当然这一意境是没有结果，没有下文的。只是，您把这样一种无奈（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奈），因为我感受到您所表现的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无奈，反映出来，没有结论。我觉得您这部《硝烟散尽时》有对一个时代结束的一种无奈，这不是按照我们原来的理想所希望达到的一种状况，而且是出乎预期目的的一种相反的结果，而且有一种沉重的情绪在里头。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驼：对，是这样的。里面的一些人物，像主角吴晓峰，虽然跟马共组织毫无关联，但他也是很积极地希望改变社会的少年，积极地参加劳工党的各种活动，最后一切都落空。这的确是这

样。不过，关于这部书，后面我……

陈：等一下我们再谈。相对来说，《沙哑的红树林》篇幅是比较长，是个长篇小说。那您想通过这个长篇小说，要达到什么目的？

驼：等一下我会讲。

陈：如果将《沙哑的红树林》和《硝烟散尽时》来做一个相比的话，那您在处理马共历史画卷，突出人物跟事件这两个方面，有什么不同的着眼点，能不能说一说？

驼：《硝烟散尽时》主要写的是普通老百姓对运动的了解和所持的态度。《沙哑的红树林》是一个知识分子本身卷入这个斗争，是正面写的。《硝烟散尽时》是侧面写的，是不同的。我现在的感觉是《硝烟散尽时》写的比较成功。《沙哑的红树林》前面那些情节有人认为是不要的，我认为是需要的，反而是成功的。后面在森林里的斗争，我其实不很了解，是凭一些阅读得来的资料，跟一些朋友的提供的资料和谈话，所以写起来……

陈：没有那么得心应手，是吗？

驼：对。就是这样。

陈：那么，《硝烟散尽时》有没有人物原型，还有《沙哑的红树林》的那些人物？

驼：都有。

陈：都有原型。只是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组人，把他们的东西都凑在一块了。

驼：对。

陈：那么这里我想也一定有您自己的影子，特别是《沙哑的红树林》。

驼：对，《沙哑的红树林》里那个林金枝。当然不完全是我自己啦。

（待续）

·甄供

首届方修文学奖评论组 得奖作品评议

小引

依照惯例，我收到主办单位寄来的参赛作品之后，便根据主办单位的条规，进行评阅、打分，然后寄回去，自以为是功德圆满了。

不料，在我决定出席这项颁奖礼之际，陈川波先生却告诉我代表评论组发言。事前我不知道评论组还有哪几位是评委，无法与他们沟通。我的发言稿，是根据评审时随手写下的若干文字敷衍而成的。当时只是给自己作为评分的依据，没想到要发表。

在此郑重声明：我的评论纯属是个人的不成熟看法，未必正确，但对于撰写论文者或许可以当作参考资料吧。

首奖新加坡谢征达《方修的现实主义系谱及争议研究》

这篇论文，正如作者所言“试图重新梳理方修的现实主义观念及系谱，期望能站在一个更全面的视角来俯瞰方修的现实主义观念，并针对其争议提出一个解释的可能”，可作为一种参考资料。但是，作者的论述方式、论点等，还有值得商榷和探讨的地方。

我的意见，有下列三点：

一、方修的史著出版之后，当时文坛前辈、与方修同一个辈份的作家都健在，他们对方修的史著都持着肯定的态度。还有，方修的史著是经历了时间和历史验证，证明他是贴近文学的历史实际。国内

外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在内），以他的史著作研究、写论文，似乎没有人认为他以现实主义观治史是错误的。

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期间，文坛出现了所谓“争议”，表面上发难者是冲着方修以现实主义治史而来，其实他们是有隐议程的，这是当时社会条件下制约的一种现象，需要我们深入去探究。否则，就有以偏概全的倾斜。

二、后来的研究者除了厘清“争议”的是非曲直之外，还需要有一个认识方修的史著体例（模式），以及他对于入史作家作品的标准问题（为了节省时间和篇幅，方修的论述不引录。关于前者，请参阅方修《马华文学史百题》，页66-67；关于后者，请参阅方修《新马文学史丛谈》，页132-133）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清醒的认识所谓“争议”的来龙去脉。

三、文学史家的职责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去重视和把握，也是识别真假文学史家的准绳。

中国学者温潘亚在其论著《追寻文学流变的轨迹——文学史理论研究》里写道：

“文学史‘就是那些按照当前的领悟来展示过去的文学作者与文学事件，以当代人的趣味来展示过去，从而说明过去的文学风格是如何与我们当下的文学艺术精神生活紧密关联的那种人’。因而‘文学史家一方面应该是一个艺术家，另一方面他还应该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历史学者，他

应同时具备艺术家的激情与学者的严谨，他应是诗的梦想与哲学的思辨的混合’。弄清史实是文学史家天经地义的任务，价值衡估是文学史家自然而然在做的事，而探索规律，则是使文学史成为科学的根据，是文学史家有别于一般文学研究者和诗人之所在。”

“……文学史本体唯有文学史主体认识的介入才能成为真正的文学‘叙述的历史’，文学史本体是文学史建构的基本材料，是文学史认识的起点和历史叙述的基础。但在任何一部文学史著作中，不可能有独立于文学史认识和文学史主体之外的哲学观点、美学趣味、知识水平、生活阅历、情感气质以至某种理论框架的文学史本性。作为一种原生态的文学史本性，唯有经过带有特定价值目标和取向原则的文学史主体的选择，并被纳入到某种思想规范和文学史构架之中，才能呈现出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这里所谓的文学史主体就是指文学史研究和撰写者的文学史家。所以，文学史的写作过程是形成深刻的历史体验、历史理解的过程，是价值参与、建构和实现的复杂精神活动。”（温潘亚著《追寻文学流变的轨迹——文学史理论研究》，页214。）

优秀奖

马来西亚潘碧华《马华文学中的国家认同与文化反思》

作者通过她的十篇论文，梳理马华文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可能，并以个己的视角及所掌握的资料，加以论证，具有参考价值。

《错位的解读——审视方北方的创作缘由与理念》和《寻觅的三部曲——方北方长篇小说的家国意识》，是作者从历史

贡献的角度为马华前辈作家方北方平反，审视陈鹏翔《独立后马华文学》的不确实的解读，重新评价方北方的文学地位；并指出评论者“身在国外……无法全面阅读方北方的著作，只能从其他论述文章，去了解方北方的作品”以致误读。

在审核资料方面，作者下足功夫，细致和认真。

优秀奖

马来西亚梁慧敏《神话·英雄·图腾——黎紫书小说里的民俗文化意蕴》

论文撰写者是采用神话——原型批评方法去挖掘黎氏著作中的民俗文化意蕴、以及作者不自觉地或无意地表达出来的信息。它有别于一般的作品研究或书评。

创作贵于创新，搞研究或作批评，同样在方法上也需要创新。这是作家和研究者希冀达致的目标，也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是，对于外来的思潮、创作方法和研究方法，如果照单全收，依样画葫芦，不加以改造，为我所用，终究是不行的。

中国学者叶舒宪博士对于原型批评，研究深入，论著丰富，见解独到。他指出这种批评方法是优劣并存在的。

优点在哪里？叶舒宪博士写道：“原型批评以人类学的理论及视野为基础，其核心方法，按照弗莱的倡导，叫作‘远观’（STAND BACK），可以说是一种宏观的全景式的文学眼光。它要求把文学的各种现象——体裁、题材、主题、结构乃至作品名称——放在文化整体中去考察。”“在这种‘文学人类学’的处理下，文学不再是孤立的字面上的东西，而是整个人类文化创造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同古老的神话、信仰、宗教仪式及民间风俗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因此它具有宏观性。

缺点呢？叶博士指出：“如果像荣格和弗莱那样过去强调集体无意识与文学传统，把艺术家当成它们借以显现的被动媒介，将鲜活的艺术品一味地还原为种种原型模式中的实例，那么，不仅批评面临着贬值的危机，文学艺术的特性也可能随之荡然无存了。”

原型批评的“重认知而轻判断”，叶博士认为这是一种局限，他指出“将认知理解与价值判断完全割裂和对立起来的做法，同时也是原型批评本身局限的反映。这种批评能帮助人们理解其他批评难以揭示的作品的深层内容，却不能圆满地回答下列问题：为什么一部包含了原型内容的优秀作品能够给我们以审美的愉悦，而另一部包含了同样原型内容的低劣作品却不能呢？”

叶舒宪博士不认为原型批评“是一种理想的批评方法”，提出“对它加以改造”的主张，这就颇有鲁迅“拿来主义”的气派：“原型批评的特点往往也反映出它的弱点，我们还不能说这是一种理想的批评方法，如何发挥其优势，促进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更新，同时在美学的和历史的方法基础上对它加以改造，扬长避短，这可以说是值得我们认真地思索的新课题。”

(2012年8月下旬稿)

编后话

本期有三个特辑：

一是麻坡中化中学师生作品特辑

感谢陈维武校长大力支持

陈雁虹老师组稿

二是第九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论文专辑

内含梁冠中、金苗、李选楼、曾维龙的文论。

莫顺生、温松钦、杰伦、辛金顺、阮光安、李月伟、王丹红的专论，留待下期刊用

三是驼铃著作评介，由陈剑、杰伦执笔。

·钟夏田的长篇《小城恨事》本期开始连载，敬请关注。

·本刊网址：juehuo@yahoo.com

希望读者、作者尽可能电邮稿件，也请投稿者关注，千祈勿一稿两投。

鸣谢

赞助出版基金

兹将赞助人芳名、社团

(恕不称呼)列下，并致谢意：

- | | |
|--------------|---------------|
| 1. 罗福生 RM30 | 10. 郑康云 RM50 |
| 2. 吴昌荣 RM50 | 11. 练炳山 RM200 |
| 3. 伊娃 RM50 | 12. 张高美 RM50 |
| 4. 苏利萍 RM300 | 13. 陈礼权 RM50 |
| 5. 孙佑明 RM20 | 14. 林连珠 RM25 |
| 6. 吴东昇 RM50 | 15. 郑静芳 RM100 |
| 7. 古美梨 RM50 | 16. 萧思莲 RM100 |
| 8. 莫顺生 RM200 | 17. 王肯堂 RM20 |
| 9. 史英 星币300 | |

2012-5-21至2012-10-17

驼铃交游存照



1999年夏美国大峡谷边上



2004年春北京祈年殿前



与霹雳州文友餐叙。前排左起：驼铃、翠园、许心伦、怀冰、荷凡。后排左起：满枫、看看、草风、紫梦玲、子宁、章钦。

与中国文艺界之交



九叶诗人杜运燮（左）



相声大师马季（左）



文学评论家钦鸿（左）

第九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厦门）



第九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

日期： 10月21日至22日在厦门文联宾馆召开
10月23日至25日移师绍兴继续研讨并闭幕

联合主办： 研讨会由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厦门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厦门大学中文系、马来西亚华艺董事会与燭火出版社、厦门城市职业学院、泉州师范学院、绍兴文理学院等单位



马来西亚代表左起温松钦、莫顺生夫人、莫顺生、杰伦、社长梁冠中、金苗、碧澄、陈泽坡。



社长梁冠中主持研讨会。



左起社长梁冠中、莫顺生。



开幕仪式，左起叶飞帆教授、郑楚教授、社长梁冠中、唐金海教授。